

本國學基  
叢書

歷代名人書札

中

書叢本基學國

札書人名代歷

編續附

(中)

編祺曾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 歷代名人書札續編目錄

## 卷一

睿親王與明史可法書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與任王谷論文書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論門人書

魏禧與吳百君書

魏禧答計甫草書 答南豐李作謀書 答楊友石書 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答施愚山侍讀

書 與季弟書 寄兄弟書 寄兒子世侃書

李容與友人書 與當事論出處書 答門人問學

黃宗羲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詞書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再辭張郡侯修志書

彭士望與魏冰叔書

曾燦寄友人書 上萬年伯書

魏禮答張一衡書

張履祥上陳時事書 與曹射侯書 與何商隱論教弟子書 上本縣兵事書

邱維屏與魏凝叔書

邵長蘅與魏叔子論文書

徐文駒與門下士書

計東答汪鈍翁書 與宋牧仲書 再與牧仲書

徐世溥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陳廷敬與汪鈍菴書 答友人書 與汪鈍翁書 答魏無偽書 與韓侂園書

汪琬答王進士書 答陳鶴公書

李因篤與顏脩來書

田雯與顏脩來書

施閏章與顏脩來書

孫在豐與顏脩來書

臧眉錫與顏脩來書

白夢鼎上某公書

葉方藹與顏脩來書

顏伯珣與姪書

宋犖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徐枋與潘生次耕書  
潘耒上某學士書  
王士正與顏脩來書 與顏脩來書 與顏脩來書 致汪茗文書  
陳宏謀與桐城張相國書  
陳黃中與王次山書  
王錫闡答潘次耕書  
沈彤與望溪先生書 與沈六如論東湖行述書  
李塉答馮樞夫書 與朱可亭學使書  
方棨如答謝生書  
方苞與孫以甯書 與徐貽孫書 與謝雲墅書 與某公書 與翁止園書  
龔鞏祚答人求墓銘書  
王懋竑與喬念堂先生書 與方靈皋書  
鍾淵映答李武曾書  
盧文弨與弟文韶書 與從子掌絲書  
姜宸英上某公啓  
惲格與王石谷

于成龍與友人荆雪濤書

朱彝尊報周青士書 與李武曾論文書 報汪茗文戶部書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陸隴其答徐健菴先生書

茅星來與友人論孟子書

彭師度上嚴灝亭副憲書

陸耀復戴東原書 與錢巽齋論文抄書 與錢巽齋論行述書

陳宏謀寄張墨莊書

朱軾與族人書

胡天游貽侍御史王公書

沈德潛上大宗伯楊公書

唐紹祖答友人求序文書 獻陳澤州相國書

段玉裁與方葆巖制府書

費蘭墀與邱南屏太守同年書

周春答同年錢竹汀少詹書

曹溶與沈甸華書

謝良琦再與李研齋書

全祖望寄謝副使石林札  
汪縉示程在仁  
張雲章與陸稼書先生書  
王源復陸紫宸書  
劉大櫚與左君書 與吳閣學書 再與吳閣學書  
張次仲寄宋文玉書  
萬世隆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劉黻上太守方茶山先生書  
藍鼎元上張大中丞書  
錢大昕與友人論師書 與友人論文書  
袁枚答汪大紳書 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答彭尺木進士書 與程葢園書  
姚鼐復汪進士輝祖書 復張君書 復魯絜非書 答魯賓之書  
吳騫與秦小峴廉使書  
朱仕琇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啓 答魯絜非書 與林穆菴書 又答李礪玉書 答王光祿西  
莊書 答鄧副使悔菴書  
洪亮吉與孫季述書 再與孫季述書

邵齊燾答周芝山同年書 答王芥子同年書

吳錫麒答張水屋書

魯仕驥上朱梅崖先生書

紀昀與余存吾太史書

林明倫答朱梅崖書 再答朱梅崖書

王昶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與曹來殷書

宋潛虛與劉言潔書

汪由敦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 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汪懋麟上工部尙書陳公書

彭紹升答羅臺山書

李振裕答吳晴巖書

楊繩武與友人書

梁機答從子欽勸應詞科書

蔣汾功救荒投當事書

張惠言與左仲甫書

錢寶甫與吳侍郎書

陳文述上李書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王曇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擬莒大夫說樂毅書

舒位與陳孟楷秀才書

謝振定答李嗇生書

徐侃答鍾明府問利弊書

戴震與方希原書

趙希璜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韓夢周與閻阜寧

張士元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 答施北研書

吳士模與畢莘農書 與左仲甫書 與董超然書

## 卷二

陸世儀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邵齊熊論彭司馬墓志書與學士鏡瀾同年

陳壽祺答朱詠齋侍郎書 與趙尙書書 答高雨農舍人書 與總督桐城汪尙書書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顧曾答秦侍郎書

林則徐覆姚春木 覆梁芷庭觀察 致閩撫鄭夢白中丞 覆吳子序編修書 致潘芸閣河帥

劉恭冕致劉伯山書

吳定答任幼直先生書 與王濱麓書 答鮑生桂星書

張星象上朱石君夫子書 與龔海峯書

羅有高復彭允初書

劉儀復高雨農書

張海珊與顧海霞書 答顧海霞書 與張鱸江書

管同擬言風俗書

許宗彥寄答陳恭甫同年書

李兆洛答陶雲汀宮保書 誠子書 答穆鶴舫中堂書 與方植之書 與姚石甫書

秦瀛答王惕甫書

陳用光上翁學士書

惲敬上陳笠軌按察書 上曹儷笙侍郎書

張穆致劉孟瞻書

汪喜荀上張石洲先生書

王豫與吳尺鳧書

王元文上山東廉使朗甫陸公書

吳德旋復吳耶溪書 與沈閒亭書 與族弟筠墅書

姚瑩上韓中丞書 復薦青一兄書 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謝應芝與錢澤甫書

呂璜與吳仲倫先生書

梅曾亮覆上汪尙書書 上方尙書書 答朱丹木書 答吳子序書

周天爵答懷遠何治亭書 答湯海秋書

曾國藩復賀耦庚中丞書 復彭麗生書 致劉孟容書 復吳南屏書 復陳右銘太守書 復

胡潤之書 與徐玉山太守

馮桂芬上曾協揆乞師公啓

龍啓瑞復唐子實書 答張芾卿書 致馮展雲侍讀書 上梅伯言先生書 致曾滌笙侍郎書

朱琦答王子壽比部書

劉蓉與曾滌笙侍郎書

彭玉麐與郭意城書

江忠源與徐仲紳制軍書

- 胡林翼致委員韓南溪 致嚴渭春觀察書 致兩司函 致嚴渭春方伯 復應山縣吳木齋書  
致李方伯多都護書 致程晴峯制軍啓 請通飭修築碉堡啓 致左季高書 致左季高書  
羅澤南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沈葆楨與郭意城書  
左宗棠答朱茗生少司馬書 與吳子儁太史書 上賀蔗農先生書 答胡潤芝書 與王子壽  
書 與胡潤芝書 答毛寄雲中丞書 答楊石泉書  
李鴻章致朝鮮國王 十月二十七日致總理衙門請釋回李是應 致朝鮮國王書 四月十六  
日轉呈李丹崖論事書 復何子峨星使書 復醅親王論鐵路 論日本圖攻臺灣書  
李元度與劉毅齋書  
徐宗亮與方子白書  
戴熙復曾滌笙論文書  
魯一圃與子司馬書 復戴孝廉書 與左逸民書 與左逸民第二書  
程同文與戚某書  
孫研芝與胡杖仙書  
萬壽祺答門師  
孫鼎臣與郭筠仙書 與姚廉訪論粵事書



郭嵩燾復王綸霞書 復嚴仙舫丈書 再與易笏山書 致彭宮保書 致沈幼丹制軍書 致  
李傅相 致黎莼齋 致陸存齋書  
曾紀澤倫敦致丁雨生中丞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  
書 代李伯相復鮑爵軍門書 答友人書  
吳敏樹己未上曾侍郎 與朱伯韓書 答李香州書 與篠岑論文派書 與梅伯言先生書  
徐子苓上翁撫軍書  
王錫振復陳冀子丈書  
鄧瑤與崇海秋大令書  
薛福成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上閻尙書書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答友人  
論禁洋煙書  
何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  
陳廷經與陸存齋書  
張度與陸存齋書 致陸存齋書  
毛鴻賓致陸存齋書  
張曜致陸存齋書  
朱一新復梁節堪編修書 復袁爽秋同年書 復樓芸皋大令書 復龔菊田刺史書

- 張裕釗 與黎蕤齋書 復查翼甫書 與張煦堂大令書 與鍾子勤書 答李佛笙太守書  
陶模寄楊利叔書 上顧訪溪先生書  
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功課書 瑪養復友書  
許景澄致朱亮生觀察書 致陳雪漁廣文書  
壽富與八旗諸君子陳說時局大勢啓 致高嘯桐書 致高嘯桐書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與朱肯甫書  
陳玉樹與劉楚薌邑侯書 上祭酒王益吾師書

# 歷代名人書札續編卷一

睿親王與明史可法書

時大兵已定燕京。明福王自立於南京。史公以大學士督師江上。王作書招之。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發駟駒。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僇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承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

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輒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江。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阮大鍼者。魏奄義兒也。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聲其罪。作留都防亂揭。陳定生吳次尾二人主之。大鍼大愧。欲挽先生以內交於二人。先生不應。及福王立。大鍼起爲兵部尙書。與大獄。捕定生入獄。次尾亡命。先生走依高傑得免。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孔昭。

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余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貫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夕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卻人洶洶。阮光祿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而僕豈有是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

侯方域與任王谷論文書

任王谷名元祥。爲詩文有法度。鼎革後。隱遯著書以老。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連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嗟。峨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惟所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辟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



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孔子也。而其同者。則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

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鳴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顧炎武與友人論門人書

先生晚年卜居華陰。諸生多請講學者。悉謝遣之。每言近日講學家。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此書之作。自是有感而言。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與。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資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尙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



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求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魏祥與皇甫君書

昔漢高帝以天授之資。善將將之略。而韓彭英布爲比肩之人。諳韜鈴之法。懷利欲富貴之心。故困辱之以折其氣。駕馭以使其才。厚其土地封爵。以饜其所欲。而後世遂曰高帝能顛倒英雄。然其時商山四皓。招之不至矣。田橫義士五百人。赴東海而死矣。則夫所謂顛倒者。特行之於貪利之人。而不能施於禮義廉恥道德之士也。以天授之才。尊爲天子。如漢高帝。猶且有不得行。而況其餘者乎。今有愚人。智不及中庸。名不出閭里。偶得一官。妄自尊大。遂簡賢慢士。闊視大言。曰吾欲顛倒英雄。夫顛倒英雄者。天下大英雄事也。其氣識過於英雄。故英雄雖知受其顛倒而已。才得伸。己欲得遂。不能不屈意而從之。庸碌之子。守禮義而處。踐跡而行。猶不免罪戾焉。而曰吾欲取英雄而顛倒之。嗚呼。何其愚之不可及也。且夫天下

之易欺者。莫易於自謂人不敢欺。天下之受諛者。莫過於自謂我不好諛。多疑之夫。恆善疑君子而信小人。好名之徒。往往已欲圖名。而左右爭竊其利。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不曉事。性執拗。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好問好察。大舜所以爲大知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公所以亡其國也。夫以下愚之才。備驕吝之惡。好諛惡直。信奴隸。任胥靡。而專意於簡賢侮士。以逞其恣肆之妄。曰吾顛倒英雄之術如此。嗚呼。非真顛倒悖亂。至於不可救藥者。亦安能爲此語耶。執事其亦察之。

魏禧答計甫草書

所謂某公。似指汪荅文。汪文謹守法度。而波瀾未富。與先生所得不同。故此書議論如此。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爲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禧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醕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醕。某公醕而未肆。姜醕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

可叛也而與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謹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禧所尤賞者。又在復讎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禧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魏禧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丁國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峯天峯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才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旣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旣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飢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峯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薪盡而火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

得人。頃者髻峯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成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井臼乾餼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紛拏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恍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十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焰焰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強立之年。則委靡沈溺。而向時之志氣。燼乎若死灰之不可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已。

魏禧答楊友石書

戊申六月日禧頓首。承再賜書。俱到。先生居鄉里中。簡酬答。獨拳拳於千里外。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厚意

何可忘。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弟辛壬間曾作斯文鈔寄左右，意謂非先生不足當。然今又更十五六年，乃益信。嗚呼！人不極之嚴威之甚，歲月之久遠，亦安得有定論哉！蔡生來，敬問起居。知先生貧益甚，無一尺之士以自食，所爲冰雪草堂，苟完牆戶，蔽風雨而已。或采摘野菜，益粥食，或竟日不舉火。又每不免，弟則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於屋，修竹成長林，庭中有周軒曲檻，檻前方池二丈，池上有露臺游眺之樂。而先生顧如是。弟文有云：貧賤患難之中，有歲寒，富貴安樂之中，亦有歲寒。見者訝其語，然竊觀二十年來，刀鋸鼎鑊，森列羅布，蹈義於前，趣死於後，而天下士激發而起，其無所知名者，甘死如飴，百折而氣不挫，往往峴出於通都大邑，窮鄉僻壤之間。及其既久，禁網少疎，時和物阜，天下相安無事，則委靡銷鑠，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狷介賢明之士，接踵而有，則何故也？然則富貴安樂，其以彫衆木而試松柏，當更甚於貧賤患難矣。弟每自念，今日貧，舉責日重，教授所得不薄，不足以償主責者，子母而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是安所取資？惴惴然，懼不免。每立一友石先生於前，以當所南之九九，礪礪然，未知他日究竟何似也。今年元旦日，試筆得竹節箋，書其上曰：虛汝心，堅汝節，夏無烈日，冬無霜雪。夫執節者久，則不堅，堅節之士，則方自以爲塞兩間，彌六合，而不知士之當爲不止於是。故其心嘗實而不虛，不可以自益。噫！當今之世，其誰復可以聞此言者乎？弟竊言之，而不自知其所終。惟先生之有意鞭策之。蔡生傳索近作，謂將蒐輯遺文，成一代文獻。弟何足與於此？謹呈刻論一卷，又雜鈔僅十數紙，不得盡，使知己覽之，得如見肥瘦耳。家兄義死傳及論死義書，不及鈔。舍弟雜稿，略在蔡生所，并取覽教之。



魏禧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夜挑燈讀大集。歎西陵才藪。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屬足下。而足下諸論。識議卓犖。尤不暇指數。獨於太傅上下篇。援經據史。辨論瀾翻。陸冰修沈旬華。皆深然其說。禧獨以爲未可。蓋此論關係兄弟君臣大義。言不合道。則貽禍天下萬世不小。不獨文章工拙之故。請極言之。土木之變。雖由英宗惑於小人。然年尙幼沖。初無大過。而卽位巡邊。本遵祖制。非遊畋戲豫。又非逞強黷兵。如宋襄公之取敗。景帝卽不能師。目夷之讓。奈何并其已立之太子廢之。今有人出遊。而爲盜所獲。弟代守其家。以拒盜。及盜釋。兄歸。弟終據兄產。并逐其子。若是者。使足下南而折其獄。則以爲當然否乎。雖景帝保國守宗廟。不同於匹夫守家。身據帝位。亦已爲泰。廢兄子立己子。而足下顧援父傳子之義爲解。以明太傅之不當諫。夫身本有天下者。傳子是也。兄失天下而已。百戰以得之者。傳子可也。卽坐享兄之天下。兄子未立而立己子。猶之可也。景帝以藩王承乏。雖天下蒙塵。京師實未破亡。其初非有百戰以恢復之。其後又非百戰勞心竭力。以致迎復。坐享天下。錮兄南內。又廢其已立之子。則是深幸其兄之災。而重禍之。殘妄貪鄙。於斯爲極。當時賢人君子。不惜斷髮碎首。犯難而爭者。蓋義激於中。不能自己故也。知太子之不當廢。則知太傅之當諫。今欲曲護太傅之不諫。而并誣太子之當廢。豈其可乎。太傅手定社稷。不可以此一事沒其大功。不諫之失。正不必爲太傅諱。又或大臣之諫。在造膝密勿地。非與臺諫形之章奏。廷諍面折者同。若必從爲之說。以不諫爲當然。則後世大臣。依阿循嘿。希旨取容者。必皆自此說開之。夫曲護君子。固不失爲忠厚。然使人謂君子旣已爲之。又有君子從而許之。則小人僉壬。率樂效尤。而中人以下。皆被其惑。是全一君子爲義甚小。

而害天下後世之不得爲君子而反爲小人者甚大也。禧嘗竊謂論古人者不可苟爲同，尤不可苟爲異。苟同者志識卑暗，愚不肖之過不足自顯名而已；苟爲異者志識高明，學問能鉤深索隱，則附會穿鑿之處必多，足眩人聽聞，移其心術者必甚。此賢智之過，流毒所以無窮。蘇氏論文章橫絕千古，後之君子不無遺憾，亦正坐此故耳。足下文當爲傳文，又虛心好學問，信於遠邇，禧故忘其愚妄，與足下相盡，惟足下罪且教之，幸甚。

魏禧答施愚山侍讀書

執事論人必先器識，文必先根柢，此古人所以可傳者。舉世好文之士不察也。執事書中論議，往往先得我心，而立身爲文本末具見於此。執事爲人廉靜仁厚，徵於服官家食之日，禧又得讀執事文，簡潔而雅，醞意思深長，與古法會，望而知爲有道者之言。嘗同兄弟省覽他刻卷首敍論，累牘連篇，覆其姓名，忽得爽心之作，搖頭吟哦，驚喜不定。視之則必執事也。故禧平日最稱道執事之文，比云今之名家，清真自放，而波瀾不闊，光燄不長，則固見垣之視矣。夫才士稍涉韓蘇，未有不能是者，顧強出議論以爲波瀾，綴拾文藻以爲光燄，且夫大海之瀾，無風自生，火之炎上，虛明而無物，蓋水足於精，則波瀾不窮，火足於神，故光燄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不可強而有者，則未始不可學而至。愚嘗以謂爲文之道，欲卓然自立於天下，在於積理而練識，積理之說見蕭敍宗子發文，所謂練識者，博學於文而知理之要，練於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爲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爲文，非真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則天下之至奇已。故練識如鍊金，金百鍊則雜氣盡。

而精光發。善爲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譬猶治水者。沮洳去則波流大。燕火者。穢雜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醜而不流於弱。至清而不流於薄也。禧頻年客外。賣文以爲耕耘。求取猝應之文。動多違心。主人利於流布。輒復登板。捫心自忖。其不逮己之所言。蓋十而八九矣。惟執事有以知其然也。若夫性理之學。禧生平疏於治經。儒先之書。一瀏覽未嘗專意討索。而嗜欲深重。所謂耳目之於聲色。口於味。四肢於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其氣質。又性疾僞儒。每恥言行背馳。是以粗有撰述。皆不敢依附程朱。謬爲精微之論。自甘暴棄。固宜見絕於大君子矣。何日維舟敬亭之下。洗滌腸胃。敬求提撕。得聞所爲上焉者。則死且不朽。狂言無緒。暢率胸臆。奉答知己。伏惟執事寬其罪。且還教之。

魏禧與季弟書

辛卯月日。客零二句。每念吾弟。介然不苟。頗以遠大相期。聖人所稱剛毅木訥。庶幾近之。但剛爲美德。吾弟却於此成一疎字。生一褊字。又漸流一傲字。往時我之督弟甚嚴。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不忍過爲折抑。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不逮。隱若畏友。凡細故偶失。多爲姑容。使弟不生疑忌。矢直無諱。坐此兩者。故今之督弟甚寬。然我此等。卽是姑息。欲歸爲弟暢言。弟且行矣。弟與人執事。亦頗竭忠。每乏周詳之慮。臨時事患難險阻。都所不辟。而不能爲先事之計。間或以爲吾大節無損。諸細行雜務。不留心無大害。然因此失事誤人。因以失己者。多有之。此則所謂疎也。疾惡如仇。輒形辭色。親友有過。諫而不聽。遂薄其人。人輕己者。拂然去之。行有纖毫不遂其志。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此誠褊衷。不可不化。其人庸流也。則以庸流輕之。其人下流也。則以



下流絕之。岸然之氣。不肯稍爲人屈。遂因而不屑一世。凌鑠儕輩。長此不懲。矜己傲物。馴致大弊。夫陳則敗事。褊則鄰於刻薄。傲則絕物而終爲物絕。三者皆剛德之害。然皆自剛出之。倘能增美去害。則於古今人中。要當自造一詣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先儒以爲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弟之事父兄。動多恭謹。然婉容愉色。抑何少也。豈其無深愛耶。蓋無學問以化其剛。岸然之氣。欲下之而不能下也。弟行勉之矣。

魏禧寄兄弟書

先生與兄。祥弟。禮相友愛。俱以文章知名。值世亂。徙家翠微山中。世稱甯都三魏。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並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尤兀兀。世傲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闔。乃罷。久又自解。譬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關也。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辟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江閩。蠶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日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遊臥。童妾奴婢之奉。真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嶇崎。禧獨食飲被服。緩帶躡履。恐薄福无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家門。路頗難。筍輿絕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趾墮脛骨跛。是平生未慣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住菴。老壯僧兩個。多空室宏敞。門外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千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菴在萬山中。五

里先後无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傭奴燈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於天下。後顧孑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牽外事。旣席不暖。兄好閒多繙羣碎書。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膽寫胸間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措捨事故。剪辭綴調。用日所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時花葉。本着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禧亦自矢假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遠出。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禧鬚白齒豁。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悽愴。近爲蕭小翮跋五十云。孟昉小翮兄弟二人。孟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聖賢豪傑更萬輩。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禧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意讀書。且買石田。耕耘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相慇懃。特其風氣托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於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傲行後。頭齒作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鬚。醒坐席上。性如強蟲。好自摸搯。髀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皙。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兒輩少壯。正好學問。

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吾既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誠。謂渠輩恆進銳退速。作止不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設因病絕粒。病止須次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儕輩談謔。了了昏旦。甚不可也。寓中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船。如纜拽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蚤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丁巳暮春日。廬陵山中禧白。並示兒輩及勺庭門人。

魏禧寄兒子世侃書

先生無子。以兄祥之子爲子。卽侃也。

自出門後。三次大病。參藥之費。計五十金。七月光福一病。僅存皮骨。攬鏡以照。陡然心驚。當沈疴時。自念家死客死。要有前定。然汝母無依。汝尙未婚娶成立。不能不動心耳。吾垂六十無子。立汝爲後。吾弟吾弟婦。陰驅顯率。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視諸子不太異。古人於世父叔父。並稱父子。不稱叔姪。卽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間耳。況吾兄弟乎。吾家世忠厚。徵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吾兄弟少好口語。舌鋒銛利。頗以此賈怨謗。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詐人財。敗衆以成私也。汝資性略聰明。能曉事。夫聰明當用於正。親師取友。進歸一路。則爲聖賢。爲豪傑。事半而功倍。若用於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於殺身而敗名。不然。卽用於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穎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娶。不以責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廬。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於心也。吾先代來稱素封者八世。至徵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爲當路所禮。

又肯出氣力爲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嘗若氣燄。族里婚友於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此爲得意。夫吾何德。何能於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倍蓰也。吾幼補諸生長。而有聞。今碌碌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手所提抱人。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以老。直旦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母大小節。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慎。出人守先生約束。花源亦可督之習字也。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之槿花塢。

李容與友人書

著述一事。大抵古聖賢不得已而後有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而炳若日星。萬世而下。飲食之不盡。其次雖有編纂。亦不必當時誇詡於人。或祇以自怡。或藏之名山。至其德成之後。或既死之日。舉世思其餘風。想其爲人。或訪諸其子孫。或求諸其門人。思欲得其生平之一言。以爲法訓。斯時也。是惟無出一出而紙貴洛陽。千門傳誦矣。此正如華佗之青囊。一付丙丁。至今爲恨。惟恐其不傳也。所以然者。以華佗當年行之而有驗也。今有庸醫。方患羸疾。偶有奇方。不能自服。以療其身。忽見世之同疾者。遂以此方授之。且曰。此神方也。傳自異人。君宜敬修。合而服之。毋輕忽也。而彼患者。方且啞然而哂。茫然不敢信。何者。彼方見我。尪羸日甚。我雖剖心相示。彼又安肯信我。此方之真。可以已疾哉。比見足下以其所著諸書。輒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議我者亦復不少。其服我者。不過服我之聞見精博。能彙集而成書也。其議我者。

直謂我躬行未懋。舍本趨末。欲速立名。適滋多事也。凡諸議足下之言。僕所得聞者。想猶其一二。然已覺切中足下之病。若夫所不得聞者。不知又當幾許耶。僕雖不肖。既蒙足下友愛。則不啻骨肉若矣。人之議足下。是議我也。足下之不能韜光剷彩。是僕寐所未恬也。是烏容以無言耶。言之雖過切直。想在所不罪也。

李容與當事論出處書

康熙癸丑。詔舉山林隱逸之士。陝督鄂善以先生應。固辭得免。

伏念某以韋布之微。有此遭逢。欣感無既。尙何濡滯。惟是捫心慚懼。有不敢冒昧者四。不得不覩縷陳之。某幼孤。失學。靡謬罔以。祇緣浮慕。義習。以致浪招。遂及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督臺體朝廷旁求。誤加物色。遂塵宸聰。蓋以某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某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備器使。倘不審己量力。何以仰副當展。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某父喪時。遺某隻身。再無次丁。某母彭氏。守寡鞠某。艱厄殊常。飢寒坎壈。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某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資生罔藉。赤貧如故。三旬九食。衣不蔽形。某母形影相弔。未嘗有一日之溫飽。竟艱難病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獲襄事。皆某不能治生之所致也。使彼時稍有意外之遇。某當如毛義之捧檄而喜。某母之苦。豈遂如此之悽慘。某風木之憾。豈遂永抱於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有言。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若雞豚之逮親存也。某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今養不逮親。不孝之罪。終身莫贖。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妄膺



特典。以玷維新之化理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之時。身無綿衣。百年每以爲痛。遂終身不復衣綿。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召之不赴。旣而遣遣王陶韓維。又連薦之。詔地方起送。終不赴。當時朝廷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某雖無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某母旣不及見。某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收二也。先儒謂士人之辭受出處。非獨其一身之事而已。其出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今旣以某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是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其不得志於科目者。必將退而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某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某而壞。此其不敢三也。某雖癯廢草野。實陰息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今上之恩。居恆念可以稱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改過遷善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某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勸。藉以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嗤鄙。灰其向善之念。將來縱千講萬勸。人亦不復信矣。某亦何由而藉以默贊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其他曲折。難以徧舉。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廷。亦何需於某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輿。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一大機也。某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

出杜門復開。是負朝廷之深知。翻辱闡幽之盛舉。則其爲罪大矣。且今上方比隆三五。超越百王。豈可使盛世無一石隱以昭風厲乎。某是以反覆思維。瀝血剖心。不厭諄懇之瀆。非直爲身謀。實所以爲國謀也。伏望執事矜某之苦衷。諒某之非矯。俯賜保全。力爲轉覆。則曲成之仁。賢於推轂。而某之頂戴洪慈。更萬萬矣。

### 李容答門人問學

承謂靜坐中反覺思慮紛拏。此亦初入手之常。惟有隨思隨覺。隨覺隨斂而已。然緒出多端。皆因中無所主。倘以始焉未能遽免。不妨涵泳聖賢格言。使義理津津悅心。天機自爾流暢。以此寄心。勝於空持強制。久則內外澄徹。自成一片矣。所存於己者得力。則及於人者自宏。在在處處。可以轉移人心。縱居恆所應之事。所接之人有限。而中心生生之機。原自無窮。此立人達人。邪家無怨之本也。欲知孔顏之樂。須知世俗之憂。胸無世俗之所以憂。便是孔顏之所以樂。樂則富貴貧賤患難流離。無入而不自得。卽不幸至於飢餓而死。俯仰無怍。莫非樂也。輪迴之說。吾儒未嘗道。君子惟盡其在己者。三塗八苦。四生六道。有與無任之而已。若因是而動心。則平日之砥修。乃是有所爲而爲。卽此便是貪心利心。又豈能出有超無。不墮輪迴中。卽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報應之說。原真非幻。卽中間善或未必蒙福。惡或未必罹禍。安知己之所謂善。非天之所以謂惡。人固有勵操於昭昭。而敗檢於冥冥。居恆貌似謹愿。無非無刺。而反之一念之隱。有不堪自問者。況卽表裏如一。粹乎無瑕。而艱難成德。殷憂啓聖。烈火猛燄。莫非煅煉之藉。身雖坎壈。心自亨泰。至於惡或未卽罹禍。然亦曷嘗終不罹禍。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顯遭王章。便陰被天譴。甚或

家有醜風。子孫傾覆。念及於此。真可骨慄。以形骸言之。固顏夭而蹠壽。若論其實。顏未嘗夭。而蹠亦曷嘗壽也。噫。盡道而天。雖天猶壽。況又有不與亡俱亡者乎。味道而壽。雖壽猶天。況又有不與存俱存者乎。詩稱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在帝左右。原非誑語。而孟氏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生前之享年雖永。識者蓋所羞齒。夫亦何可并衡也。理本至明。何不可解之有。總之學貴知要。而晰疑。須是循序。方談靜切。而輒泛及於位育參贊等說。未免馳騖。恐非切問近思之初意也。

黃宗羲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詞書

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葉學士方藹擬薦先生。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之爲疊山之殺身也。力止之。介眉。錫嘏字也。

吾兄與國雯書。見及言部。下諸公。欲以不肖姓名。塵之薦牘。葉初庵先生。且於經筵御前而奏。其後詞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歎。且喜兄之知我也。某幼離黨禍。廢書者五年。二十一歲始學爲科舉。思欲以章句揚於當時。委棄方輻典誥之書而不視。年近四十。蹇逢喪亂。負母流離。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又烏得有奇聞異見。下逮於農。瑣哉。是空疎不學。未有甚於某者也。今朝廷命舉博學宏儒。以備顧問。此爲何等。謂之博學。吾意臨平石鼓。青州墓刻。有一事之不知。卽其罪矣。謂之宏儒。慎墨得進。其談惠鄧。敢竄其察。卽其罪矣。故非萬人之英。不能居此至美之名也。卽以前代博學宏詞科而論。以真德秀處之。尙曰宏而不博。以留元剛處之。尙曰博而不宏。王應麟欲舉是科。乃於制度典故。考索殆遍。今之玉海。其稿本也。見成玉海。某尙未一過。況玉海所本。館閣萬卷。纂要鈎玄。取諸胸懷乎。乃如之人。而欲



當是選。是引里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之孫。衛侯之妻之列也。胡能不駭。從來士之求知者多矣。往往觀面而無所遇。合以昌黎之賢。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報。故投行卷展坐席者。非危苦之詞不道。非誇大之論不陳。揖洗割肉。破琴侍帚。穿屨而行雪中。百方以博鉅公一日之知。然且有得有不得。某於訥菴未嘗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前歲觀海於海鹽。遇彭駿孫。言訥菴使之問學。去歲正月。讀所贈董在中詩。其間稱許過當。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於訥庵哉。夫訥菴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弼藝。樛之士而與之。則可以爲天下賀矣。無如某僅一愆。餽之細民也。孤負訥庵。此某之所以歎也。某年近七十。不學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霧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婦死喪略盡。家近山海。兵聲不時撼動。塵起鏑鳴。則扶持遁命。二十年以來。不敢妄渡錢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復使之待詔金馬。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戴逵逃吳。張玄止召。古人或出或處。不藉友朋之力。不然。則山嵇。魏謝。徒以富貴爲市耳。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訥庵先生處。意欲通書。然草野而通書。朝貴非分所宜。陳履常云。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此其例也。

黃宗羲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伏蒙以修志見召。草堂猿鳥沾被光榮。某獨何心。不思報稱。然而不敢冒昧者。則亦有故。蓋文章之道。臺閣山林。其體闊絕。臺閣之文。撥斷治本。緬幅道義。非山龍黼黻。不以設色。非王霸損益。不以措辭。而卒歸於和平神聽。不爲矯激。山林之文。流連光景。雕鑿酸苦。其色不出於退紅沈綠。其辭不離於嘆老嗟卑。而

高張絕絃。不識忌諱。故使臺閣者而與山林之事。萬石之鍾。不爲細響。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必有不合者矣。使山林者而與臺閣之事。蚓竅蠅鳴。豈諧韶護。脫粟寒漿。不登鼎鼐。蓋典章文物。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某巖下鄙人。少逢患難。長藐流離。遂抱幽憂之疾。與世相棄。牧雞豕。自安賤貧。時於農瑣餘隙。竊弄紙筆。戚話鄰談。無關大道。不料好事者標以能文之目。使之記生卒。飾弔賀。根孤伎薄。發露醜老。然終不敢自與於當世作者之列。蓋歌虞頌魯。潤色鴻業。自是名公鉅卿之事。而欲以壹鬱之懷。當稿之容。現其百一。豈不虞有畫虎之敗哉。今夫越郡之志。地逾千里。時將百年。所謂臺閣之文也。既有明府名公鉅卿以爲之主。當世之詞人才子。孰不欲附名末簡。分榮後祀。而猥蒙召役。枯楊寒炭。亦起煙華。便當祇奉恩命。自比幕下。反覆思之。終於不可。某聞梓人之造室也。大匠中處。衆工環立。問之。大匠右顧曰斧。則執斧者奔而右。左指曰鋸。則執鋸者趨而左。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某自視不知斧鋸安在。明府右顧。則某將空手而奔左。明府左指。則某將空手而趨右。又何待環立而知其不勝任哉。小儒山林之手。其無當於臺閣也明矣。使其退之於既怒之後。何如退之於未怒之前耶。伏望明府哀其弗及。收回成命。謹以召啓再拜上繳。本欲泥首郡朝。謝此知遇。而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某區區守禮。不敢隕越。亦知明府之所責者。不以流俗也。不勝感荷屏營之情。

黃宗羲再辭張郡侯修志書

蒙明府以志事見委。其不敢當者。已見於前書。但前書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難。從來稱志之善者。楊升菴之四川。趙浚谷之平涼爲最。其餘不過苟且充賦。將操筆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

手而取才猥雜耶。或以體格一定無所見長而忽之耶。不然則見聞固陋。所謂考察者別是一家之學耶。更不然則鄉井之恩怨是非無人肯任之耶。嗟乎。蓋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陽人物記。文章爾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獻志。考核精詳。其他如襄陽耆舊。荆楚歲時。吳地華陽。不可枚舉。以其無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菴浚谷也。然而所委之人。甯必其無五者之累乎。今謂舊志不煩更張。只續此數十年以來之事。似矣。某讀明府之例。爲類十八。則八縣皆當稟此規範。方可合爲一書。今各縣舊志。分類不同。或多或寡。若復因仍。則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際。每多忌諱。隱語闕入。豈可不慎。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讀諸家文集及於雜史。間或考之正史。則多同異。考之志乘。則多錯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名家也。其相去遠矣。今若見其謬誤遺漏。而一一聽之。恐既經纂修之後。則明眼所照。遺議不專在前人矣。吳縝糾繆於唐書。許浩闡幽於元史。在史且然。而況於志乎。此舊志之所當論者也。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俱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越中數十年來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畢。一時富貴。爲鄉里小兒所咨嗟。豔慕者。其姓氏已爲狐貉噉盡。今若以子孫姻婭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復留之。雖罄會稽之竹箭。刻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間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國史者。而或爲公論所排。清議所譏。此正當去之以明貶者。試出其家傳讀之。莫不各有一篇粧點文字。老成凋謝。二三措大。其耳目見聞有限。試有人與之分別源流。證明實錄。彼在甕天者。反以爲一人之愛憎。斯時也。起而抗言爭執。則叢爲怨府。何苦而嘗身於市虎乎。若歛骸將順。不特爲明府之謀不忠。而魯衛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續筆之所當論者也。語有

之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某竊於今量之。故曰難也。伏惟上裁。

彭士望與魏冰叔書

昨偶憶藏弄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卽取閱。屬興士鈔之。更昧晝反覆玩繹。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已。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髓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意則又以爲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急。故於古。成敗得失。正是非之際。往復留連。疾呼痛醫。猶恐疲癯聾聵之夫。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明哲。而不可警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葛覃。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曲彌厲。如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震霆。凝爲怪電。動盪摧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和風。勢有所窮。不得已也。卽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誣。流爲稗官諧史。敝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攜琬琰易羊皮。終必爲明者所唾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虞山已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卒死橫折。惟朝宗閒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爲徐王之失。卽朝宗諸小傳。亦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未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卽深自矜負。正其巧於容悅。間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固非此不傳也。

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仰畢肖。觀者撫手。悲愉遞出。及其既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其天倪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百折不挫之愚誠。貫澈中際。其行文出沒。無纂組雕削之勞。不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於其前。肖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彊其所不同。以求必肖。況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此士望與叔子曰孳孳焉求之。而或未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曾燦寄友人書

曾公爲易堂九子之一。所稱叔子。卽勺庭先生也。

西泠選述。列其遺表。但恨未得。便倒屣餽聆。屢談耳。還山卽致家傳於叔子舍親。緣以伏枕呻吟。楚茶藥餌。爲費不貲。一切筆墨。概行謝却。以先生爲文章宗工。景仰已非一日。又令祖老先生大節凜凜。爲誼所不容辭。故倚枕構思。日內方得脫稿。卽欲賫送。因向有重陽之約。恐彼此相左。徒費往返。茲值有使鴻。專緘附候。倘先生一時未得解維。或遣人到蘇來領。或俟大駕親臨。一聽尊指。大抵專函禮幣。似不能少。先生幸一酌之可也。弟近奇竄異常。竟爲浙幕所累。小兒到吳半載。至不得歸。先生素重交游。能爲弟另覓一席否。韓昌黎所謂哀號泥塗。不得不望於大有力者拯而出之也。學在昆仲。刻下卽有眞州之役。若到吳門。幸向申衙前問朱明寺方丈。可得弟踪跡。否則遣人至光福。亦不遠耳。諸容面頰。不旣。尊稿爲友人攬去。致七律一體。竟未登板。望速郵一册見寄。立竢立竢。



曾燦上萬年伯書

賊寇所以根伏者。由於郡縣。所以獗發者。由於郡縣。今日所以靖亂防變。亦必由於郡縣。某請得言之。貪吏奸胥。漁民自利。小民喪一生矣。貪富畏貴。殺人以媚人。小民又喪一生矣。小民不知有生之樂。而內持必死之心。外行偷生之事。則種種犯法亡命之難造矣。此所謂根伏於郡縣是也。庸才涖政。惟耽安飽。且太平數百年。不見兵革。儒生俗吏。無敢於用兵之膽。與能用兵之才。撫馭鮮素。民皆非兵。積怨已深。民盡是賊。所以寇至城下。不外降則內潰也。間有才略自負。思立功名於時。而朝廷文法嚴苛。上司督責煩屑。於是又以畏朝廷之心。轉畏上司。以畏上司之心。轉畏縉紳。建一議阻撓。而不行。舉一事遲滯。而不達。臨事倉卒。束手無策。此所謂賊發於郡縣是也。夫賊寇之始發。不過十人。百人。百人。百人。而已。浸假破一縣。黨千人矣。陷一郡。黨萬人矣。倘使縣令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爲。則此百人者。無能爲也。郡之安。安於泰山矣。安於泰山矣。郡守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爲。則此千人者。無能爲也。省會京師之安。安於泰山矣。執事以天下治亂爲心。區區方隅。不足指數。然贛南者。根本之地也。兵非不多。而疲於私鬪。餉非不足。而沒於官胥。悍寇叵測。豪民貪禍。所謂根伏者。已見於今。獗發者。將起於後。使有賢有力者。於此。則勢可立治。念此盜賊。誰非良民。彼熒獨之民。平日逼於豪勢。莫可誰何。迄今大亂。洊作出爾反爾。既不能鋤抑豪勢。以謝亂民。又不能制馭亂民。以全豪勢。則有坐視其犯上作亂。付之無可如何而已。雖然。慎選郡縣之說。人能言之。或不能行。或銳意行之。而往往不得其人者。則又有故。用人之道。其難數端。以名望用。則僞倖者進。以言語用。則浮夸者進。以親暱用。則疏遠者不得進。以資格用。則貧賤者不得進。是必以求賢若渴之心。明示遠近。吐

哺握髮以延接之。無或有想望顏色不得見者。多方招徠天下之士。無或有無援不得至者。平好惡。捐恩仇。無或有不得在祿位。有功能而廢淹者。聞善如流。無或有陳讜言。建奇論。棄置不省問者。綜核名實。試可而後用。無或虛譽浮言。倖取官司者。則請以所聞所見之人。隸之幕府。授以事宜。觀其才能。接以朝夕。觀其心術。接以議論。觀其學問。夫人生平可知矣。然後量其才之大小。授以執事。干城腹心。碁布郡縣。畫以一定課最之法。假以便宜行事之權。則我之使之。如慈父使子。彼之應我。如臂指應心。各訓其兵。各措其餉。以禦侮戢亂。我無內顧之憂。而遂得一心畢力以謀大事。此所謂進可取。退亦不失吾守者。是已。

魏禮答張一衡書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弒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坼悖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時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芟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終必顛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璫。資傅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僕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於公卿大人。而樸未嘗漓。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二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

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理故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覲面而失之也。方筍輿各熟視舉手時。見足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足下以樸爲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不識有當否。左傳經世語。敬聞命矣。賤兄弟集苦繁多。艱於摹印。而先叔兄集版。乃遺百六十餘片於金陵。故先以拙集數帙奉教。主臣。

張履祥上陳時事書

古者天下治則公卿大夫得以無事。亂則庶人宜以有言。夫至庶人言之。其事已有不及爲。甚至不敢言而卒不行。故往往致亂。若前史所載。使人追咎先事之不舉。而因太息世之無言者。甚可憫也。當今流寇未殲。近遠驚懼。震鄰之戒。豈容緩於今日。乃得言者既不爲憂。學者又徒以記誦干利達。不慮當世之務。卽或慮經世者。又多不過。類皆知而不言。然則誰請當事者。以備萬一不可知之變哉。敢越分言。大凡聞變而議者。不過曰十家牌。曰鄉兵。斯二事。今時以爲奇策。官府所爲急務也。夫名爲稽察。實則騷詐。有損無益。莫如十家牌。愚以爲鄉兵之說。亦不異是。蓋古者井田不廢。兵民未分。故農可以戰。後世惟屯政爲不失井田之意。故鄉兵可用也。井田不能行於今。則鄉兵不可行於今明矣。觀去歲自春以來。上司移文不一。州縣嚴行已久。終無一人爲兵。則何以故。民各自愛。勢不行也。勿論兵不可得。卽盡民而兵。徒激亂耳。何益戰守。不爲制利。而反速禍。萬一變生意外。何恃而不恐。一則民之不可恃也。夫忠義廉恥。彼誦聖言。列儒者。或不能必一二於千百。以不聞教之民。處窮極之日。不爲亂首善已。欲倚無恐。不亦難乎。一則兵之不可恃也。執籍稽名。按時給食。人人兵也。然老弱去半。其壯又不知兵。甚有終身不執戈者。太平坐



而糜食。有急羣去爲盜。患之方深。遑責其衛。況土平風柔。寇來不能守險。寇退不能遮擊。地又不可恃也。庫藏空虛。倉廩無蓄。平時尚不免借支預征。若果有寇來。奈何。當此時議征。則居民離散。旣勢有所不能。若欲養兵勞士。已無經歲之給。糧又不可恃也。一無可恃。而徒俸寇不至。則大患矣。夫棟宇固而後風雨不入。方藥具而後疾病無憂。民棟宇也。兵方藥也。謂無風雨而傾棟宇。疾病形而不求方藥。愚者曉其非。且外患未有不自內憂起者。今之內憂。可謂篤矣。比者季冬之月。地震雷出。又聞山鳴。種種形兆。明非吉徵。以意測之。非疾疫則水旱。如此則民益困。盜賊益多。民困而盜多。則雖無外患。不可支矣。況風雨漂搖。必於腐棟圯宇也。猶不早計。而征科日急。虎胥日橫。又以鄉兵迫其思亂之心。何異疾病已深。而猶終日酒色。邪淫之人而授之戈耳。愚謂莫若罷鄉兵之虛名。行練習之實事。自州縣以及藩郡。自衛所以及都營。莫不行之。必期可用。庶乎無事如虎豹之在山林。旣不至於虛食。有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方不失之倉皇。則國家得守土之臣。百姓慶生我之后。功在社稷。澤流無窮。夫漢不無東海之憂。而宋能爲橫山之舉。是在當事者有以備之。往以一籌陳之縣。今兼錄焉。自知狂愚。無足瀆聽。若略罪而詳其可否。亦上世不廢傳言之一徵也。

張履祥與曹射侯書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東境。桐鄉之南境。以至海甯四境之地。苗則盡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廬毀矣。父子夫婦離矣。逃賦役者莫敢歸。丐於途者靡所適。桑梓景色若此。當必仁人君子所爲惻然流涕。輾轉念救。不能自己者也。弟於旱虐之日。從嘉禾至阜林。見運河之水。逆流而西。勢若奔馬。支流若長水陡門。

永新秀溪白馬諸港急流南下其勢亦然農人車救罔間晝夜是以運河之右力雖勞而收尙有至水所不及之處則彌望皆枯矣因思自運河之左以達諸海濱豈有百里千里之遙豈有山岡之阻量其地勢高下亦豈有幾十尋丈之殊而水之通竭穀之有無遂已至此特緣農政廢弛水利不講濬治失時侵占沮塞以至殘涸故爾夫自禹貢揚州之域震澤底定而後所以備江南蓄洩之宜者利在萬世豈今茲而獨不然三吳近水之區靡不仰賴豈此鄉獨不可蓋宋元之世水利亟興舊志可按也我生以前遠者失於傳聞隆萬而降亦曾有水利之臣能修厥職內朝卿士留心其事及鄉之先生亦嘗勤思父母之邦旱乾水溢何以爲備者乎古人開渠灌田動稱數百里尙有鑿山陂阜以興民利者尙有役衆起徒或數年或數十年而得成功者尙有糜金錢數百千萬而績用克奏者權其利害之重輕勞逸之久暫猶將毅然爲之他卽無論卽如海鹽之地古以斥鹵蕪而不治其後築堰蓄水農功漸起至唐長慶中令李諤者開涇三百一所至今號稱沃壤千載於茲人病不爲耳地力豈有常哉況乎崇桐海甯之間煙火相接河港具存又皆平壤高卑之勢不大相去實非他州之比其自長安而上必仰濟於西湖而外餘所病特淺耳濬治之功令長能辦之矣不必多費金錢無俟需之年歲耕者各濬其田之際其不耕者田主稍給其食佃戶稍出其力惟閒曠之所乃用衆力在經濬經在支濬支有司者鼓舞而勸誘之警其頑惰自私及梗令異議者分界刻期以鳩羣作不及一兩月處處深通矣此功旣成澇則速瀉無患暴漲乾則震澤之水來奔不竭一舉之勞百年之利也夫水之與旱天運常然但疏數異耳古者耕三餘一所以恃其有備不能爲災而已今日財匱民窮賦役重苦兼以風俗薄囂盜賊不息民間望其有餘固不可得但能修利溝

渠開通障塞。使一歲之中。稻米之登。給其半。菽麥蠶桑之入。給其半。苟免死亡。斯亦可矣。爲長上者。與其攢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慘慘畏臯黜之將及。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預。豪家巨室。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寇盜愈熾。震震虞室。家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去者流離轉徙。居者不免困閔。骨肉難全。溝壑是迫。何如悉筋力於畚耨。忍疲勞於井里乎。卽君仁厚長者。與其凶災之後。流亡在日。隱痛在心。議施賑賑。皇皇於捐輸勸助。而卒不過致歎巧婦之炊。竭蹶涓滴之潤。何如及未災之時。戮力而營本計乎。此水利之宜講求。昭然可觀者也。弟又竊度施功先後之序。宜以崇桐爲始。而海甯繼之。蓋崇桐者。海甯之水之牖戶也。崇桐涸。則海甯雖欲措手而無從。崇桐見績。而海甯樂乎趨事矣。嘉興海鹽雖各有海。高阜之地。然爲里不多。爲功亦約。不難次第及也。其間經緯脈絡。土人率能詳之。究竟水道淺深廣狹。相間以行。實有不必盡濬者。或疑所起之土。無地可以安放。浙西之利。繭絲爲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況舉一圩之田。所損者少。所益者多。計畝收償。亦無不可。特慮小民難以慮始。占田多者。不爲遠慮。反從而撓敗之。則任事者無其人耳。誠得負鄉邦之望者。平日不愛詳言曲譬。與艱食之人。講明此義。使人人意中先有盡力溝洫以爲久利之見。卽後日不幸。復有如壬辰之三夏。及去年夏秋之間。水涸人愁。籲天無術。泣淚徒枯。有賢鄉先生以情聞之。當道專委治水之使。臨督其役。諸邑令長。各率其父兄子弟。而開濬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東。導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則瀕海方六十里之區。咸收灌溉之利。又安至仰雲漢其如焚。禱山川而待澤。終將不免餓莩轉徙之悲哉。夫此瀕海幾十里之地。在揚州之域。誠若不及。

千百之一二。然土沃人稠。約其生齒。已不下數十萬。度其生穀。亦不下一二百萬。雖古盛時。諸侯之錫履。約略稱是。未嘗不可爲殷阜之計。坐使荒萊日至。流移轉多。實用惻心。語云。失之於前。猶將善之於後。計自庚辰至此二十餘年。水旱屢作。昔日既不早爲之所。今茲民生之困。倍於前時。歲之災祲。復乃數見。誰堪冥然終不寤念耶。謹緣誤投餘暇。略述鄙懷。私以質之左右。萬一揆之事理。有可采擇。則先生德音遠邇。皆謂正向者所稱鄉邦之望之人也。誠與邑里同志。悉其利病。昌言於衆。固知不特傾耳。殆莫不傾心矣。興百年之利澤。賑數十萬之窮民。斯亦霖雨斯人之素志。足慰其一斑已。左右儻不哂其狂瞽乎。義有未安。伏惟反覆開誨。不盡縷縷。

張履祥與何商隱論政弟子書

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很。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卽流。誘之卽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藥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流之。正容以悟之。庶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說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尙其有信。疾之已甚。持之過急。亦所宜戒。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從而不改。此由於傲。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說而不釋。此由於浮。雖則不從。不以不從廢法語。傲有時不得行。雖則不釋。不以不釋廢巽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術也。始固未嘗無所敬。無所畏。羣非衆議。加於所尊所親。怨惡積而很戾日長。初亦豈遂無所說。無所信。顯誘隱導。出於爲

殘爲忍。智詐萌而輕薄有加。既已積爲怨惡。久與相持。終徒勞罔功。既已用其輕薄。強爲摩切。將求理彌。亂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譬則瞽矇顛躓已及。則掖而後先之。莫若授之以甚說。而易之以所服。服則敬心生。說則語易入。雖未必盡受。十猶有一二。較之每事相反。其益已多。雖不必盡善。猶未至潰決。較之事後追咎。所全尤大。迂愚無術。食息以籌之。中夜以復之。不越此也。獯固有升木之性。馴服之。禁制之。猶顧忌未敢。導之使升。卽跳躍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爲棟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傷其根本。將枝葉零敗。弗滋已。

張履祥上本縣兵事書

聞之自古無長治之世也。而亦無不可救之亂。惟平時不預爲計。則臨患有所不可救。是以不恃有不亂之世。恃吾有以應之。使不能動而爲吾憂。古善治天下者。天下長治而不亂。卽亂亦不至於不可救者。誠備之以預也。今世太平日久。軍政廢弛。生民不知戰鬪之事。天下可謂治矣。然近歲盜賊多起。妖言流聞。以致上下憂疑。遠邇驚振。則所宜預計以爲之備者。人人知兵爲急矣。夫今惟無卒然之患也。設患卒至。如他處故事。試思今之食於官。若民壯弓兵哨兵。有一能執戈者乎。卽執戈有一能禦敵者乎。勿論此也。卽營之兵衛之卒。有一可用者乎。用之有可恃以守。可恃以戰者乎。此無智愚皆知其不能也。夫舊兵既已無用。而新兵又未有聞。吾不知當事者。何以猶晏然也。將謂寇必不至此。而可高枕乎。抑謂可不需兵。而別有奇策以衛城社保民生乎。將謂他州衛所有任其責。而將兵來援乎。抑謂十家牌民壯弓哨之類。已足落寇膽魄乎。此無智愚又知其不可也。然而上司不過虛行故事。州縣不過遵示移文。相委相苟。以



俸其不至。徒令名爲兵者。播其流聞。以邀廩給。亦甚可嘆已。其最無謂者。鄉兵也。夫古者寓兵於農。雖實力田。不離講武。故耕爲良農。戰爲精兵。今之民無論不習干戈。無以制勝。且人各有心。誰肯以父母妻子之身。棄而爲兵。若官必執而充之。將見不事耕鋤。乘釁而起者。天下皆是也。夫今財殫民窮。而又征科迫之。吏胥擾之。往往思亂而未發者。無大難之端也。近者第聞其說。道路盡言以爲必反。果強行之。其勢未受兵之利。先受民之害。此時而欲已亂。恐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力矣。方深外憂。而更有內變。最大患也。爲今之計。不過一曰汰。一曰募。一曰練。此三事者。惟當盡去虛文。行之長久。州縣之民壯弓哨。營衛之兵。大半老弱廢疾。而不任事。卽壯者不爲販負。則爲役。而不審戰。凡若此者。宜嚴汰之。不得冗食。惟技力實出人者。存之。備使。旣不以濫食費糧。便可以餘糧養新兵。雖未必一以當千。庶不至百不當一。所謂汰者。此已。夫材力過人者。世未嘗絕也。忠義欲立功之士。亦時有也。遇之無恩。教之無道。賞罰之不當。此豪傑與愚民均不樂就也。反是三敝。而又重之以利。明告斯民。以非復向時募兵之故事。願應募者。隆貌厚給。以安之。免其丁役。仍勿令無用。俸食之夫。得以冒充。其志智遠者。遇有加等。雖甚無行。如盜賊有罪之人。不妨略迹收之。則所得者。必善且衆。夫鄉民之鬪。富人一呼而四集。有不顧其死者。何也。服其義而走於利也。此募兵之道也。若練兵。則重於二事。蓋汰而不習。猶冗食也。募而不訓。猶無兵也。有其職者。不得以旗鼓進退之末。虛設報稱。當實試其舉。重行遠之力。試其弓馬步擊之技。設形勢之難。以觀其攻守。臨不測之地。以視其用奇。試其氣。試其膽。試其心。職有專任。有總攝。下者密。上者疏。密者以日。疏者以朔望。以月。以季。能者益糧。否者減食。賞有最重。有重有輕。必明不以私。罰亦如之。且時上其能蹟於撫憲。如古得

名將於卒伍之列。其所司之稱職與否。視其兵。以是真實果毅行之。不以有事急。不以無事弛。如此則兵可精。至於學校。則益復射圃。蓋弧矢之利。不獨男子之志。亦先王用以威天下者。自昔三代盛時。士多文武之材。然其學必始於射。以觀德行。以飾禮樂。近世士大夫多左武事。其初學弟子。惟務爲虛浮無當之文。以倖富貴。是以臨事倉皇。至於禍敗。今宜鄭重其事。使時試於射。且廣以行軍用師之道。天下無事。陶以禮樂詩書。天下有事。入則儒臣。出則大將。上以爲國家之用。小亦可以守州里。此亦預計之一策也。若夫行常平之法。息訟禁奢。以爲民豐財。勤鄉約。重鄉飲。明禮節。以示民知義。修其根本。以爲長治之計。又不當晏然而忘患也。況乎我地無名山。無巨水。風俗優柔。太平則稱樂土。變作較浙諸郡。尤爲難守。論者徒謂寇來進退無所據。且見往時島夷寇不能陷。以爲可恃。夫前有海。後有太湖洞庭。安在其無進退也。島夷外患。如人身皮膚之疾。非可概論。設不爲之計。一日禍作。行於無人之地。將奚以應之。至當事者。又不過懼動而好安。以爲苟未必卽至。吾可以委後人。因之外託於無糧。而姑行虛事。不知天下之禍。常伏於未必然之中。倘或後人復委後人。天下事其誰濟耶。夫安不忘危。聖人之心。思患而防。君子之事。且民困俗偷。時事又多。如賈生所云抱火厝積薪之下之勢也。應之之具。誠不可不備。以預矣。祥見淺言迂。惟深宥非分之罪。擇而察焉。

邱維屏與魏凝叔書

佳文已看定。悉歸覽。中間去存。問或點竄。率憑鄙意。不當宜往復。向疑諸書簡類於翹過沾名。非厚道。易於賈禍。宜痛刪者。鄙意頗不謂然。足下所交君子。足下又以直道自矢。直道難行。以不嘗遇君子。君子好



直者而惡直於己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薄待天下士。致忍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且存之以見當世。有好直能受盡言。君子若而人。尤非鄙人忍令沒沒也。文章雖末技。然足以關世道。與所以待天下之君子。以君子之道自植立處。皆自有法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廉隅。不審足下之自植立。便謂宜何如也。足下之直。非第無攻訐之心。足下他所論紀。不謂無揚善近名者。至以直道事朋友。見友之過。憂人之憂。如負芒刺。懇誠之至。發爲文字。真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豈得爲過。豈得爲過。足下好斷。長議論。善擘畫理勢。使人心開。卒亦以此敢於自信。遂以爲常。凡此皆君子之道。不爲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又以爲君子之道。雖大過不之覺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諫。而常自拒諫。足下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自飾非。拒諫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於自信。足下之自信。又不幸逐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合之萬事萬件。率皆如此。遂以爲常。嗚呼。天下事。伸一己之見。卽萬分人非。而我是。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原有不必是者。而況復爲常也。足下之拒諫飾非。蓋有如此者。足下之學。好於就事勢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遂覺纖微互盡。甘苦正調。已囂然有自適之心。其後又不欲謬爲謙損。自同虛僞。方直已自持。以爲縱或非是。要於較然不欺吾意。又天下之道。有揮斥如意。非復計量之所能及者。此必聖人而後能之。吾方有所俟。而今不當復以爲意。是以左右遲迴。雖欲不自信而不能。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之說。非說其必求信。正說其未能信也。天下事理。何有窮盡。而一視以欲然不足之心。彼漆雕開已自此遠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苟執三者而省。

之以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曾子之爲人也。必多安心暇日。惟日以不忠不信不習自疑。則曾子死而後已之心。千載之下。昭然如見。聖門之學。曾子最爲忠信篤實。然獨低徊致歎於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書簡所及。爲人謀則必忠。交朋友則必信。一篇之中。三復留連。莫非此意。至於根究朋友之過。直如秦越人視病。雖在垣一方。未始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陳己病。標本委之醫人者。然猶以或未獲遇事。未少發明其意。至讀戊子六月柬楊夫子。己丑十月柬曾省之二篇。草草道意。如蜻蜓之點水。若卽若離而已。且足下之言於友者。不入則悲憤莫伸。苟入焉則喜悅之色。溢於毫楮。而楊夫子柬後自記。手口之間。鬱鬱寥寥。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且足下書簡所及。雖或殊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曰宜如此。宜如此。雖少假借獎許。亦必曰將如此。充之可進於此。足下豈以爲再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亦稍自視尊矣。否則實無足當足下意耶。其他則問遺謁候之牘而已。豈此果無足當足下議者。抑有之未暇求耶。抑又偶然耶。凡此皆維屏所疑於足下者。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否。不中足下諒不謂過。

邵長蘅與魏叔子論文書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尙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祕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蘄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

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揚。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節抄。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慝者。其文詖以刈。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漾道德之塗。蓄畜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贄干謁。蠅附蟻營。慝吾氣者也。應酬轉轄。諛蒙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曠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騖。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剽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卽左史。卽班。范。卽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涔之波者。不識渤海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聚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爲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尙有所祕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以才氣蹇劣。又苦人事。雖心斲。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一焉。

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於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攘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惟先生進而教之。

徐文駒與門下士書

丹崖久於場屋。以授徒爲事。蓋文人之不得志者。故書中多自勵語。

自到館以後。車馬之喧頓絕。應酬之跡漸稀。焚枯啜茗。傳經詠義。與二三子砥礪於寒檠。敞榻之間。解一疑。送一難。頗謂此樂不淺。齋居多暇。因得肆力於古文。自史漢唐宋八家。以暨明之景濂震川諸集。橫列几上。取次誦之。聲琅琅出金石。左朱右墨。丹黃燦然。乃知韓子所謂人之進。未始不爲退。我之退。未始不爲進。蓋有味乎其言之也。竊念天地英秀清淑之氣。結爲文章。造物者鄭重祕惜。不肯多予。殆百倍於科名富貴。宋元以前。無論已。卽如有明三百年。自洪武庚戌。至崇禎癸未。其間躡科第。躋臚仕者。不下數千百人。此數千百人之中。大半與草木同朽腐。黃土烏紗。已爲狐貉噉盡。其磊落軒天地者。上之道德。次之事功。又次之則惟以文章名一世耳。故古人謂立言之士。與立德立功共垂不朽。蓋其聲光氣魄。歷久長新。雖或廟社已非。山川改色。而若人英秀清淑之氣。如星芒劍花。千載不可埋沒。由此觀之。君子可以知所輕重矣。諸君子以超羣出類之才。負通經貫史之識。倘能一頓發憤。茹古含今。力以前賢自命。不難與累朝作者先後馳驅。而乃愒時玩日。寂寂未有所表見。豈不重可惜乎。僕年來困頓無聊。如嚴冬小草。不堪雪壓。可謂際人生極不堪之遇矣。而倔強排慕之心。終不屑以此自貶。方且培其根本。養其元氣。以待春暉之自至。就令天地之氣。有秋冬而無春夏。亦當左圖右史。終老名山。將以萬世之伸。敵一時之詘。而

況諸子之才之遇。有遠過某什百者乎。昔者魏晉之世。清談廢事。專以蕭疏慵懶。自號風流。此正晉人習氣。其文意委蕪不振。職此之由。吾黨所當鑒戒也。豈謂諸子賢者而肯有意效之。詞直意懇。冀少資攻玉之助。諸君子幸裁察焉。

計東答汪鍾翁書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詩序云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閣下教予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東之爲此。亦自有說。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及考其受恩之實。但云崔公能使予不勞。而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守者。在我吳二三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至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遂遂於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厲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大恩哉。齊北郭騷。結罟網。捆蒲席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卽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子弟。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於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況於東哉。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子之報晏子。可哀也已。卽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己。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



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閣下其一加之意否乎？

計東與宋牧仲書

宋牧仲名榮，嘗通判黃州，後官至吏部尙書。

甲辰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聞佐郡黃州，威望甚著。東客歲忽忽欲作三楚之游，思得與足下相見，抵掌劇談三四日，以盡發其胸中之鬱結。遂至武昌，謁吾師厚庵先生靈牀，一慟哭，再從足下假輕舟一葉，溯衡湘之間，登南嶽，謁魏夫人祠，盡覽道藏三式，天官醫藥兵法諸書以歸。有自中州來者云：閣下頗拒客，東一笑而止。然此三事者，耿耿日在胸臆間，不可釋。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堪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東，願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東今者以叫闈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泝大江，叩門於宋子，遙計臨皋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早寄報章相示。

計東再與宋牧仲書

僕久在兩河間，仰面依人，無一善狀。惟八月中在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塚，頽墮荒草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此一事也。九月杪過順德，日晡矣，僕夫望逆旅求憩甚急，忽念歸震川先生昔佐此

郡有廳記二篇。記中所稱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階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迄今不過百數十年。遺址必有可考。入城徒步徧求。莫知所在。裴回不能去。乃於郡署旁廢園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道旁兒童觀者。皆大笑以爲病狂人。卽僕夫亦匿笑不止。至逆旅。主人怪其後。幾不得眠食。此又一事也。九月浪遊。賴有此事。庶幾不虛此行。可爲知己告。度宋子亦必以計生爲可與言者也。幸爲作紀事詩相贈。佇望佇望。東再拜。

徐世溥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於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如何勸勸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況。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於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概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卽非昌黎矣。那叱拆骨還父。拆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爲推墮混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於左。柳出於國。永叔出於西漢。明允父子出於戰國。介甫出於注疏。諸文子固出於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卽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



爾時露熟能。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玄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於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尙有數端。旣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來教曰。寄廬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釋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於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鄰。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敵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書焚盟。致書姑孰。卽無量之慶矣。因家仲吳遊。輒附此緘。紙盡不復贅談。

徐世溥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怛。手足顫悼。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台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芻蕘。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經經守愿。庶幾無罪。泊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卽傳有是舉。紛紛籍籍。譁於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爲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爲不肖辨之。往往至於

面頰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爲不知。前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於溥。材力倍之者。尙有數人。其間詭昧歆羨。鑽營冀得者。蓋可數計。就中徘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雞肋。一以爲腐鼠。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妄。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台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之士。復引爲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唾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於今。鬚未鬢。髮已斑白。每答一牋。舌心爲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麤黍。旣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訐。交訴於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俱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飢寒。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微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卽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卽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怱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卽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否則必受參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卽捐軀以殉耳。無益於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臺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叢。通身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於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

之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卽刺史追檄隨至。聽參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臺邀致。溥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面折艾生於師臺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博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憤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尙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禫有期。伏惟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察。

陳廷敬與汪鈍菴書

去歲居荒隴之側。得健庵徐君書。已知足下子假歸吳中。後得手書甚悉。是時雖居隴側。已釋服。故得爲歌詩。作五截句奉懷。且以自道其有終焉之志也。今年八月奉父命再出。故嘗善病。於路轉劇。十月抵都下。補舊官。事數倍曩時。益不任其勞。率營杜門。斷客。不知者曰孤介。或云傲物。其實皆非也。自歸三年。數承足下手書相問存。輒不卽奉答。蓋不欲以草土姓名。時達京國。後足下旣里居。僕僻處晉鄙。非通衢無由寄候。皆有辭以自解。今居京師。郵書易致。而多疏闕。此真以懶故耳。姚生公車來。辱教。意懇懇有加。又不卽答書。懶益甚。不足復責。茲託健庵寄候。祥後學爲古文近百篇。今錄呈者。求指教。截句并錄奉覽。思仰不宣。

陳廷敬答友人書

古之立言者多矣。其可傳者必其知道者也。若其道之弗知。言不足以傳。審矣。雖世降學衰。罔知決擇。傳於今有純有疵。幸而有知道者不絕於世。其不至爲所擯抑棄置者蓋寡矣。某於此處茫然實無所見。安敢語於著述之事哉。而先生蓋知道者。乃亦爲是言。亦豈教學相長之意哉。然其所以掖引扶誘。以冀至夫知道之境者。則大賢與人爲善之心。不能不感。且用自勉也。

陳廷敬與汪鈍翁書

堯峯與試博學鴻儒。入選授編修。陳公所薦也。後以在史館與同事不合。假歸。遂終身不出。與足下別久矣。昔別壯也。今髮蒼蒼齒搖搖矣。以吾念足下。知足下之念吾。而不謂其非舊吾也。日月逝邁。道德不進。修名不立。竊祿於朝。欲如足下。托跡邱園。不受當時之責。烏可得哉。易傳有云。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每誦斯言。頭面頰熱。汗流浹體。誠不自禁其愧且懼之動於心也。御史大夫。古之三公之職也。位可謂卑。而任可謂輕耶。位不卑則受位難。任不輕則稱任不易。知其難與不易。而尸位曠任焉。顧念名義。其可泯然默居而已耶。此其所以既愧且懼之動乎心也。傳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念國家厚恩。尙欲因事納忠。報酬於萬一。未便敢決然爲自私之計也。漢唐人拜官輒數舉賢。以自代。朝廷視舉多者。往往進用。語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舉。蓋亦因是可以察其舉者之賢否。而知其所舉者之才。蓋嘗蓄此念矣。今世卿大夫士。鮮自重。至使世疑其沽名聲。少實用。是以遲迴於中而不果也。足下讀書樂道。如天雲卷舒。其視僕爲何如耶。古之聖賢。莫如孔子孟子。孔子孟子所遇之時最難。而終不肯少貶其道。變其所說。而易其所守。今朝廷清明。聖天子在上。而直以卿大夫士之不能自重。取疑於世爲解者。吾誠不知其

何心。足下其謂之何耶。足下所樂者孔子孟子之道。孔子孟子所遇之時如彼。栖栖皇皇。游於列國諸侯。卿大夫之間。未嘗一日不欲行其道。不敢於山林泉石偃然俯仰。與世遂絕也。今足下所爲乃異於孔子。孟子矣。且主上親拔足下於儕流。疊有恩禮。視衆人爲獨厚。或未宜如此而遂已也。足下竟何以自解耶。久不通書問。因風略及。惟裁擇而教之。幸甚。

陳廷敬答魏無僞書

李君來得足下書。意甚勤厚。以愧以慰。足下名賢子。胚胎休光。耳目濡染。得於心。被服於身者。將遂致其用於世。以大其施。僕樸樸固陋。學無師法。少日好爲辭章。無用之虛言。又才質所限。不究於成。遂復廢罷。雖縈繫簪組。自度材力無經世之用。常有山林之思。欲得一意靜坐。纔補小學一段工夫。乃今問於僕。所以立身行己者。豈非執盲者而問之途。在僕詎不可愧也耶。顧所以爲慰者。以足下名賢子。耳目所見。聞得之心。行於身。以致用於世者。非僕所敢望。而猶歉然不自滿假。雖以僕無所知識。無所成就。猶勤勤懇懇。下問如此。此其進益。甯可意量。至使不肖如僕者。亦得蒙被光采。以自託於一日游處之雅。使忘其譴劣。或亦奮竭其不肖之才。以得稍進於道。此其所以爲慰也。雖然。承足下之問。而僕無一言以答之。則幾非愛助之意。亦望足下養益深。學益進。益廣大受之地。至於擇善之精。固執之一。足下所親承於父師者。非僕所能窺見也。在足下勉之而已矣。僕近來殊無意於爲詩。雖偶爲之。亦不能工。足下年正少。詩已工如此。後之日益工者。甯詎止於此耶。以工於詩者。求進於道。又豈僕之所可望者耶。詩卷暫留。小遲附內。尊翁老先生未敢專啓。區區之誠。惟以時保攝。以慰思念。不宣。



陳廷敬與韓侂園書

分袂以來。七易年所。時有人至。便問興居。極知佳勝。前接手書記存。情文備至。筆札之工。有加於昔。伏讀數過。千里外。遂如覲面。可勝歡慰。生平知交落落。如吾兄者。能復有幾。異時山林泉石。投老餘閒。關門學道。性命之友。舍吾兄其又誰與。此往日之素心。倦遊思歸。繫念彌切。仕宦之味。今已飽嘗。迂怪成僻。比昔更復可笑。雖身嬰塵網。此心如坐深山。堅白自守。誓不取公家一錢。已習慣自然。人亦不以爲異。不以爲同。如世間無此人也。蓋自昔家世所遺。薄有治生之業。節身儉用。足供朝夕。以此都無求於世。而二十年來。蕭然皆盡矣。然守其困約。不敢變者。亦實不能也。蓋其平生性質。不能以其所不能者。強之使能。此與吾兄三十年寒窗燈火時。所深知而篤信者也。亦何足道哉。然每念吾兄家居澹泊。亦竟愛莫能助。故人知我。但區區鄙懷。不無自愧。亦惟故人愛我。是以具道其所以然者。不覺瑣瑣耳。長安路回首。使人索然。又恐吾兄徒有跋涉之勞。斷可勿萌此意。非相知之深。不敢輕率及此。附寄薄物。惟笑存之。不具。

汪琬答王進士書

王進士名士禎。世稱漁洋先生。爲國朝詩人。與公在京師時。爲文字交。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殮。又不書。此皆其大者。更得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

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敍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賢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蠢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愧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汪琬答陳靄公書

琬啓。前倉猝報書。愧無以仰副足下之意。茲者休沐少暇。故願更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旁採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說。爲之折中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間。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奕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譬如驅鳥合



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峯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爲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卽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顧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裁答。琬再頓首。

李因篤與顏脩來書

康熙乙未詔舉博學鴻詞。先生名在薦中。以母老固辭不獲。旣試授翰林院檢討。力請終養。齋疏跪午門外三日始得乞假歸里。

曩過燕臺重親有道。晤言未悉而班馬促旋。年翁倦念故人。不使雲泥懸望。接塵屬飲歡若平生。六翮高

騫攜手孚於金石。南箕北斗。足翻明月之詩矣。別來偃臥山中。絕不聞門以外事。去春亭林先生見訪。始知年翁有苦次之哀。倉卒東還。事皆合禮。猶憶吾兄通籍後。輒迎老伯入都。弟嘗就謁堂端。一承杖屨。典型淪落。觸事悽然。方期遙賦大招。薄展生芻之誼。而弟適爲虛名所誤。致諸公謬采上聞。號泣控辭。半載殆無甯日。甫得儼鄉兩臺垂憫。取結移咨。乃部駁既嚴。而溫綸復再三敦促。不得已。至舍白頭老母。匍匐京師。繕疏陳情。扼於當路。淚枯力盡。溝壑是甘。幸總憲魏公爲弟密題教孝一疏。又流涕而奏。聖心惻然。可免考同歸矣。遠荷榮雲。寬其疏節。且命爲老伯作追輓之什。此固弟之夙心也。眼底疲於應酬。至衄血二次。無一刻得暇容出京時。於畿南近邑爲之。並評閱尊集。覓便鴻寄上。萬不敢忘。見贈大篇。推獎踰分。非謫隨所敢當。匆匆附謝。病眼昏暗。屬舍姪書。統冀鑒原不一。

### 田雯與顏脩來書

田公由江蘇巡撫調任貴州。此其卸任時作也。

花明柳媚。春色一新。福履增勝。惟有時切懷想耳。人事變遷。江鄉又一局面。值弟離任之日。大費周旋。苦衷難言。而考核之疏。皖城公頓易初念。置之二等。仕路嶮巇。從此跼伏泉石。大合夙願。不復再作妄想。殊自快也。新撫軍元宵後卽出都南下。乃特命趨裝。不能少停。懸揣其車轍所經。定有泰山一路。弟意欲煩吾兄候於道左。爲弟懇懇囑託。弟於三月內卽交代閩仙。雖爲去任之官。而交前接後。頗有關涉。非藉吾兄爲大護法。又誰職其責哉。撫軍係敝年伯。素在教愛之下者。若非吾兄鼎言。則聖賢之用心行事。固非庸愚所可測識也。如何如何。望深思而自得之。倘吾兄愛弟之深。憐弟之拙且勞。用力一言。則受賜多多。

矣。更望早賜回音。以慰鄙懷。桐江又信來否。錫鬯又駐石城。正促其捉筆也。夏秋間在吳門。定爲吾兄購一青衣報命。餘不悉及。北望翹切。

施閏章與顏脩來書

康熙中。詔天下舉博學宏詞。就試京師。先生名在舉中。故書語及之。

辱書得尊公先生表傳。及佳詩一卷。悲喜併集。悔曩者不稍停東魯。執手晤於洙泗之間也。一別遂爾九年。少壯幾何。脩名不立。自顧蒲柳。早彫重迫暮齒。平生記問。十九茫然。豈可復應宏博之科。作後生伎倆。乃官司敦迫。不許盤桓。觸暑就道。抵都下。應酬喧冗。便復委頓。蓋自去冬十月寒嗽。至今未得霍然。筆墨意盡矣。感德同世行。力疾作誄。不揆鄙拙。又點竄大篇。庸匠代斲。其心則苦。千秋之業。當刻毋寬。僕自金陵讀牋刻。已私目以健手。頃阮亭先生比鄰接巷。每論詩。輒爲首屈一指。今序中引以爲重。蓋實錄也。諸詩伯持論。近多以宋駕唐。殆爲庸附唐人者。矯枉去唐漸遠。山海之喻。寓有微尙。知己能不河漢其言乎。風使冀有以發吾覆也。使者索報。對客草勒。不一。

孫在豐與顏脩來書

自春明拜送絳帳南行。依戀之私。旌旆同馳。雖仰斗瞻雲。未足寫其勞積也。恭惟老夫子榮任以來。道履清勝。諸事多福。慰藉慰藉。在豐以散材而逢匠石。斧琢所加。欲使成器。在夫子聲名自遠。出韓歐二公之上。小子何人。亦同李翱蘇軾之遇。其叨榮非分。真異於尋常萬萬矣。寸草春暉。何由報答。惟是力行困學。期於無負宮牆。而基薄牆高。汲深綆短。常恐不克負荷。如何如何。在豐於夏季之八日進館。入則有受書。

問字之勞。出則有賃舂索米之苦。獨居顧影。神形俱瘁。兼之函丈遙天。指南無自。茫茫塵海。深以隕越爲憂。必得老夫子錫以渠誨。示之周行。或不致迷罔無從耳。伏冀俯念樗材。無忘葑菲。倘遇使鴻。時賜郵寄。天上嗣音。不啻親承風旨矣。秋高露白時。家君尙容晉謁龍門。頓謝生成大德。以申御李之懷。先於郵報中。肅函稟候。臨啓不勝翹依之至。孫在豐載頓首。

臧眉錫與顏脩來書

都門侍教以來。倏已三匝月矣。過荷雲誼諄諄。有逾同懷。鏤刻五內。曷其有旣。顯候青鎖黃扉。以慰鄙懷。然屈指亦指日間矣。弟狼狽出都。因覓費之艱。稽遲至於閏五月到任。一入魯境。滿目荆榛。百無一熟。人民寥寥。絕無市集。然固窮之教。分所宜受。猶幸者僻耳。僻則無兵馬之苦。簡則少供應之累。豈料初三到任。卽有皖兵移駐之文。百孔千瘡。左支右吾。至於從前雜差之弊。凋殘之病。筆不能道。以千百僅存之子遺。半爲差徭所驅逐。有鬼無人。有土無屋。竟不成邑。言之於邑。聞之駭絕者。老門臺愛我。將何以教我乎。鄭俠之圖。豈足繪其二耶。李管精明幹才。不必言矣。亦因困苦之狀。日日告退。弟勉留之。亦五日京兆耳。適有使羽。先此附候。入秋尙容差人走叩。馮夫子一札。千祈面致。并道弟地獄之苦狀。生我成我。或援而救之乎。他若掣肘之事。貽累之事。巧婦無米之炊。功令苛求之類。尤不敢述之。左右者。回想丁未連鑣之日。今春聚首之時。其可得乎。惠子知我。幸起之枯鮒爲禱。諸同人處。不及遍啓。千祈叱名。鱗鴻不遠。荒函之罪。統祈慈宥。臨穎主臣。晚弟眉錫頓首。

白夢鼎上某公書

夢鼎頓首頓首再拜老師臺閣下。自龍江拜別。走江漢。今七年矣。未敢修尺素。通慇懃。上候左右。緣愚賤之士。不得志於時。甘心窮餓。無敢復言天下之事。億當世之知。然知己感恩。時時仰望風采。諷誦訓誨。無刻不依依。老師臺左右也。舍姪眉鄉。試回。敬聞垂問。不肖何人。行能無所表見於世。猶蒙大君子不棄葑菲。存之夾袋中。感念天高地厚。與山俱高。與江俱永也。私念章句之學。尚可邀遇有司。卽執鞭冀北。登堂稽首。一吐積素。不謂困頓至此。茫茫海宇。既賤且貧。且將老矣。誰可告語耶。已而思之。與其呼於不知己之前。自取悔辱。無甯訴於知己之前。以求救解。展轉再四。益深景仰。老師臺當代之人傑。吾黨之楷模也。翱翔金馬。傳播金石。振起古人。興動來學。今者負用人之權。具知人之鑑。天下人才進退。無不持衡得當。以爲當世之用。卽一能一技。俱在網羅布置之中。不肖鄙菲下士。骨性猶存。素蒙大君子訓教。許以氣誼。接以文章。一旦棄之泥途。聽其窮餓以老。與草木同腐朽。豈老師臺十年培植之意耶。韓子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況父母師保之前。何妨披瀝甘苦。求救水火也。茲時三十口。待命於窮窶之子。又母妻之喪未葬。兒女之婚未完。人情至此。其何以堪。舍弟館。又以加納入都。百端拮据。自顧不暇。遂竟窮餓以死。實所不能甘心焉。敢求老師臺拔之泥沙之中。置之絀席之上。千里內外。或館或幕。引以一席文字之學。尤所熟嘗。學使諸公。如山左兩浙中州。皆不肖有舊者。懇仰憑高之呼。得荷筆爲役。自食其力。以餘給家。自此借以讀書。尙可鞭策末路耳。臨稟曷勝惶恐悚仄待命之至。

## 葉方藹與顏修來書

比承老先生來訊。審知孝履安善。甚慰。委撰先公墓表。久不報命。非敢忘也。懼一時草率。無以副仁孝之

意也。既又思之。世之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爲之言。然後其言信。夫所謂能言者。非獨學問之博。而文詞之美也。惟其是非好惡。一本人心之公。而不徇時俗爲去取爾。藹之學問荒矣。文詞陋矣。獨其硜硜之鄙。不敢背公道而輕徇時俗。則幸自反而無愧焉。然能言之人不常有。而可言之事又不常遇。生平讀書。見古人忠孝大節。必爲咨嗟涕洟。稱道誦說。況同吾世有至行卓卓如先公者。又辱其後人不棄。命操筆記其事。豈非踊躍恐後者哉。竊有一言。不敢不奉陳者。昔年河間之破。實因王師再入關。而行述中但云畿南亂而已。竟不言其亂爲何。則使後之傳忠孝獨行者。何所據以成信史也。從來兩國兵爭。仁人志士。舍生殉義者何限。前朝之節烈。獨非本朝之深嘉尙者乎。亦何所諱也。輒以鄙見。撫實書之。謹錄藁一通寄上。至於識慮淺闇。詞不稱意。有負所委。忸怩亦何可云。伏惟垂鑒。不宣。藹再頓首。

### 顏伯珣與姪書

姪名光敏。字修來。以進士官吏部郎中。

自四月選庶常之後。日望吾姪南歸。亦不謂甫釋野服。遂登朝班。誠有如今之可慰者。向曾寄詩有身近仙臺之句。彼時不知何見。但覺非尋常贈送套語。而今果復驗矣。且吾姪通籍之日。正值天子親政之時。此中際會。實不偶然。吾姪又何幸也。索米清貧。他人或以爲苦。吾姪志在淡薄。世俗之見。又何足云。但我輩讀書不易。必如今日。方爲有成。且又官樞要。近天顏。身實聖賢之裔。必爲天子大臣之所崇重。同寅僚友之所觀望。吾固知子必非漫無處此者。而猥如流俗人之所言也。今子聲望已在人間。但願子常念何



如不媿科名。是所勉已。從子去歲遊秦。而予便爾無侶。亦不願接見外人。今復倍寂寥矣。言之淚墮。昔人有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甯不悲哉。竊思數年來。我所與卽子與也。三五人中。所志絕不能同。今已局面大異。而我猶故吾。其不相入。子所知也。是又謂對面難逢矣。閉門無聊。獨與六姪爲友。渠幼無知。而又多致。時能啓余誦書當歌。把青荷葉濯足。沼中亦足樂也。三姪作文爽透。有筆致。四姪亦已成篇。汝妹夫近且變化非舊矣。兄弟篝燈不輟。甚可喜。蠲賑二維。學語如鶯兒。小七前恙。頗不發作。差可慰耳。西鄉觀音殿落成久矣。今塑像社翁溪。競爲善事。鐘磬之音。繚繞於泗水間。是又不啻一花界也。城中園桃。今漸成園。每至熟時。恨不得與子共食。所接三株。其甘如蔗。桃花下種梅一畦。今長尺許。不久卽花。晤子無期。殆將憑寄驛使耳。五六月間。有二蹴鞠者來。留連浹旬。此藝較前稍進。無由質子。其人明春或當見子。鄙門。昨子書來。勸以留心舉業。極爲懇款。自維學淺才薄。終無可望。然而讀書之志。初未嘗墮。吾與子弱歲受父兄之訓。經今二十年。朝夕相謂。竊願學今時所號爲迂闊其人者。至於功名成否。又無論也。吾姪平日篤信愛人。孝恭自矢。吾雖不能常自勉。強倣子。今子果食此報。奮翮天衢。以光我先德。使我雖終身蓬蒿。又何憾焉。獨是吾與子。隔歲關處。無可爲懷。祇勉強不作愧心事。以報子。是我所自盡也。餘情縷縷。欲寄恐亂遠人之思。吾姪仁人。斷能隔膜知我也。臨楮怒如。筆不能悉。顧寧老旣同寓。不另作札。煩吾姪一爲致意可也。七月望後三日。叔季玉寫。

宋犖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犖頓首。奉書子昆執事。曩在畿內。會於稠人中。一望顏色。忽忽別去。當不復記憶。然犖竊知執事正直有

學問君子人也。中心識之。未嘗暫忘。邀緣天幸。得與共事。比雖再通尺素。俱寒暄候問常語。茲有一事實關國家大典。而學政所當問者。敢以商之左右。記曰。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鄉先生蓋卽士大夫之賢而歸老而教於其鄉者。尙書大傳曰。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耨鋤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是也。旣沒而不忘其德。乃相與尸祝之於社。後世鄉賢有祀。昉諸此。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漢元始間。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又朱邑祀桐鄉。王渙祀安陽亭。則民自立祠。後世名宦有祀。昉諸此。前明之制。凡郡邑鄉賢名宦。各附祀於學宮。守令歲以春秋二仲。率官屬行禮。典綦重矣。不意沿至末流。冒濫日滋。其弊天下皆然。而江南尤甚。江南之鄉賢祠。則較名宦尤甚。蓋名宦非稍稍遺愛在人。士民莫肯阿好。雖其子孫欲得之於祖父。無可如何。鄉賢則皆其子孫之陳乞。與津要之請託。始而薦紳之謹愿者得祀矣。繼而薦紳之有遺行者亦或祀矣。始而科甲之貤封得祀矣。旣而入貲得官者之貤封亦祀矣。甚至市籍估人。其子列仕宦。則亦巍然祀矣。求之立德立功立言。一無所託足。攷之鄉評公評。史評。略無據依。俎豆之席。羅立駢填。真僞混淆。是非失實。至使正人君子。臨歿以此舉。誠其後人。因而孝子慈孫。不忍以虛名奉其祖父。嘻。可慨也已。士君子有風教之任者。始未嘗不力持。久之而情面所在。稍示圓融。藩籬一破。來者接踵。譬之江湖日東。滔滔汨汨。莫知所底。夫以國家風厲之大典。而凌夷至是。不有大賢執持其後。哉。執事固榮所素信。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廬陵有言。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屈之守。具辨是非之識。毅然決擇。而力砥其頽波。非執事任而誰任耶。按鄉賢名宦。向有咨部之例。各省今皆行之。故冒濫頗少。近准部咨江浙兩省節孝。照直隸例。學院會同巡撫具

題夫節孝屬執事爲政。矧茲事體較重。豈可不屬執事爲政耶。此後有通儒亮節。果應祀典其人。伏候執事核實會咨內部。然後入祠。雖未澄其源。姑窒其流。冒濫請乞。日漸衰止。其於風教裨補。非小。伏讀大疏。有不徇情面語。想見巖巖風采。令人畏愛。卽此亦不徇之一端也。或者軒車按部。所至慨然澄清。並舉從前之真僞雜選者。確核以釐正之。是又犖所欣然拭目者矣。緣吏牘率略。言不盡意。輒奉長書。僭布區區。裁擇不宣。

徐枋與潘生次耕書

徐先生字俟齋。隱居不出。次耕潘耒字。先生門人也。

次耕足下。自古文章名世立言不朽者多矣。而驚才天縱。橫絕古今。當成童之時。擅國士之譽。而卒能有以自立。其文辭不少。概見可指而數也。於此見天之生才實難。非所謂千里比肩。百世接踵者乎。次耕足下。今年始十八耳。而落筆千言。汪洋自恣。辭賦懸於日月。才調驚於風雨。騷人詞伯見而斂手。此不特今人之所絕無。卽求之古人亦所僅有。昔人謂文章風氣。關乎世運。爲足下之挺生。以幾成立。不將大振風雅。起衰扶弊。足爲世道慶乎。而僕則尙有惓惓之愚。欲進之於足下也。昨四月十二日。得讀足下登華山詩。問知足下年甚少。便已驚絕。心中時時有足下。及兒子持足下還山吟。韓蘄王墓碑歌來。再讀之。則益驚喜過當。歎息絕倒。而復不能不爲周詳憂念於足下也。嗟乎。天之生才實難。而耗才甚易。物之尤者。忌必集之。故富極貴溢。災禍橫生。況天之忌才。倍甚於富貴乎。賈誼年十八。誦詩屬文。名振洛陽。終軍年十八。上書天子。發策漢廷。陸雲年十六。爲芍藥賦。辭義並美。王勃年未冠。射策高第。獻頌闕下。之數子者。莫

不抱不世之才。驚天縱之姿。以遊於不朽之林。則其所成就寧有量哉。而夷考其實。率未有讎其才者。獨賈誼辭賦之盛。比於風騷。治安之書。聿稱王佐。可謂哀然有成矣。而乃以銳於制作。紛更無序。以致卒絀於時。識者猶不能不致憾於誼之不能用孝文。非孝文之不能用誼。由茲以談。生才既難。成才尤難。而處才益更難也。有奇才者。必有奇阨。得之太奢。失之亦太劇。盈虛消息。物理固然。所以古來賢才奇傑之士。大都死生契闊。顛沛流離。家道坎坷。身嬰沈痼。其所遭遇。必極人世之所不能堪。有不可一朝居者。然而或成或廢。所立迥殊。則所以處其才者異也。故才一也。善處之。則日月爭光。不善處之。則草木同腐。湮沒不傳。可勝悼哉。可勝悼哉。夫桃李之花。非不穠麗也。蒲柳之生。非不鬱怒也。而風雨以零之。霜雪以籍之。而掃地盡矣。無他。彼固徇其華而未徇其實。有其外而未有其內也。若松柏之有心。竹箭之有筠。則不然矣。所以賢才奇傑之士。其所爲死生契闊。顛沛流離。家道坎坷。身嬰沈痼者。固天之所以阨之。亦正天之所以成之也。第爲松柏竹箭。則成爲桃李蒲柳。則廢耳。雖然。其所以爲松柏竹箭者。又豈異人任哉。次耕足下。僕固未深知足下。然就一二所聞。及往往見足下。詩歌中所稱述。則足下之遭遇。亦良苦矣。僕甚爲足下痛之。而又爲足下幸也。足下既抱不世出之奇才。擅窮人益工之絕藝。而天復以憂患坎坷。玉汝於成。則天之所以與足下者甚厚。而足下其可輕用其才。而輕視其所遭乎。憂患以動其心。窮愁以堅其骨。而益靜其居處。簡其出入。嚴其師友。收斂其才華。充拓其器識。藏其鋒。以需大試。養其氣。以期大成。則異日所成就。又豈古今一才人。能盡足下哉。足下才不患不奇。名不患不聞。而僕之所以惓惓不能已於足下者。有奇才而善成之。成之而善處之也。高密侯鄧禹。光佐中興。功流天壤。元宰通侯。年二十四。則其才

亦甚奇矣。然未嘗以年之太少。才之太奇。而嬰造物之忌。來人世之尤。富貴壽考。以功名終。無他。其所以處才者善也。昔阮籍見張華鷦鷯之賦。而識爲王佐之才。王適讀陳子昂感遇之詩。而知其爲海內文宗。以今觀昔。去人不遠。以足下之才。何難詣此。然藏之不固。則發之不長。試之旣罷。則千里一蹶。故僕所願於足下者。旂常鐘鼎之勒銘。清廟明堂之雅頌。成一代之制作。爲詞林之盛事。立言不朽。與德功齊。豈徒醒齷鉛槧。月露風雲而已哉。語云。千金之弩。不爲蹊鼠發機。又云。衝風之末。曾不能飄鴻毛。蓋謂大器之不可輕試。而力殫者不可復振也。是亦望足下之善處其才也。舉世橫流。知音者希。次耕足下。幸勉自愛。徐枋頓首頓首。

潘耒上某學士書

某聞善爲治者。不務爲求治之名。而貴有致治之實。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後儒亦言有治人無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與盛世無殊。而不能爲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實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今天下已治平矣。百官之職掌。不爲不明。諸司之條例。不爲不備。防貪禁奸之法。不爲不嚴。然而紀綱猶不能無廢弛。民生猶不能不凋弊。天災地變。猶不能無垂戒者。何也。由實心求治之人少。而大小臣工。莫肯以天下國家爲事也。爲郡縣者。但求錢糧盜案。不累考成。民生之休戚。非所問也。爲監司者。但求期會簿書。得免誣誤。官方之清濁。非所計也。有一大事。則彼此瞻徇。有一大議。則上下揣合。如上欲理財。則以開設事例爲經費。裁減工料爲節用。如上欲用人。則越次陞轉。謂之才能。循例保舉。謂之卓異。內廷外闈。莫非委蛇將順之人。早作夜思。無非彌縫掩護之術。視官資如傳舍。視仕宦如經商。自身家妻子而外。更不知



有何事。甚至以忠言讜論爲忌諱。罔上行私爲得計。積習相沿。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皇上重感天變。赫然震怒。抉摘譴訶。諭以洗心滌慮。經各衙門設立科條。增嚴加密。至爲切要。然以言乎致治之本。則猶有進。夫欲致治。則必以實心行實政。上下一體。官府一心。真知天變足畏。民暑足憂。惕然有同舟遇風之危。而相與朝夕講求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耳目心思。相爲統攝。若保母之乳嬰兒。啼笑痛癢。無所不關。如農夫之治禾稼。螟蟲蠹賊。無所不去。則利不期興而興。弊不期除而除矣。若徒恃科條以防姦。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無行法之實。竊恐彌縫掩護之弊。更有甚於前也。假如今制。督撫地方官。與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職。此其所得而禁者。輦下拜往之儀文耳。使在數千里外。私人往來。潛通貨賄。能知之乎。官吏坐贓滿十金者。卽論死。審能如法。則人人皆楊震鄧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遠於人情。則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則必巧爲相遁。掩覆之術愈工。交通之跡愈密。而議者且以爲令行禁止。中外肅清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其才未嘗不能辦事。特患無以驅策而激勵之。於是以其才智專用之於身家。以其聰明專用之於彌縫掩護。設也一變其習。以其爲身家者爲朝廷。以其彌縫掩護者爲拊循保障。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所賴二三大臣爲皇上陳其綱領。辦其本末。以實心實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機大權。轉移天下之積習。開誠布公。信賞必罰。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紀綱肅而民生安矣。某一介草茅。罔知治體。蒙閣下虛懷下問。至再至三。故敢肆其狂言。直陳管見。以爲今日所獻納者。當在本澄源之論。而區區科條律比之事。固可以置而弗道也。

王士正與顏修來書



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宏詞與選者五十人。以彭孫通爲首。

卽吉已久。日望臺旌北來。尋曩昔文酒之會。聊慰三年調饑之思。使來得手書。乃知復有轉假之意。爲之惆悵。都城人海。同志寥寥。不卜何時始獲續西園清夜之游也。大集敍尙未脫稿。遲當奉寄。敝邑兩年奇旱。今歲麥秋已大無。而五月一雨之後。又復杳然。秋禾大抵亦如貴縣矣。加增不訾。都中食指日苦。不給進退出處。一無可者。計吾兄山中尙少此一段拮据耳。吾鄉今科館選六人。頗不爲少。而博學宏詞。止有諸城李渭清一人。其餘大半皆江浙間人。昨有偶爲邗江友人題墨菊一絕句云。由來苦節本難貞。莫向東籬問落英。徵士今年滿京雒。不知何處著淵明。吾兄見之。定爲一軒渠也。諸故人惟愚山朝夕聚首。史館尙未開。尙候監修先生耳。由史飄然遊山。真如鶴立雞羣。可敬可羨。壽老前暫歸里。弟初不知。未得晤送。想時時相見。幸叱致爲囑。臨穎馳遡。藝圃倡和詩一帙附正。孔子家語知聖府有藏板。并顏氏家訓。各惠一二部。漪亭慕廬澹亭皆滿志而皆不取。取者諸君子中止峨嵋一人改編修也。

王士正與顏修來書

訥老卽訥菴。葉文敏公方藹字也。

兩年兄之奉高堂而徒跣歸也。同人仰觀衰戚之容。不勝懸切。若同志數君子夙昔樂數晨夕者。分襟以來。益佹佹如有所失。則弟之懷抱可知也。長涂舟車屢事。得不勞頓否。知日前正營窀穸。幸稍節哀痛。以慰慈闈。是所顛望。弟三四月間臥病幾四十日。承委作傳。大略已就。尙須一芟削。然後脫稿。不至久稽。訥老隨卽致之。渠意必待賢昆玉一札到。弟云方讀禮。未敢通書都下。是以屬弟口致。訥老性素蹉蹉。或近

申作數行候謝之。兼索文字。弟好從臾之耳。如何如何。至十子之刻。葉慕廬林澹亭宋牧菴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爲憾事。且年兄實首商此舉。詎可反遺而登他人。苦塊之中。特自己廢業。若友人代選付刻。義初無傷。祈以集稿卽寄。曹實菴田漪亭刻費先予五金。餘襄事後全寄之。亦無不可。近陳椒峰董蒼水數君入都。慕此舉。皆有此意。而峨嵋書言椒峰尤力。然弟獨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愛重詩品。不忍捨去耳。并此附商。不盡念切。五言一卷。說岩不知收之何處。屢索不可得也。

王士正與顏修來書

自先生銜恤而歸也。歲忽再易。雖弗獲時通音訊。然每晤二孔昆玉。必候起居。顧恨不得其詳。徒深耿耿耳。使來捧誦良書。頓豁積臆。如其西窗一夕之談。聖林聖廟碑版。向曾彙成一書否。大刻拜教。蕪陋之詞。愧未能開大節於百一。乃儼然與詞老如椽並列。汗流浹背矣。承諭真仁人之言。中心藏之。但疏賤力不逮此耳。主上聖學日新。右文崇儒。度越前古。向以纂修入直禁中。竊見便殿讀書。每至乙夜。勿論他嗜好。卽游幸亦絕稀少。此平治根本也。第恐諸司奉行。未必盡體上旨耳。如何如何。先兄節孝錄一冊。蜀道小集一冊。附呈覽教。承委二扇完上。書跡自勝本色。不必苦究真贋也。一笑一笑。令兄老先生致候。臨啓馳切。

王士正致汪茗文書

茗文。汪琬字也。試博學宏詞。授編修。入史館。與同人不合。乞假歸里。與先生爲文字交。甚相得也。二年契闊。方喜連牀。三日流連。忽驚判袂。接手訊備。悉近狀。一再往復。泣下沾襟。嗟乎茗文。昔與同人翺

翔京雒。入則接席。出則聯鑣。睥睨時流。上下千古。意氣何盛也。自鄢陵讀禮。潁川引疾。南海出使。弟旣風塵憔悴。悽愴江潭。兄復躑躅左遷。退歸吳苑。又何衰也。昨者蕪城暮雨。官閣孤檠。相見悲歡。宛如夢寐。竊思百年之中。良會有幾。毋論舊游雲散。不可復得。卽如此夕。剪燭聽雨。共話長安舊事。雖復百端集臆。萬感填膺。由今思之。亦人生之極樂也。卜鄰洞庭之約。數載於茲。靈威丈人。實聞斯語。比聞議裁去。李官深愜鹿麋之性。便當一瓢一笠。從吾兄於七十二峯之間。此願不遂。爲當奈何。承教刻汪王唱和詩。甚慰而弟紀年詩全本。方在崑山。敝門人盛珍示許彙刻。兄當預作一序俟之。說鈴當卽刻成。索者頗夥。昨周樸園以不見全書及畫苑。不得茗文筆墨爲憾。辟疆近況殊不佳。有字到。以明春往迎。文駕過雒城也。西樵尙在里中。周量入都且久。當有信到。以茗文無端去國爲念。頃訊潁川消息。今年秋尙在雪苑。擁伎豪飲。意氣如故。人言公猷死。公猷不死也。附筆一慰。臨風南望。泝切如何。

陳宏謀寄桐城張相國書

州縣官一舉一動。與百姓息息相關。不獨貪廉爲小民身家所係。卽勤惰明昧之間。緩急寬嚴之別。亦爲小民休戚所係。現在隨時勸勉戒飭。冀其各發天良。體朝廷設官爲民之義。不復存自利自私之心。庶幾隨其才分之短長。漸著其爲民之實效。大抵勞來匡直輔翼振德。祇完得一教字。因事因人。隨時隨地。一切引人於善。禁人爲惡。又止惡於未然。懲惡於已犯。無非教中之能事。所以發強剛毅之中。具有忠厚惻怛之意。近世論治。動以主寬主嚴立論。主則不免於偏。常至積重難挽。矯枉過正。所謂寬而有制。嚴而不苛者。乃是一意公平。實事求是。胸中並無寬嚴之見者存也。某學無根柢。從政以來。始覺淺陋空疏。所謂

平時不學用時悔也。卽欲退而言學，實已無及。然偶一開編，或抽繹向所記誦者，參之時事，未嘗不隱隱觸發，可相印證。益信仕途不振，皆由所學之非。動謂仕可不由於學，學亦無補於仕者，尤其同牀而各夢也。

陳黃中與王次山書

昨聞邸報，知執事已拜烏臺之命，得名諫臣，聖明之特簡，肯任言責，賢者之用心，報非常之知，副蒼生之望。後天下而樂，必先天下而憂，區區超擢之賀詞，知無足以相慰也。昔司馬文正論言官，當以三事爲先：一不愛富貴，二重惜名節，三曉知治體。三者具而始可稱真諫官。然兼之者難矣。執事久以直道著聲，輕富貴，重名節，此素所蓄積，固不待言。惟今日之居言路者，非言之難，而言必有當之爲尤難。恭惟聖人以不出之資，勸請求治，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而於耳目之司，尤慎重其選，固將收其忠言讜論，輔養化理，非徒以清要之官，爲諸諫臣持祿養交地也。乃或毛舉簿書期會之末，或漫陳迂愚誕鄙之詞，上無足動九重之聽，下適貽四方之譏，又其甚者，伺探意旨，與時高下，外沽鯁亮之名，中懷欺罔之實，上之所期，臺諫者至厚，而臺諫之自處如此，遂使聖主求言若不及之心，轉有輕視言官之意。蓋臺綱之不振也久矣。不有君子，誰能救之。夫御史之職，本無所不當言，而其要者在裨主德，肅紀綱，持大體而已。至尊春秋鼎盛，大縱亶聰，溥如天之仁，以幸天下。三載以來，澤無不被，政無不舉，至仁至明，巍巍乎漢文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者蠶臣之效忠，每憂盛世而危明主，蓋盛世則持滿爲難，明主則易於自足。當豐亨豫大之時，而人主啓怠荒之念，此君子所深懼也。是以賈生陳痛哭之言，鄭公進十漸之奏，直言極諫，不以爲嫌，而

當時人主亦皆容納聽受。書之史冊。主聖臣直。以爲美談。此誠萬世君臣之義也。今則上有轉圜之聽。而下未聞折檻之爭。啓心沃心。大臣之責也。而大臣則惟以容悅固寵爲能。拾遺補闕。臺諫之事也。而臺諫則以奔走囁嚅爲智。以大有爲之君。屢下求賢之詔。而有君無臣。倡而不和。便辟側媚者進。聲色玩好之端。開防微杜漸。不可不慮。此治亂安危所繫也。夫以唐虞之盛。皋益之賢。廟堂矢謨。有吁有咈。君臣之際。讎可替否。乃成泰交。惟晁錯小子。有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之語。諂子纖兒。藉爲口實。此正所謂一言可以喪邦者也。以道事君。當探其本。而自貴者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今深居燕私之間。用入行政之舉。豈無一事可議。而公卿輔弼之臣。侍從臺諫之列。莫不唯阿面諛。卷舌回聲。牢不可破。無乃遠於恭敬之義。而殆有賊之意歟。惟執事素有比稷與契之心。當必有致君堯舜之術。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乃爲無負聖主之簡擢耳。惟望以至誠憂國之心。絕絲毫近名之念。積忠懇之實。抒切直之辭。要於進規之中。不失告君之體。則明主固可以理奪。引君當道。而天下莫不正矣。故執事今日所陳。苟非有關於君德之大者。則願勿言。御史爲執法之官。柱下惠文。本以彈治爲事。臺閣生風。則奸邪始有所畏忌。而君上之勢尊。古之能舉其職。身犯權奸。不計一時之利害者。不可勝數。初非好爲訐直。蓋其守官之分宜爾也。而今之爲御史者。何如哉。方其未居此官。則昏夜乞哀。權貴之門。以求其援引之力。既得入臺。則方且懷薦達之恩私。聯黨同之聲氣。日揚揚焉。以五品之官。從九卿之後。泰然若以爲御史。固當如是者。緘默奉己者。一二年。其中猥瑣尤甚者。權貴復喜而汲引之。其烈焰流毒。深中士大夫之膏肓。至有甯負君父。而必不敢少忤權貴者。舉國家之臺諫。盡甘爲權貴之私人。士大夫之廉恥道喪。



失其本心。至於此極。此非僅臺諫之羞。而四維不張。實社稷之憂也。而所謂權貴。亦初非有奸人之雄。如  
假月格天之甚也。特以頑頓無恥爲有度。以模稜兩可爲合宜。不學無術。以自是其愚。植黨乾沒。以自神  
其智。此真患得患失之鄙夫。不可與事君者耳。而言路之風靡已若此。萬一有如古所稱權奸者。竊政柄  
以抑揚威福。尙望此諸臣能爲國盡忠。抑其勢而挫其氣。吾知其必無是理也。人人如此。則臺諫之有無。  
何關國事之輕重。與設官之初意。不其刺謬歟。夫雞鳴不已於風雨。松柏後凋於歲寒。獨立之君子當之。  
其必有以處此矣。執事回翔史局者十五年。閉戶編摩。泊然自守。跡不及權貴之門。卓然直諒之節。素已  
取信於世。前此當軸者。屢欲引置臺端。力辭未就。今茲選由主上。慨然受職。想高懷計之審矣。肅白簡之  
威。袖中彈文。將必有在。苟抨劾所加。無繫紀綱之大者。則亦願勿言。至若用舍之辨。軍國之宜。閭閻之休  
戚。皆當舉其大者遠者而陳之。更必洞悉其得失之要。斟酌其可行之實。然後形之封事。乃非徒爲無益  
之空言。若第請朝改一例。暮增一法。以爲解嘲塞責之計。此自有其人爲之。尤不願執事瑣瑣及之也。昔  
陽道州范文正之爲諫官。退之永叔以其不卽言也。故或著爲論。或貽以書。激之使言。惟恐不至。今某知  
執事則非患不言者。故敢以所不必言者。諷執事以勿言。其意與韓歐兩公異而實同也。夫人無不可立  
之節。事無不可爲之時。惟有志者事竟成耳。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真仁之世。田  
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薦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  
之陋。忠節者相望。某昔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歎。知國家用諫臣之得人。乃可易天下之風俗也。聖清之興。  
休養生息於今百年矣。內甯外安。幅員之廣。生齒之繁。跨越百代。獨是士大夫之廉恥名節。遠遜前古。懷



利相接。頽墮委靡。邇年以來。日新月異。雖在草野。竊嘗隱憂。以爲必得有亮節偉度之人。出居言路。則精神足以折衝邪佞。議論可以激發懦頑。滔滔之勢。尙克挽回。執事負英偉奇傑之才。素以名節自期。天下想聞風采之日久矣。今承三接之遇。望冠柏臺。萬望以天下之重自任。犯顏納諫。行道救時。以爲後來忠直之倡。使異日史官記之。謂本朝名諫官。自王某始。豈不偉歟。元之希文諸公。安在其古今人不相及也。某迂愚寡陋。非不知此書所云。皆當世所掩耳而指爲怪物者。特以素蒙深知。愧無少補於左右。且以爲惟此事可以聞此言也。故欲已不能。輒獻其說。縱筆盡意。遂盈數紙。伏暑方盛。起居何似。惟冀爲國自重。不宣。

王錫闢答潘次耕書

某頓首。次耕足下。別三十餘月。其間變故一何多也。喪偶之戚。與僕雖同。而失路之悲。在足下特甚矣。去年夏間。得西歲臘杪手教。知道誼日深。旅邸無恙。喜甚慰甚。然私有所疑。不能緘口。不以復諸左右。發書之日。閏月望日也。而除夕雅吟。已在簡端。日月參錯。所未喻者一也。次耕嗜古好奇。壯游之後。慮必更進。三復來書。清新駢麗之音。勝縱橫博大之氣。衰所未喻者二也。執經石翁之門。可謂能自得師。玉峰史學。賴有傳人。竊爲兩君慶之。若夫子雲伯喈。不足當尊師之一笑。侯芭王粲。亦非賢者所自安。引喻及此。期至於此而已邪。或第求工於詞。而不暇問其人乎。所未喻者三也。繇世俗言之。三者曾未見其少失。然僕敢以世俗願次耕哉。學術之興喪。文獻之盛衰。屬望不過數人。更或委靡從俗。正復可惜耳。雖然。次耕目前所急。又不僅此。商羊旱魃。相繼爲妖。乃數十年未有之奇。都中禁言不祥。次耕無由悉曉。家鄉災變。想

筆墨之暇。亦必時有所聞。高堂弱弟。豈無繫念。樂歲尙無擔石之儲。丁此大災。饔飧何由自給。是誠仁孝所宜拊心南望。不能一日安於賓館者也。不意返旆之期。至今未卜。吾思次耕必非戀彼樂國。而忘其親也。必有進說於左右者。以爲赤手南歸。母子同餓。不若姑留彼中。幸一際會。獲多金壯行色。庶幾上充甘旨之費。下供纂述之資耳。愚竊度之。世俗多侈靡淫樂。以相尙。逢迎側媚。以相說。藏機匿影。以相伺。爪牙角毒。以相勝。而欲攬忠信之轡。推仁義之輪。以逐利於其間。其有不顛仆乎。或者又言入大官之庖。皆有饜飫之色。未聞久託侯門。多交冠蓋。而依然簞子者。吾又以爲不然。京都聲利之藪。輦金而往者。雖多環起攫取者。亦復不少。以某耳目所接。數人於茲。是皆給捷便利。多伎善魅之徒。然而發不必中。搏不必得也。縱使次耕遠遊既深。世事磨礱。已剗方面。就圓然。亦豈能遂與短狐蛟幻猛虎爭食哉。吾恐客愈久。則困愈甚。墮志氣而荒學業。曠歲月而疏定省。實爲賢者不取也。邇來令弟僦居柳塘。距敵廬數里。而近時得走候尊慈起居。稔知窘窮愁苦之狀。都非意中所有。而倚門倚閭之情。迫切尤甚。萬一憂患內攻。寒暑不戒。有一日二日之不豫。數千里外。何由知之。此伯約之遠志。太真之絕裾。所以負痛於無窮也。而況去就之義。大與古人相背者乎。僕媿稱知己。既不能使足下慎其出處。又復不能謀其困乏。今雖負疚引罪。無益於足下。惟望足下興白雲之感。返五湖之濱。慰庭幃之憂念而已。昔人三旬九食。簞食瓢飲。彼皆事親之人。未聞奔走四方。以求所謂養也。若以信志約親爲疑。愚則以爲此非先聖之傳言。不足惑也。何也。孟子之書言孝者多矣。有以循禮爲孝。有以承意爲孝。有以不貽父母以憂爲孝。而其大指不外於竭力守身之義。未嘗專以口腹之奉爲孝也。故孝子之得自致於親者。有分。而聖賢之責人也有方。果以信志

約親爲不孝。是不可致者而責其致之也。若然則絀其志。毀其行。汚辱其身。竊取權勢以爲親榮。牲鼎牢醴以樂晨夕。斯孝之至乎。過矣。況乎窮通時也。得失命也。與其皇皇歧路。求無所得。而約其親。孰若閉戶息遊。授几捧杖。而約其親之無憾於心歟。且太夫人茶藥清操。賢名素著。嗜義安貧。遠近所孚。次耕尤不宜亟亟於仰事之故。馳驅榮利之塗。以爲晚節累也。僕雖愚下。嘗蒙肝膈之知。故敢罄言無忌。惟高明垂擇焉。

沈彤與望谿先生書

沈公爲何義門弟子。望溪與義門交甚相得。於沈公爲長輩。沈公精禮學。所著有儀禮小疏等書。閏三月二日。彤頓首望谿先生閣下。甲子之秋。嘗奉書謹候起居。蒙先生報以手札。未言方湛思儀禮。冀得彤說以開之。夫彤之學識。固不足當此意於先生。而其時又不暇事此書。故未及有所呈。昨於郡城見公子信。方知先生又甚欲悉彤數年所爲而命之詳述。彤益增悚愧。旣念彤於先生。雖未具師弟子之禮。而實以師事。其敢隱匿而不告耶。當彤之別先生於京師而歸也。在辛酉之冬。其明年。館友人徐靈胎所。靈胎具經世才。不獲用。隱於醫。旣館彤於家。遂著文數十篇。策天下事。每一篇成。輒囑彤稽經考古。以訂補其說。時又有從靈胎學醫者。與彤居一室。數以內經甲乙經經脈氣穴諸物相難。彤恥其爲吾身所具。而不知。又傷唐以後論撰有貽誤後人者。爲先著氣穴考略五卷。釋竹一篇。示之。此壬戌春。至甲子三年所爲也。其冬。縣公丁一峯與震澤陳公又延彤編纂邑志。彤固辭不獲。乃偕同志數人亟爲之。十四月而稿具。今獨加訂補之功。恐後此一二年。又不遑他務矣。憶丁巳春。正蒙先生亟稱彤所撰儀禮義。因上書

先生謂自今而後。當循次撰述。以成其書。乃辛酉之後。無所爲。其爲於辛酉以前者。尙寡。而上溯丁巳五年。下迨於今無之。誠自慚日月之易邁。而尤愧有言不能踐。無以酬積累之盛心也。且彤平生固自有微志。而其所以不得遂者。亦有由。今先生憐憫於彤如此。彤敢不并爲先生述之。彤年三十五六時。嘗與交友輩言志。皆曰得位則立功。不得位則著書作文。名傳不朽。彤乃慨然曰。吾德薄才小。舉業無華。度未必得位而有立於時。獨其心頗能窺經傳之奧旨。而其筆亦尙足闡明之。寫之於篇。庶幾於昔賢後學不無小補。則所以任爲己職。而勤修不懈。以不虛父之生君之食師之教。與天地之覆載者。卽在此書與文也。敢徒以傳己之名哉。爾時彤正從事尙書。其後於他經亦各有所解。乃并未成帙。至於儀禮。則以爲自古注家少。聖人之精蘊。沈鬱於是。書者獨多。雖無用於今。而通其意。均足以節情而養性。故丁巳以來。尤汲汲圖闡明焉。而其解亦不過十二三。此非吾志之不克持。而曠其所自任之職也。貧士無田。無錢財。凡一家所需。與交接之費。皆取資於一筆。而吾筆之用。遂隨人所欲。不可得而自主。又身本多病。其筆屢見用於人。則精氣益銷。不得不少休自養。間有移情於雜學。而自用其筆者。要亦開其端於人。而遂以不休。夫如是。故雖汲汲圖闡明之書。且未暇以爲而成。蓋實有無如之何者。亦大可哀也已。茲承先生命。敢不益加自勵。苟邑志功竣。必專力此書。以求不疚己之初心。踐往時告先生之言。且將及先生之尙克湛思也。隨所就之篇次。請正。俾皆是無非。以果有裨於昔賢後學。斯又彤今日區區之志也。倘先生周覽其前後之說。而諒之寬之。則幸甚。彤頓首。

沈彤與沈六如論東湖行述書

前承委校閱東湖行述。其文字如何不敢道。故但就其祖考之稱。世代之數。與三代鄉貫之列。權其可否。以答尊命。誠欲免於忌者之謗議。而不圖謗議之卽是而集也。顧謗議之在弟何恤。獨惜吾兄之崇信於姻黨。今因弟而見疑耳。夫安得不一一爲兄言之。凡行狀之作。特狀其所狀之人。而無與乎其狀之者。故子狀父。而稱父之祖考。必從其父之稱。孫狀祖之祖考。必從其祖之稱。故唐穆員狀父。所云祖思恭。考元休。白樂天狀祖。所云祖志善。父溫。皆其父祖之祖考也。惟明之中葉。乃有稱其祖父之祖考。而從狀之者。之所自稱。不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者。用意惟慎。爲言不順。此流俗無稽之失。不可以爲典也。凡高祖之父。連身數之爲六世。離身數之爲五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勳。乃邕高祖之父。則連身數之也。陳子昂誌父墓。柳子厚表父神道。於高祖之上一世。皆稱五代祖。則離身數之也。按古文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云。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事三世。是祖禰而上。皆身所治。數世離身。實本古制。故韓退之撰薛戎墓銘。稱高祖爲四世祖。然則高祖之父。而稱六世祖也。何所當哉。近世黃太冲撰金石要例。嘗辨此二事。特文略未著其義云爾。又凡所狀之曾祖祖父。與其鄉貫有列於狀之前者。將以太常史館議謚編錄。任彥昇之狀。蕭子良。韓退之之狀。董晉。柳子厚之狀。柳渾。陳京是也。有疏於狀之內者。將以記文章撰著碑誌。韓退之之狀。馬彙。蘇子瞻之狀。其祖序是也。潘昂霄金石例。謂文體之異。隨事斟酌。若東湖行述。固他日碑誌稿本。其三代鄉貫。宜用馬彙蘇序二狀式。則皆承命時所權衡之意也。兄其察焉。嗟夫。東湖之名。雖不出於甲科。然歷仕十餘年。所莅之地。無不卓然有立。我邑數十年之吏於四方者。其能聲未之或先也。乃代公子而爲之述者。至不能數其世。而正其祖考之稱。況能核其事之實。而鋪張之。而



揚厲之。而俾之顯名於一時哉。其亦可悲也已。辱吾兄之眷厚。宜無漏言。故并及之。不宣。

李塉答馮樞夫書

習齋顏先生名元。博野人。李公弱冠。卽從之游。

五月下旬。捧讀來翰。并展佳篇。篤崇實行。潤以詞章。瞻觀數百里內。少其倫比。狂喜呼三弟培同觀。故友閻百詩。嘗謂朝得一士。暮以告人。塉則更甚。平生偶獲佳品。輒熏之沐之。首戴而肱持之。況今顏先生王法乾。相繼捨我。左右將伯無人。惟與舍三弟共晨夕。而恐未能有成也。若得足下一勁輔。講學力學。先聖世道。皆與有慶。而豈僅主客式賴哉。因憶昔年。往謁習齋先生。先生急出。足下書。冀望揄揚。既而再見。三見。問足下來否。先生曰未也。因歎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叫旁一著論。精力已畢。果爾步趨者。安可多得。及今則來教。而深以習齋爲是。時貧甚。遂就遊也。自言望貴。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兄事之。漢儒甚重游學。至於擔簦廝養。司埽塗。不售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多聲氣。塉於先正無能爲役。少年食糠覈。衣鶉結。貧甚。然不敢自棄。人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嘗步往。既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雋。道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愚至陋。而於身心頗有功力。經濟頗有見解。禮樂兵農經史。頗有論著。考古幾過萬卷。皆朋友力。而因深信五倫百行。皆此一倫成之也。嗟乎。人僅欲爲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盡性至命。參贊化育。繼往開來。舍友其何以哉。且今時較古更急。古學術未墜。而孔子猶周流天下。以廣考究。稱孔文子曰好學。下問。故今論人。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豗。歧途眯目。而欲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輒言篤行。恐誤



者不尠矣。足下天分甚高，而又不憚下問，剋期命臨，少俟秋爽，亂窩去敵里咫尺，方將妄託於老馬識路，敢辭往來，其卜日而卜夜焉。

李塏與朱可亭學使書

塏啓。昨在秦邸，傳聞有州縣與執事相商，延塏講學，驚汗無地。及旌節過富平，謬辱隆禮，昧旦前卽枉車騎來臨，楊令闡者失辭，以致鈞駕久候，復行及至，塏知倒衣起迎，則已後矣。追至道左，匍匐負罪，旣屬不便，躬詣蒲城，以修往來。又以開場校士，嫌疑當避，不恭之愆，無可補苴，用是謹以書達，以白其愚。昔王子師赴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已下車辟孔文舉，李邕爲陝虢觀察使，禮下陽城，皆嘉德好士，名臣之盛節也。塏則燕趙鄙人，土直自愧，雖少承父師之教，頗知聖緒，而志力謙陋，以言行則千瘡百孔，救過不暇，以術業則學山文海，登涉未能，折節下顧，徒辱簪纓，至講學一事，又今古攸分，不可不察。古人先學而後講，故魯論曰：學之不講，卽中廢。先博學而繼以審問，明辨也。後人則以講爲學，多事空言，鮮敦事實。且古聖賢講學，如學禮則講禮，學樂則講樂，子游問孝，講以敬，子夏問孝，講以色，難皆因學而辨，因人而發。後儒則高坐鴻宣，或談性天，或訓詩書，闔帽恢烏，人可冠履，而其實不如古學教之切實也。故講學不惟塏不能，抑且不願。年底省親，不日東行，謁會之期，並不能定，惟是高厚雅誼，日勒肺腑，謹呈拙著二帙，求正不盡。

方棨如答謝生書

先公遂騎箕尾，八千里路，消息不相聞，走唁無時，有爲位而哭耳。辱命使銘其埋，嗚呼！何可當也。僕故未

習爲銘章也。見今之爲銘章者，彌不習。見今之爲巨公貴人銘章者，則彌不習。雖微僕而已。起古之習爲銘章，如昌黎柳州廬陵臨川諸公，使見今之銘其巨公貴人之章，亦當以不習爲解。蓋古之應銘法者三：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有一焉，則雖其人無五兩之綬，半通之銅，而有道而文者，不靳與之銘，書之刻之，一片嵌岩，施於孫子，不必其巨公貴人也。而爲之銘者，亦不必巨公貴人，惟有道而文者是使。而今之應銘法者，亦有三：一曰家世，如所云四世五公一門七侯也，則書。一曰官階，如所云四時仕宦三台周歷也，則書。一曰恩賜，如所云金帶內盼玉案推食也，則書。行間茂密，舉體沓拖，如此而已矣。往者佛助魏書，名爲穢史。宋臣之表上魏書也，以謂終篇累卷，皆官爵州名，覽之生厭，不圖今誌墓者，乃復似之。不似之，乃反以爲不當律令，不合時宜。嗚呼！世而無韓柳歐王也，世而有韓柳歐王，設不焚其筆研，惡言詈詞，有倍萬當日錢公輔者，且夫今世所云亦笑不應銘法之有，傳稱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祿之大者，非家世乎？周禮爵以馭其貴，非官階乎？予以馭其幸，非恩賜乎？若是則奚不應銘法之有？雖然，有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者，而橫侈此三事以蓋之，是買櫝而還其珠也。無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也，而空借此三事以榮之，是負千乘致寇至，而爲其先人發笑以自黜也。此之謂不孝，而又將使見之者謂特官人以世耳，爵及惡德耳，恩及私暱耳，是自明揚主上之過，而公與私交病也。此之謂不忠。一舉而數不善備焉。然且曰律令曰時宜，嗚呼！其將胥天下之誌墓者，而爲後人作鎮石邪？僕非有道而文者，一斥不復，無頭銜以焜耀人望，而案前肘後，又率皆韓柳歐王輩遺下冊子，度不可卒變。世棄君平，未有以此事謁而來請，其有之，亦必先以荆公所云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者，與之約三章焉。然後敢拜命之辱，請

者逡巡罷去。今足下方成進士。爲時聞人。恐未肯顧僕息壤。爲先公作此冷淡生活也。先公行應銘法。於古今人所尙三事。蓋皆挾而有之。在下筆時。手一上下耳。世不乏巨公貴人。能赴足下顛蹶之請者。幸留意焉。某月日某再拜。

方苞與孫以寧書

孫夏峯先生少以節義自處。楊左之難。先生傾身營救。幾罹不測。以寧其後人也。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迹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盡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儒。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義言之。

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方苞與徐貽孫書

苞嘗歎近世人爲交。雖號以道義。性命相信。然者。察其隱私。亦止借爲名聲形勢。其確然以道相刻砥。見有利止之。勿趨。見有害勉之。勿避。諒其人之必從而後無悔心者。無有也。顧念朋好中。獨吾子能行此於苞。獨苞可行此於吾子耳。苞與吾子。性各僻隘。才用不宜於時。苟遂衆人汲汲取名致官。雖倖獲之。適足以來時患。其所志者。終豈可得哉。私計已廢。得爲而不爭於衆者。獨發憤於古人立言之道。以庶幾後世之傳。然所爭愈大。則其成也愈難。自有載籍以來。志節功業。光顯耿著之人。纍纍相望。而文章之傳。愈久而彰。蓋數千百年中。往往有之也。豈其爲之者之不樂歟。毋亦所藉者薄。而精氣不足以自存也。苞向謂吾子才可逮於作者。相期以此事自任。蓋謂能盡其才。所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據所已至。不獨苞之無似。即吾子之果異於衆人者。亦未見也。苞近者自悔。向所學皆登枝而捐其本。背源而涉其流。久之當就蕪絕。用是自創。卽欲抱經窮山。以求古聖賢人之意。而家累係牽。日爲事物凌雜所困。吾兄居遠州郡。夙少人事。宜以數年掃除百務。聚古聖賢人之書。沈潛翻覆。使其義意貫達於心。然後擇性所喜好。而力可以幾者。專治其一體。窮探力索。以輔其徑塗。然後行之不息。以待其久而至焉。人生少壯而老。事境參差百出。轉相糾纏。其得從容無爲。委身於問學者。常無幾時。失而不爲。則終不可復。且聰明智慮。當其時濬而導之。使有所載以出。則終以不亡。時過而昏。不能復爲我用。苞之生二十八年。而吾子加長焉。使侵尋

玩。喝。年。倍。於。今。而。所。得。於。中。者。與。今。無。異。雖。欲。不。與。世。俗。愚。無。知。人。混。混。以。沒。世。豈。可。得。哉。

方苞與謝雲墅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懇惻。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誦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毀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於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者。多出於賤貧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於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窮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於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億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視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又嬰久痼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甯。世間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既一無所覩。獨於古人之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於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於身。而又得優游於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坷屯塞苦其生。而并不使發憤於文章。麤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間。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遊吳中。并棹浙東西。未審與



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方苞與某公書

魏環溪名象樞。嘗奉命與科爾坤巡察畿輔。張孝先名伯行。爲江蘇巡撫。值總督噶禮貪縱不法。上疏劾之。幾爲所危。幸賴仁廟保全之。書中所云排擊僉壬。卽其事也。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畢志於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遠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於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舉措以爲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於生者。而大不仁於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則德於有罪者。而大不德於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衆。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其不祥莫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於終。往者環溪。魏公踐履。溘實立朝。諤諤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閒有過舉。未愜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僉壬。然後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聞。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揚於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於聖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待吾



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於湯陸。幸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方苞與翁止園書

先生同族方孝標著洹游記聞。語多悖逆。戴名世採其語入南山集。集序列先生名。遂被逮入獄。後遇赦得出。所云遇禍。卽其事也。

僕晚得交吾子。心口固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遭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噴有煩言。而公固前。雖告者固非。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必資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亦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瀆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於坐。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大人之故者也。僕自遭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旣將以士君子爲所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間。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未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忤吾子。於前所聞。旣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龔鞏祚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鰭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肖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悄戚而應之。鋪敘旣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同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植不忍爲誌。銘。謹撰上表。

王懋竑與喬念堂先生書

八月中。以一字奉候起居。不審已達記室否。解手背面。倏踰三時。中心菀結。無日忘之。昌黎所謂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亦懸懸於吾者。真善道人意中語也。懋竑今春一病累月。幸獲痊可。而根本摧折。無從填補。遂更成怔忡眩暈之症。每觀書不及一時許。輒眩轉反復。不能自定。起行室中。良久乃已。迨復據案展視。而前所得者。都已忘之矣。嘗觀古之君子。用力於學者。必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其堅苦刻厲。有非人之所能堪。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遠。今委靡頹敗如此。恐遂汨沒不復振拔。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以是爲恨。恨爾。他不足道也。數月來。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略有以窺其門庭。

徑路之所在。始知古人去人正復不遠。人自苦墮落耳。自省十年以來。直在利欲膠漆盆中。顛倒過日。而襲取謹厚和柔之名。以自文。思之可恥可愧。使得生數十年之前。及諸先生之門。激厲磨淬。當必不至敗壞若此。竊憫然自傷其不幸。而遺風猶存。微言未絕。則又不甘。遂以凡民自棄。而不思所以振拔之方也。旅寓無他事。常自檢點此心。放逸決驟。都自把捉不住。昔人所云。如馭奔馬。如轉磐石。未有足以形容其難者。彌天罪孽。只自此中造之。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過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更何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館事向已辭絕。邇來忽變其說。再四強留。知己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毋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還。靈高以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朝市間決無安身處。強顏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著落。此事浮沈。一切聽之。此中已無毫髮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置。先生別有可以爲地者。略爲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草草語無倫次。并亮不一。

王懋竑與方靈皋書

別違以來。倏踰十載。前者曾兩致書。亦不記作何語。其時言語文字之禁甚嚴。大概皆非所欲言於吾兄者也。頃者吾兄進秩閣學。侍直內廷。閣學者漢之御史大夫。唐之門下省。宋之參知政事。而侍直內廷。則漢之給事中。唐宋之翰林學士也。其位望爲不輕矣。古之君子。若漢汲長孺。蕭太傅。唐魏鄭公。狄梁公。宋文貞公。宋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所遇之時。所居之職不同。而皆以忠言讜論高行直節著於朝廷。垂於史冊。百世而下。聞之者爲之感慕興起。吾兄之所以自待。於諸君子何如也。則今日之謨謀啟沃。爲國家

根本長久之計。而服天下賢士大夫之心者。其必有在矣。弟雖疏遠。竊願聞焉。聖天子在上。方將追蹤堯舜。掩迹成康。詔旨屢下。愷澤滂流。四海喁喁。想望太平。而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更革。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措國家於太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亦爲無用矣。其在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不遯聲色。不殖貨利。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此皆迂闊熟爛之言。人人所共知者。而爲治之道。卒不出此。若舍此而別爲高奇之論。廣博之說。俱非所以輔翼盛德。贊勳邅治也。自古大臣格君定國者。必以自治爲本。秦漢而下。有儒者氣象。惟諸葛武侯。其爲政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今之君子。有能使人勤攻吾之闕者乎。有能使人事相違覆。至於十反者乎。欲人君之納諫。必自能納諫。欲人君之求賢。必自能求賢。若不取剛明公正之士。以自輔。而一有讒諂諛佞之人。介於其側。則自治已疎。而以格君定國。不亦難乎。此不當爲吾兄言。然朋友箴規磨切之道。不得不以此。朽耄戇愚。無所忌諱。切惟諒之。中朝諸公。弟多在從遊之末。近皆有字通問。而有不敢盡者。抑願以此推言之也。方今延登故老。收召賢俊。凡所建明。已曠然其一變矣。而根本節目之大。尙未能別白言之。至於設施措置之際。亦有未盡符合。而拾遺補缺。裨贊朝廷者。未之或見。欲求宋之劉器之。陳瑩中。鄒志完諸公。蓋不可得。草茅不知內事。萬一其間。或有造浮言。飾邪說。以眩惑視聽者。葵藿野心。竊爲之私憂過計。而未敢以忘言也。易之夬卦。以五陽決一陰。而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其危如此。姤卦一陰始生。五陽皆不能以自立。君

子小人勝負之幾。大概如此。昔人謂元祐諸君子。但知異己者之爲小人。而不知同己者未必皆君子。此亦千古之炯戒也。弟年齒亦暮。疾痛益侵。耳目昏聩。不與一事。欣逢盛世。自託故交。傾瀝言之。不覺累幅。望勿以示人。其有未當。願賜還答。天氣嚴寒。惟道體爲時自重。

鍾淵映答李武曾書

武曾足下。今春足下過我。值僕委頓牀第間。氣息惛然。門者以病之亟也。弗爲通。足下不棄。貽書見誨。所以慎疾者具備。何足下愛僕者深。而急之不啻己若也。獨謂僕之病。由言語不節。與窮覽書史所致。則足下所聞者似矣。而非其本也。僕自幼羸弱。藥石與俱。終歲之間。病常六七。雖復無恙。以逮於壯。而支體侵削。腰僅逾握。僕之得於天者嗇矣。及未病前數月。飲食如故也。動履如故也。然每至夜分。則輒轉反側。申旦不寐。心竊憂甚。舉以問醫。漫云無害。而不知僕之病。其中者久矣。世有和扁。必當察見形色之表。僕既不遇其人。故未久而病。病而旋愈。旋發。不卽治也。嗟乎。僕生平無飲食男女之欲。淡仕進之志。足下所知也。惟中有不可解者。塊然獨處。伊鬱隨之。遇一二同志。與語今昔成敗理亂之迹。賢否得失之數。彌日不倦。否則流覽載籍。以爲千百年古人之精神。皆萃於此。士不遇坐老。其中足矣。斯固性使然哉。被病以來。醫戒曰。不急謝若客。屏若書。病且不治。僕謹守其約。杜門不出。三年以內。委人事。謹起居。卽交好如足下者。歲不過一二見。僕又素不喜雜。遇異己者。往往噤不出一語。人以爲誚。旣病矣。不獲從吾徒談笑爲樂。而顧對臧獲僕妾。較米鹽瑣屑。刺刺不休。足下謂有是乎。夫古人抱病著書。僕不幸有古人之疾。而無古人之才。居恆每自奮曰。人之所以壽者。非獨其形存而已。固有道焉。苟置其心於無用。而年躋髦耄。亦何



異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也。不揣愚陋。思有以表見於世。而復念古人之書。其卓然不可磨滅者。類以神志爲主。僕病且久。觀書不盈帙。輒眊眊然。其神志半已消耗矣。卽不自己。亦終不能必傳如古人。而且。有沈痼之疾。若天假之年。幸而稍愈。僕終將奮力斯道。以無負所志。今日而亟亟焉。固無益也。足下猶以向日之僕而疑之哉。雖然。僕非與足下辨也。懼以不慎疾之故。爲知己憂。故敢白其所以。惟足下裁察。

盧文弨與弟文韶書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尙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年矣。雖幼志而卽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只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爲調攝。念吾房恒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尙無子嗣。雖竊祿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日之膳。茫無端緒。且慚且懼。吾少時性情直戇。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繩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吾弟盡也。我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顧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蓋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之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瀆姓也。然聽其妾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處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吾祖少卽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行走四方。辛勤節嗇。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立於學。精於歌詩。所友皆當世知名之士。盡得鍾王楷法。曩家中尙藏有習字帖一大篋。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



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與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既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欒卻肯原降在阜隸。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寧有常哉。況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見質。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吾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違吾祖之意也。父親績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之事無所不爲。嘗糶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恒自春也。薪有數等。惟莊柴易斯。若松柴栗柴難斯。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值未炊。卽爲佐炊。夏間則日晷又歸家飯。乞糕舖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緩債取租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惟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人。好抄書。亦非世間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願忍持梁而齒肥乎。曳絲而履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短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牢。況並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籍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整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賙恤宗黨之窮者。今卽二親尙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於杭州矣。吾

弟不日卽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棄之甚易。得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吾宗衰微已甚。並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惟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己焉者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祝其先。寧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收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時不忍於遽棄也。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言懲罰。憫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宇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及其父哉。天下好者難見。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旣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宜戒之慎之。如近日互爭墳地。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宜公成之乎。可慨也已。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事。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與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盧文弨與從子掌絲書

所疏不知出處及疑議若干條。具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遭人而問。少有寧日者也。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耶。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蘄。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龐雜。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已經剪裁割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貫通。曉析者矣。今以掌絲之資性。日力計之。吾不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以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掌絲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縷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姜宸英上某公啓

姜應麟字泰符。以抗疏請立東宮。貶廣昌長史。卽先生曾祖也。

老夫子大人臺下。前歲騶從入都門。此時倉皇取道。未獲一陪几杖。至今餘歉。茲者老師以間世之姿。當泰交之會。晝接駢蕃。榮膺副相。數月之間。正論日陳。凡在有識。無不舉手加額。謂太平可立致。況辱知如宸英。其爲慶幸。當何如耶。值茲初暑。伏望尊履與時增攝。宸英才質。驚下凡事。都不如人。自遭變以來。神識荒憤。自分廢棄。不堪與時輩伍。老師猶欲取江湖之敗梗。所爲漂泊而不止者。收植之以冀其異日之扶蘇而蔭蔚。雖萬不可得。然而用意則已厚矣。知己則已至矣。其在於英。宜若何感激而思圖報於萬一也。乃經年鹿鹿。尺幅之紙。未達於從者之聽。其爲疎慢之罪如此。在旁觀者。猶以爲不可。而英竊恃之以無恐者。以老師知我之素。有不在於區區形迹之間者也。茲因三世兄之使。附候起居。兼陳愚款。惟江海涵納。憐而鑒之。外別具先曾祖太常公誌銘一卷。先太常首筆冊封事之首尾。皆老師所熟聞。故不贅述。兩總裁老先生各上書一通。懇其立傳。老師力賜主持。而商榷之於諸同館先生。先人之靈。沒且不朽。又先侍御公諱思睿。太常公從子。歷參烏程宜興相。久著直聲。已託萬門生於崇禎邸報中。代爲搜錄。倘得附傳。亦闡微之一德也。臨稟不任惶悚。宸英謹稟。

### 惲格與王石谷

石谷。王翬字也。工畫山水。惲先生初亦學山水。見石谷畫。遂輟不爲。以花卉稱絕藝云。去足下不覺五日。五日。在田舍。執卷據案。輒思睡。一無所爲。閒拈豪構思。擬成文。究無一字。嘆悶而已。兄不到水庭。鎮日閉門拒俗客。所經營絹素。當更得奇宕險怪之想。然南田不在。卽得意有誰能稱快。叫絕者。卽有之。想吾兄亦何屑聽其妄爲評論。使蒼蠅聲之入耳也。自兄來此。弟素狂不怯人。今乃不能著一

筆間持筆。輒念石谷。念石谷百遍。稍稍得一兩筆。得一兩筆後。輒又慮吾石谷他時或見之也。復爲躊躇久之。弟與兄庶幾稱肺腑矣。而忍視我坐顛倒想中。過五十小劫耶。曹生洞庭秋帆小卷設色。必已甚麗。曹生去時。正遇洞庭秋風。足下尺幅。乃欲與造化爭麗耶。弟畫歸棹圖。因詩未成。尙在案頭也。董思翁畫一幅送玩。曹卷未送。付一贊不。

于成龍與友人荆雪濤書

公在羅城七年。招流亡。脩學校。增陴浚隍。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全州知州。

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獠獠給之種。性悍。設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遷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次清源。同年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與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兒子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拜先祠。別老母。門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可吞獠獠而餐煙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扶掖陸行之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是胆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羅城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



中關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廨支茅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甯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他鄉。卽生亦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四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人。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遂聽其歸。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孺童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讎也。事至萬不得已。則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掠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撞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磨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旣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官賞識。列之薦章。遂有四川全州之擢。自數年來。本非



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體。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嘅。

朱彝尊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亦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恆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耶。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轄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泝泝泆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尙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耶。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泝泆泆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脩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

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朱彝尊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及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詞者。固已不伴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遊大同也。筮之得明夷。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齎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默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僖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甯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

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耶否耶。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朱彝尊報汪茗文戶部書

先生曾祖名國祚。明贈太傅。沒當天啓之世。故有闕寺擅政語。先生父茂曙。學者稱安度先生。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遂以所生之草。鋪爲請執事不拒。灑灑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旣以感。泫然不知涕泣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贈於方。書遺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闕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

祖文恪公萬歷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尙書。予諡。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閥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 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先生以試博學鴻詞科。由布衣授檢討。被命纂脩明史。總裁爲桐城張文和公也。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閣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藁。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眞之儒林。其意以經術爲經。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歧塗。黜宮軒。輕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 陸隴其答徐健菴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門。故雖知己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靡刻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硜硜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髮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羣書。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隴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汨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間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例道學傳也。非必薛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闕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至以諸儒之



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闢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菴。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明。雖毅然關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未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彪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朱程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

茅星來與友人論孟子書

孟子嘗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則孟子宜汲汲焉。惟以正君心爲急務也。可知矣。顧其告齊梁諸君。往往就用人行政言之。而及正心誠意者絕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贍者。遍天下皆是也。民之生於其時者。何不幸也。孟子以爲其病在爲人主者。欲專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倉廩實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以實我倉廩者。無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以充之。凡有可以充我府庫者。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斂急而民失其業。關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病。而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以至水旱交作。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蓋特就平陸一邑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爲樂哉。又豈欲去墳墓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哉。而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呼。



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父子兄弟相率而爲溝中之瘠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亂離。孰若此之不亂而離者。爲倍可慘也。嗟嗟。滔滔皆是。去將焉往。此邦不穀。轉而之他。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當斯時也。怨氣積於下。乖氣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蓋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於君上者哉。夫凶年之苦。人所共諒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爲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斯其苦乃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之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其何以堪之。則甚矣。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孟子於是。不暇與之言誠意。言正心修身齊家。而汲汲以用人行政爲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往往於養詳而於教略。非略教也。謂民不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富其君者。痛斥之。蓋君之心雖甚好利。而臣苟有從旁導之以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也。其對梁襄王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夫爲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卽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日操刃而割於人之腹中也。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爲一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且夫白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死四十餘萬人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爲之臣者。爲之畫策以綱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之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斂爲甚也。大學論平天下。獨於此痛切言之。蓋以其禍有甚大。而害民爲最烈也。夫當時之君。豈誠讎視天下。而必欲竭

其脂膏。以困苦吾百姓爲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爲吾子孫萬世之業耳。然而六國累世之所積聚。爲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積聚。爲漢所有。漢濟之以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各安其居。各樂其業。於是四海歸心。享國長久。然則彼六國及秦之君臣。所以日夜計議。以聚天下之財。而欲以爲子孫萬世之業者。適以斂天下之怨。以爲漢氏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哉。漢以後其最號寬大得民心者。推唐與宋明。而宋西北皆鄰強寇。歲輸金帛億萬。猶時入犯邊。又遇郊賞賚優渥。至致仕官皆給半俸。蓋其用度頗廣。而其時田賦猶極輕。他雜稅亦少。則未至若後世所取之多也。然其亡也。猶有餘財爲元所有。元祖使后視之。后不視曰。吾恐子孫不能守。亦如宋之爲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鑒遠矣。然則人君亦憂德之不足耳。多財何爲乎。

彭師度上嚴瀨亭副憲書

某謏劣下士。荷先生通家之好者。三十年於茲矣。入都以來。頗欲以襪線之才。待用於門下。承先生揖之座右。賜以酒食。相見之懽。慰勞之切。意勤懇懇。若憐其落魄。而思有以振之於泥途。蓋未嘗不翹首而思企也。嗣是以後。先生之位日益高。而某之窮且困益甚。色沮氣蕙。掃門爲慝。遂至咫尺之間。不啻萬里。然微聞扶掖鄉俊。獎借不絕口。雖身在疏渺。又未嘗不鼓舞踴躍。歎爲盛事也。客況淪落。自傷不遇。無由屢望清塵。一吐肝臆。茲者失意成疴。渴思還里。聞朝廷新令。許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而先生有薦賢爲國之柄。敢竭其愚瞽。以冀俯聽。李固曰。養身者以鍊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今中外師師濟濟。不可謂無人。而以憂勤之聖主。竟不能收得士之報者。用人雜而成格拘也。皇上怒一方之紛擾。憫百姓之流

亡。恐克復城邑之後。兵燹瘡痍。撫綏倍急。故欲得慈惠之長。忠信之師。以奠定其地。特開保舉之端。不循資格之故。甚盛典也。近聞朝士意向。仍屬廢棄之舊老。罣誤之遺紳。雖不失人。惟求舊之意。而草茅縫掖。一無拔擢。豈聖天子不次用人之至意乎。先生以蓋代之鴻名。當邦憲之重地。其所保舉者。當必有瑰異之行。奇特之才。人蓄於夾袋中。而某則願有請者。與其保現任爲超遷之階。寧若赦註誤爲自新之路。與其獎世俗杜雌黃之口。寧若收寒俊儲薪樞之用。況已仕之人。素享逸樂。宜乎黼黻承平。不能經營禍難。惟草茅之士。掩抑因頓。其受苦既深。而老才益鍊。苟得名位。則必痛自惕勵。以報所知。若其身負瑕疵。不堪蹉跌。又必力於改圖。以蓋前愆。此必然之理也。今國家令嚴法重。知略有不當者。輒議罷斥。其畏縮而不敢言者。不知其幾。若保舉之事。得言矣。又不暢所欲言。而伸拔俗之見。又何時而得言乎。或以進賢有翟璜之賞。不實有王丹之罰。苟非生平所素習。則不能輕舉。卽信矣。能保於目前。而不能保其既往。則無所知長之人。適足爲舉主累耳。此其事亦或有之。然未可爲通論也。長吏之事。所貴者廉能。今則安疆欲其休養。所重在廉。危疆欲其扞禦。所重在能。必須委之以事權。無人得以掣其肘。而後可以盡其才。有志之士。出於今日。必且懷忠肝。蓄義膽。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又安有敗檢穢行。以負所薦乎。此有以信其必不然矣。然吾聞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起而身任其責。不避謗議。首先抗言。然後所舉得人。而黜陟咸當。而歷觀史冊。亦寥寥其人。蓋非無其人。而權之所操。有專有不專也。漢之時。田蚡以武帝好文。黜道崇儒。多所銓敍。公孫起客館。海內士沛艾而進。然以董仲舒之醇謹。韓轅歐陽之明經博古。申公之篤行。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其所與推轂者。乃出於王臧趙綰之流。豈真知人之難哉。人情好軟美而

畏奇拔。樂詭隨而惡質直。所由來矣。先生人倫璣鏡。無破拘攣之見。申崇竝之議乎。江南奏銷一案。罷斥萬餘。以分毫之逋欠。遭森嚴之重科。禁錮數年。極重難返。雖改業死亡者已多。而青年潔行。沈困里閭者。亦自不乏。進士如錢中諧。彭孫遜。孝廉如計東董俞等。皆有通明之才。可備任使。先生能乘此機會。陳其冤而舉之乎。如某者。跡弛鈍朽之士也。罕有攀援。時逢謠詠。雖毛義有捧檄之心。而援引無馬周之路。行將策蹇歸鄉。終老衡門矣。辱長者交誼有素。陳其區區。幸不鄙芻蕘。一加裁察。

陸耀復戴東原書

東原名震。精於治經。素不喜程朱之學。故書中隱隱規之。

來教。舉近儒理學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爲意見。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所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則駭名之一念實爲之。蓋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爲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家而已。未可以虛而附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惟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以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毫釐影響之間。若盡舉朱子之創社倉。行荒政。難進易退。知無不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化行於民。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以爲理學真儒之左契。則嬰相之圃。僅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而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行己有恥。田箕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能用力於此。庶幾於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從事文抄一編。大指如此。惟是所見不多。網羅難盡。淺人易眩。決擇未精。其中不無遺

憾。是以未敢就正。今大教諄諄。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獻其醜拙耶。人便附上一冊。耀再拜。

陸耀與錢巽齋論文抄書

蒙駿武學博讀書說。及不可譏笑時文。又臨川別籍異財議。非是誠粹然儒者之言也。然蒙竊有說。未知其有當與否。凡讀書之說。一則淺學之士。怠惰苟安。四書講章而外。不肯稍事旁搜。此當教之讀書。以廣見聞。一則異端之學。直指心體。以讀書爲贅外支離。而塊然與槁木死灰可異。此當教之讀書。以資窮理。乃今日學者之病。皆不在此。於六經誦未上口。而傳注之異同。則言之甚悉。於諸史閱不終卷。而史才之高下。則論之頗詳。其詞賦雖揚馬班。蔡不足爲工。其歌詠雖潘陸徐庾。不足爲麗。若云學在躬行。則夢寐何嘗偶及。道在日月。則畢生詎有纖毫。然而馳騁泛濫。窮日繼夜。勤而無所。愈多愈失。國初諸儒。間有能言其非者。今則時文之外。羣然俯首於詩賦一流。以自矜其淹博。以爲學如是止矣。武學博者。乃獨傷之。而爲說以示曰。孝弟謹信親愛而後學文。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後末。合以從事之。謂學。竹簡木版。手披口誦之。謂讀書。歷引孔孟言學之語。以證讀書之僅爲餘事。此其意何異。謝上蔡強記古今。程子以爲玩物喪志。真西山日讀左傳。朱子以爲不知急務乎。其人名不出鄉里。官不過司訓。而著書警世。有出於恆情之所不到者。又焉可不急爲採錄乎。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則如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



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未必不中。三公皆本朝之大儒。而其言無不與程子合者。可見此事不必以詩賦策論與時文相軒輊。得則皆有所得。失亦皆有所失。往時有與吳門程佐高書。曾極論之。虞山顧古湫爲拙集序文。不謂然也。然當時實未見清獻公諸人之論。今則所信益堅。卽教子弟亦不以此爲汲汲矣。詩賦策論雖均之不得真才。而其人之好尙學術。尙可因文以窺見一二。如賈誼與董仲舒。自是兩種學問。姚宋之詩。與宋之問沈佺期。定是各樣筆墨。若今之時文。則人人孔孟。字字聖賢矣。暗中摸索。止辨其文之工拙。而不足以知其人也。魏叔子陳午亭朱竹垞諸人之餘論。似不可不存以待方來耳。大功同財。何嘗非聖經遺訓。但歷數親串之中。有宗族同居。而不彼此詬誶者乎。凡人遠則和思昵則相狎。親親之仁。不在同堂共爨。是以三代之得天下也。衆建親戚。使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乃至制民之產。亦必析之又析。一夫受田。只食八九人而止。餘夫及歲。必別授田百畝。分形連氣之人。未必卽在八家同井之中。其有越陌度阡。而藹然相接者。惟有定分故也。各惜其財。各勤其力。然後有無可以相通。患難可以相救。遂天下之至私。乃成天下之至公。此道不行。人無定志。少可凌長。衆可暴寡。骨肉之間。遂生嫌隙。乃安得以九世同居爲可必能。而勸人別籍爲非篤論哉。匪獨此也。割股事親。豈非孝子。未婚守節。豈非貞女。然而皆非聖人之中制。王道本乎人情。蓋在此也。今誠不敢教人以出分第爲子孫計者。不可不深長思矣。吾能必之於子。不能必之於婦。能必之於婦。不能必之於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利相競也。勞相諉也。其有百年不散之筵席哉。天下有名甚美而實不濟者。此類是也。以上諸條。未敢自謂必然。恃知我之不棄。幸有以相復。不宣。



陸耀與錢巽齋論行述書

伏讀所著令先妣劉宜人行述。其體例稱謂。一遵果堂沈先生之緒論。甚善。然竊謂行狀之體。如上太常議謚。史館作傳者。宜用公狀之式。不復參以作者之意。如子孫自述其先世德善以求誌銘者。乃本哀痛之餘情。發祈請之至願。必宜從乎作者之自言。而稱其祖父之祖父。悉以作者爲主。父之父爲祖。祖之父爲曾祖。今果堂乃據穆員白樂天爲證。不從狀者之所自稱。而從所狀之人之所稱。何異祖父生時。對父而呼其祖爲父。對祖而復呼其曾祖爲父乎。唐之大家爲昌黎。宋之大家爲廬陵。昌黎韓滂墓誌曰。吾與妻哭之心傷。吾者昌黎自吾也。女孥壙銘曰。始命子弟與其姆易棺衾。命者昌黎之命也。此下治子孫之文之例也。廬陵瀧岡阡表。爲皇考崇公而作。然於祖則稱皇祖府君。於曾祖則稱皇曾祖府君。皆廬陵之自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此上治祖稱之文之例也。然宗族友朋之碑誌。或發乎善心之悲悼。或緣其子姓之徵求。雖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而必兼敘己意。以明不能以不文辭之故。曰君諱某。作文者君之也。曰系以銘。作文者系之也。唐宋名家無不如此。非始於明之中葉。此卽旁治昆弟之文之例也。其於母氏如歸熙甫先妣事狀。則稱外曾祖外祖。邢子愿萬太君行狀。則稱外王父母。蓋又自歐陽公之例而推之。未可以爲非也。且果堂之論。旣從所狀之人之稱。而以其祖爲父。曾祖爲祖矣。而其自述真崖府君吳孺人之題。則仍曰先考真崖府君述。先妣吳孺人述。於題則考其考。妣其妣。於文則考其考之考。妣其妣之妣。旣考其父。又考其祖。於義已乖。旣妣其母。又妣其外祖母。於義乃大不可。此獨不爲用意惟慎。爲言不順乎。凡爲文字。惟求其是。僕不敢以穆白二公爲非。而固必以韓歐諸公爲是。惟純孝之君子擇焉。

陳宏謀寄張墨莊書

士子實學全在講究於平時。非可勦襲於臨試。近揣其弊。似有二種。一則作文不解書理。師生案頭止守時下講章一部。不問精切與否。於經書語句。略觀大意。卽欲敷衍爲文。全無體認親切之處。文不足以載道。學何能以經世。一則秀才讀書。惟知學古。不知居今。應試文策。考據雖詳。記誦雖博。然多泥於古。而戾於今。及入仕途。未免拘迂鮮通。方枘圓鑿。迴不相入。世人以讀書人爲無用。皆由於此。其故總緣不留意邸報之故。黃陶菴先生因館於某當事家。每日備閱章疏抄報。故爲文皆切實不浮。可以坐言起行。愚意城鄉學館中。俱令看邸報。或寒生力有不能。則同邑同言數人同看。費亦無多。凡近日朝廷用人行政。及內外諸臣工條奏。皆得見聞。使之增長識見。見之文策。自更親切。不愧通儒矣。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教。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俾他人易轉。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學問要看得於吾者。境遇要看不如吾者。隨時隨事。以此着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却多少希冀妄想矣。范文正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王文正平生志不在溫飽。夫誠能以天下之溫飽爲己任。則又何暇知有己之溫飽哉。

朱軾與族人書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搜外庫。惟有絹千疋。錄親戚及閭里之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予嘗讀此。不禁流汗面赤。自予總角入塾。輒爲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嘗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我善教之。年二十遊泮。舉族來賀。長老咸謂所望於子。不止是也。丁卯

迄癸酉。三次試鄉闈。斗米隻雞之贈甚夥。吾家赴試者不少。而予獨爲族人所親厚。比計偕北行。長老送予門外。慰勉丁甯。依依不忍舍。迄今一記憶。不覺淚下也。越十年歸里。舉族一爲置酒食。自後歸省者三。丁艱者再。族衆爲釀錢助喜賻喪。不一而足。而予歷官三十餘年。曾無尺帛之贈。此所以汗流面赤於范公數言也。或云。世有挾富貴以驕宗黨。宗黨欲得一見其面而不可得。如錢公輔所云者。公和平坦易。親長長。如未仕時。見人急難。欷歔歎息。解衣分食以恤之。又立祭田學田。率族人以報本追遠。培養後學。公何負於族黨與。予曰。不然。禮曰。罔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註曰。愧口惠而實不至也。予於族之急難者。歎息欷歔。卒無濟於其人之飢寒。非所謂口惠而實不至乎。又與於挾貴驕人之甚者也。先人倡捐祭田。族中踴躍佐助者甚多。學田所資纔百金。經營生息。皆諸伯叔昆季之力也。予何與焉。雖然。予聞贈人者。或以財。或以言。予何以贈族人。於貧者。則曰。勤且儉。以自力於衣食。貧不足患也。於富者。曰。隨分周恤。冥冥中有佑之者矣。或曰。公不能恤族。而勸人周恤。徒貽口實。誰其從爾。曰。予之不德。予知之矣。所以勸勉族人者。爲貧者計。實爲富者計也。幾見有好善樂施而不長子孫者乎。況族人雖歷數十世。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凡人父母祖父母。沒則以不得侍養爲恨。有及事其高曾者。則又相與羨之。至於五服之人。多坐視其困而莫之惜。甚而身享溫飽。而親兄弟有飢且寒者。吾以爲此人。卽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養。縱令能養。而高曾祖父之子若孫。飢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由此推之。上至於百世。苟懷木本水源之思。未有不恤其族人者也。比聞吾鄉連年歉收。族中枵腹待斃者。十之一二。而倉庾陳朽。閉而不發者。亦間有之。噫。何其忍也。顧咸正賑荒問答云。饑民一日得米數勺。可以不死。

計一歲每一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僅有此數。不在饑民腹中。則在富室廩庾中。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閉十百千石不發。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矣。然則除日給外。其餘廩庾中陳陳堆積者。皆堆積死人皮骨血肉腦髓也。夫省一酒食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交際之費。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費。可活幾人。省一布施僧道禮拜神像紙錢牲牢之費。可活幾人。以種種活人之物。而糜費於無用之地。以爲豪舉。是合數千百死人之皮骨血肉腦髓以爲豪舉也。忍乎不忍乎。吾嘗推其說以爲穀粟者。天所生以活人。倘寄吾廩庾中耳。而吾乃竊據天之所以活人者。轉而殺人。殺人者死。而況殺數千百無辜之饑民。罪深孽重。必有奇禍。逆於其身。遠於其子若孫。是廩庾中陳陳相因者。非徒堆積饑民之皮骨血肉。實堆積其身及子若孫之不測奇禍也。由此言之。則救災恤患。施之泛泛途人。所不容已。而況吾一本耶。予嘗書此以自警。亦以勸其惻隱之心。今以勸勉族之伯叔昆季。較金帛之贈爲何如也。

### 胡天游貽侍御王公書

溧陽相公史文靖公貽直也。先生舉博學宏詞。入京嘗主其家。昨歲賜書教誨至切。愛惜期望之意。與川泉俱深。感從中懷。翻復靡竟。天游羈留京師。日益無狀。庚申冬。重以臥疾。薄月幸溧陽。公護而振之。久久羸弱。謝絕筆墨。是以半載來。不獲輸忱貢辭。上請左右。近七月朔。陳禾叔至北。因就相見。得聞起居。及昨在徐州事。信乎道益窮。節益壯。今世矯立特出。未有如公者也。公前居翰林。有所不爲。及遷御史。糾劾慷慨。雖遽歸。至今談者稱重。夫身任是非賢不肖之責。爭事體於得失進退之交。拔奮污泥之中。與古賢者同其道。公自待誠何如哉。雖然。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孔子於時。憂世皇皇。宜一於仕。猶必有所止者。度勢明而審理定也。今公之勢。宜止乎。宜仕乎。仕果有所救拯而匡勗者乎。足以行其意乎。審而度之否乎。抑決辨焉否乎。審且度焉。勿俟游言。假其未然。公一出而終不得施。何若介然以安貞。甚惜乎金玉之美。遭漫毀於泥塗也。故以爲當止者。斷斷宜學孔子。前年禾叔往閩。道還姑蘇。冀其見公。託致愚意。後逢進士趙永孝。乃知公頗欲來。顧尙恐其未信。都下一二諒直者。又望公早還臺端。要之理勢。彼皆有所未辨。愚竊爲公辨之。以其辱知門下。過絕羣等若此。知焉不以告。何所盡忠於公。因陶奉常歸吳。敢奉奏記。道諄悃。惟垂警焉。

沈德潛上大宗伯楊公書

楊公名名時。總督雲貴。爲人所中。革職聽勘。高宗卽位。召還朝。授禮部尙書。

德潛再拜。書大宗伯沈陰公閣下。昔歐陽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於道。不憚數千里求之。甚至過於士之求公。嗟夫。公之汲汲若此。豈若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哉。良以國家得一人。則轉相汲引。至於數世。猶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篤求之如此。其勤此。皆忠君愛國之心。凝結於中。不啻庸人之於嗜欲。卽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豈惟歐陽公哉。凡爲大臣之心。何獨不然。今天下抱道德而通經術。孰有如閣下者。推賢薦能。振拔淹滯。爲己任。孰不有望於閣下者。閣下固今之歐陽公也。往者總制滇黔。宵小中傷。留滯數載。比於司馬相公之洛下。今天子御極。以進賢退不肖爲務。除去一二傾險嗜利之人。而正人君子漸次登用。起公萬里外。畀以秩宗兼領大司成之任。則閣下之所以報天子。思爲國家樹根本。繇遠之計者。誠無如以得人材爲急務也。昔朱子有言。天下事非一二



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雖德業智謀足以有爲。未嘗不博求人材。推挽成就。布之列位。以冀事之共成。又嘗誦諸葛忠武之教。謂諸有忠慮於國者。當勤攻吾之缺。是以得崔州平法孝直諸人之助。方今明明穆穆。千載一時。爲大臣者。正宜留心延訪。廣進善類。以其襄文明之治。今閣下蒞政以來。未聞有所推引。豈天下之大。無有如崔州平法孝直諸人耶。抑或知有其人。而謂國事紛糾。煩重無暇。及於此耶。竊恐狃於自安。月延歲遷。一旦老成漸孤。陽消陰長。其隱匿潛伺者。羣出而投吾之隙。以盡反其局。羸豕躑躅之象。未必不伏於柔道暗宰之時也。方今可以此言聞者。惟高安相國。而德潛地分闊絕。名未通於左右。不敢瀆陳。閣下同朝論政。暇其以是言商之乎。德潛累困鄉舉。白首無成。濫膺鴻博之薦。仍遭黜落。目下飄飄南還。自分老死草野。不復萌用世志矣。但願秉國政者。同歐陽好士之誠。體朱子求賢之切。俾君子並進。朝廷清明。德潛得晏然山澤。歌詠太平。以爲盛世之民。此區區之忱。所望於二三大臣者。庶幾旦暮遇之也。伏維爲國自愛。倍保隆重。謹再拜。

唐紹祖答友人求序文書

辱惠書。重賜大集。復蒙崇獎。過當。欲僕序而行之。足下高才壯年。負盛名於時。人之所以推奉足下。與足下之所以自待者。豈不以斯編爲足信今傳後也哉。而使僕公然標其卷首。幸何可言。幸何可言。然僕嘗有言。吾之有文。而欲得工於文者序之。非特相引重而已。吾文有瑜焉。不可掩。吾文有瑕焉。不可護。吾有其從入之處。甘苦曲折得力之所由。不可不知。三者闕其一。皆不足以序。而非甚工於文。則必不能洞首尾。抉要害。旁推交通。以盡其說。嘗譬之人身。垢癢待搔。而欲使異體者言之。其能無左右相錯。迕乎。又或



有人親見己身所患之處。而此人方病風拘攣。其能運其十指之力。使之快然而無憾乎。今足下視僕。其於文工耶。不工耶。是下誤緣浮譽。深信推引。當不以爲不工矣。此足下見許之意。則可。僕何敢當。然僕重違足下意。便欲竭其駑鈍。以萬一相爲發明。日夜取大集讀之。而獨茫然不得其端緒。知足下之有百瑜。而無一瑕明矣。而其所從入者。何如何者。爲其所得力。僕殆如異體人。不得指說。就令吾文誠工。亦不當在作序之列。而況不免於病風拘攣之苦。此所以臨紙澀縮。而不敢措意者也。僕又竊謂古人之爲序多矣。凡其朋友敘舊出處離合之際。莫不各有贈送之作。觀其馳驟往復。似不難恣意自快。而究竟歸於實。絕無增飾情事。以虛言僞說取笑天下。故久而不可磨滅。於序文也。抑又可知。後之君子。其欲人之序之。與儼然執筆而爲之序者。豈復有辨於此者哉。僕文章鄙野。非敢託有本之說。以自高。以足下工於文。世固多有造門而求序於足下者。故又以涇涇之意爲足下獻。

唐紹祖獻陳澤州相國書

澤州相國名廷敬。著有午亭文編。尊聞堂集。

紹祖三吳下士。生不識耒耜之勤。不爲販負之業。自兒童時。屈首受書。以爲庶幾有所成就。好觀當代名公鉅卿文人才士之所作。而時以己意上下其間。其淺深純駁。不敢自謂得其精微。亦非茫然漫無所識。別以此而求之。欲其闕深偉岸。而粹然一出於正。蔚蔚乎與古作者相追配。以自成一家之言。何其難也。而惟讀公所爲尊聞集八十卷。其歡欣震動。不自知其積於中。而溢於外。當坐未嘗不起立。當食未嘗不廢匕箸。而如有食以飽也。徒以身在草野。無從側足下風。得親炙其光儀。而竊聞一日之緒論。頻年旅食。

京師益時時於公卿間得公之文辭而反覆觀誦焉。既私自喜幸，又間語朋輩以爲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方無水旱盜賊之事，九卿百司非才且賢者不在此位，故得雍容坐論廟堂之上，佐天子有道無爲之化，而以其餘暇作爲文章，形諸歌詠，天子亦親製篇什以相褒贈，誦公之著述者，不獨見性情中正和平，與學問之深厚，亦可因以想見君臣相得之隆，文治之盛，爲千載一時不可得之遇也。然則雖常人猶當知其爲希世奇珍，況紹祖之鑑有識別者，其歡欣震動，豈虛也哉。所由願進於門牆而思任掃除之役，至迫也。顧自以爲讀書學文有年矣，其於世之作者亦知別而觀之矣，而獨未能自進於古，此猶農夫而荅鹵於田，有賸負之名而無所挾以遊於市也。是以思有獻於左右而慙而止者屢焉。雖然，詩不云乎，菁菁者我在彼中阿，言此鬱然之莪生於阿中，則菁菁而盛矣，非莪之能盛，阿之有以長育而茂遂之也。公方今人材之阿也，紹祖鑑可自莪比乎，不得其所，則有掩抑苑枯之歎，苟得其所，又安見無所成就以也。謹貢小詩四章，惟公俯賜覽焉。

段玉裁與方葆巖制府書

葆巖爲方公維甸恪敏公觀承子也。

葆巖制府閣下，恪敏公總督直隸，乾隆戊子延請戴東原師於蓮花書院，撰次直隸河渠書一部，凡百有二卷，首衛河七卷，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陸澤五卷，次寧晉泊一卷，次滹沱河八卷，次東西淀二十一卷，內唐河三卷，沙河一卷，滋河一卷，府河五卷，易水五卷，涑水一卷，清河五卷，永定河十六卷，內永定河十二卷，桑乾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內白河八卷，潮河二卷，榆河四卷，大通河五卷，次薊運河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一卷，內熱河

案此二河草創而未潤色以嗣任總督不樂爲此也此後有余君藩客輔之東原云不配諸水源流古今遷變孰異孰同爲利爲害孽肌分理考鏡具備蓋恪敏實心實政無在不求有利於民有裨於國此書其一端也非恪敏經畫不能覩此書規撫非東原師熟於地理博洽精敏不能年餘遂成此書爲國家鉅製顧恪敏未及進呈閣下方冲年書遂流轉落吳江惟東原師藏其副爲真本乾隆癸巳東原師奉特召充四庫館纂修高宗純皇帝深知戴震天文地理之學精義入神其考正水經注及九章周髀算經等書御製詩篇嘉美頒行洎丁酉卒都門其著述藏曲阜孔戶部諸伯繼涵家此書在焉洪舍人登榜作戴行狀孔檢討摛約廣森作戴氏遺書總序皆記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册嘉慶十四年有吳江捐職通判王履泰者攘竊此書易名幾補交綱進呈上嘉爲有用之書實以同類撥河北改題仍命武英殿刊行聖明天縱一見此書卽知非通儒不能爲故布其書於天下與高宗純皇帝賞識戴震先後一揆豈非千載盛事哉且上所謂有用者非獨謂其考古精覈也亦謂切於今用爲三輔興利除害所必需詳觀此書自禹益山經班志酈注歷代史籍唐宋以來各家著述直隸一省地圖志乘積年檔案網羅宏富辨析精詳因之某山某水經流支流分合名實故道今道高高下下元元本本如觀燎火如視掌紋凡我祖宗洪猷碩畫一一具載國家治水勸農諸臣如欲仿宋何承矩元郭守敬明徐貞明楊一桂國朝怡賢親王諸君子大興水利稻田非得此書無所依據是固恪敏之盛心而邀聖主之睿賞者也夫言必以人重此書履泰冒之不足以重此書而祇辱九重之殊賞亦使恪敏與東原師之美俱湮沒不著且上年冬東原師之子中孚抱曲阜孔氏所藏真本入都與軍機章京龔麟正往刻板處略觀知其悉用原書妄爲刪併略增乾隆戊子以後事實改百

二卷爲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後。原本首衛河。以地勢自南而北爲次也。今乃首永定河。則全失其義例。竊謂履泰何物。乃敢刪定通儒之書。恐失著書之用。閣下文章政事。淵源世美。宜奏明是書原委。取真本進呈重刻。以章聖鑒之明。以發東原著作之光。以懲履泰盜名之罪。究紹聞之實用。助聖代之經綸。幸甚幸甚。全書真本中孚交付玉裁處繕抄。年內可畢。閣下如欲觀此全書。玉裁卽當札致中孚也。玉裁再拜。

費蘭墀與邱南屏太守同年書

謹啓閣下竊惟近世士大夫之風。其在官者。以晉接紳士爲嫌。其在家者。以絕口不言公事爲高。僕嘗得而論之。名公卿負瑰異之姿。懷匡濟之略。其智可以無所不知。其才可以無所不辦。然風土各異。利弊不同。非寄耳目於邦之人。博求而熟講之。則不足以周知其隱蹟。而處之曲盡其宜。紳士之在家者。苟不役志於田宅子孫之計。而思上爲國家稍效其畎畝之忠。下爲父母之邦謀萬一之補。則必擇賢有司而盡其心以告之。然後其志得行。夫身處局外而謀人之事。雖不見信。未大害也。操得爲之權。一舉動爲士庶之所環集。而旁睨聽言之路稍寬。則必有投閒抵隙。假公以售其私。其弊至於不可言。是以在上位者。尤慎之。然僕竊以爲無傷也。視乎其人而已矣。因其人以察其言。則有聽言之利。而不受其害。且夫人之賢不肖。未可概論也。士旣已輕爵祿而懷鄉井。處無求之地。其自愛其言。而不輕於進。固亦猶夫在上位者之矜慎持重。而不輕於聽也。然且有時懇懃切至。喋喋而不已。若近於躁人之爲者。何歟。亦視乎其人而已矣。未遇其人。雖周親密友。姑默爾以息。苟遇其人。雖要津當路。有形迹之嫌。無平生之雅。毅然自抒其

所見而不以爲疑。若僕今日之於閣下，可謂遇其人矣。閣下奉命蒞官茲土，爲公相所倚任，入參謀畫，出布風猷，可謂操得爲之權。僕晉謁之次，恃同岑之誼，稍一傾吐其胸中所欲言，而閣下不以爲迂而厭薄之，非惟不厭薄之而已。窺閣下之意，若深有味乎其言，惟恐聞之不盡，而惄然深自憂其處得爲之地，而或猶有所不得爲。噫，若閣下者，則真所謂其人矣。僕是以不敢終默，而願卒獻其愚焉。僕惟吏治多端，然其關係江左右億萬赤子之身家，而爲閣下之所宜盡心者，漕務而已。江南之賦額，與百姓之生計，皆與他省異。他省之賦輕，民不專以治田爲業，賦輕故多取之而易以給。民不專以治田爲業，故絀於此者贏於彼，而生計不病。江南則不然，每田一畝，賦之重者至一斗八九升不等。視西北諸省，恆以十倍計。貧民佃田而耕之，不能耕，則棄田而轉佃於人，無論爲農與不爲農，其生計皆出於田。賦十倍於他省，則額內之供已困，額外之應愈艱，生計皆出於田，則一事病而百爲胥受其絀。故謂百姓宜竭力以供正賦，可也。謂百姓必傾蓋藏罄瓶壘以飽墨吏之欲壑，不可也。謂漕運艱難，百姓宜酌量津貼以濟公需，猶可也。謂假幫費爲名，侵其半，而以其餘濟公，而欲百姓之令必從，取必應，不可也。且百姓亦既令之而從，取之而應矣。而今歲一令，明歲又一令，前之所取，今以爲少，今之所取，後以爲少，民迫於必從，必應之勢，而所以令之取之者，未有窮，則其病豈獨在百姓耶？有仁人焉於此，苟能以我江南賦額偏重之故，與民力空虛輸將拮据之情狀，力言於上，明勝國重賦之由，則知非必不可更之法。申列聖遞減之令，則知本有可施之仁。籲請再三，不避譴咎，冀以感動聖主哀矜之誠，贊成國家寬大之政，或得勅下有司，視原額量爲議減，則江南之民，食輕賦之福，永永無窮。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則我吳民世世子孫，所爲家俎豆而戶



尸祝者矣。苟未能也。則所以治之之法。其道有三。請爲閣下言之。最善莫如官發帑金以給幫費。酌中定數。戒運丁不得索費。州縣除正供外。粒米浮收者罪之。其次節省通倉之費。以減幫費。既不能官爲發帑。欲省幫費。必先節通倉之費。如此則幫費可減。而州縣無所藉口。策之次者也。此二者皆待奏請而行。又其次則通倉之費。雖不能節。而幫費不可不減。浮收不可不禁。倉費既不能節。則幫費之難減。浮收之難禁。勢也。然減之必力。禁之必嚴。州縣有公然以浮收言於上者。譴責之。浮收過重。經部民訐告者。按治得實。則劾論如律。時訪察其漕書之尤桀黠者。置於法。以儆其餘。爲上官雖明知其弊之萬不能絕。而必力爲禁遏。使不至於大潰其防。爲州縣者。雖相率爲額外之征。猶惴惴然有違法干禁之懼。而不敢視爲當然。肆行而無所忌。或曰。如此。則州縣之浮收。無上官以主持之。欲不浮收。而幫費無所給。欲浮收。而民不應。則州縣不可爲。而刁生劣監。告訐之風日長。勢不至悞漕不止。竊以爲未然。今見州縣而諭之曰。爾第善爲之。有愛民之心。有濟公之才。有約束胥吏之法。則我必汝諒。否則我罪汝矣。見糧戶之上控者。而諭之曰。州縣浮收。誠干例禁。然調劑幫費大難。今據汝呈嚴覈之。苟州縣有肥己心。法無赦。否則爾等當踴躍急公。毋生事也。如此。則兩得其平矣。告訐之呈過多。則以時批發。而緩其提訊。徐而察之。擇其尤者。提訊一案。務在得情而執法。罪在州縣。則法加於州縣。罪不在州縣。則法加於糧戶。而酌其重輕。係的戶。飭量加津貼免責。迹涉咆哮者。責之。包戶重懲無貸。大略視州縣津貼之多寡。以聽糧戶之訟。州縣之所以愚惑上官者。不曰。辦漕賠累。卽曰。糧戶把持。誠如是。亦安見有把持而賠累者哉。然賠累之患。誠亦有之。其故不在糧戶。而在吏胥。役侵吏蝕。而無法以駕馭之。稽察之。勢必至於虧空。故辦漕之先。其糧重



之州縣。必先擇其官之尤昏懦者。而酌量更易之。蓋浮收易。不浮收亦易。酌劑於二者之間。輕之又輕。僅求給幫費而止。則其事最難。於此而欲上不誤運。下不病民。內馭其胥吏。而外以抗運弁旂丁。則非才吏不爲功。誠得一二才吏。收數輕而辦理妥善。必表異於衆。特加獎勵。此欲禁浮收之過重。不可無賞罰以激勸之也。夫既不能如前二策。爲正本清源之舉。則所以隨事而救正之者。不過如此。此策之又次。公相之所得專行於其下。而所望於閣下。爲之講求而贊助者也。其最不可者。或明示章程。以示限制。故添設名目。以貼幫費。是與於浮收之甚者也。明立章程者。同一浮收。昔以爲私。今以爲公。昔畸重畸輕。今有重無輕。則其於民亦既病矣。而貪吏之心無止。以不浮令。猶或踰之。以浮令。後將若何。此不可者一也。添立名目。是昔之爲賦者一。今之爲賦者二。積漸既久。正額之浮收如故。而所添之名。已不可復革。且并其所添者。而亦有浮收矣。此不可者二也。往歲有八折之請。格而未行。去年蘇松諸郡。請於漕帥。欲明定幫費數目。大爲漕帥所訶而止。或以爲此說似可行。然僕竊以爲請定幫費者。隱爲浮收立案。欲俟幫費有畫一之數。然後徐申其折扣收漕之說。漕帥不許。真可謂深知治體者。蓋幫費取給於官帑。則其數可定。取給於漕餘。則其數不可定。但當力從裁減而已。猾吏求便其私。何所不至。勢將多方以熒上官之聽。不可不察也。大抵額內之供。自然畫一。額外之求。斷不能畫一。因其不一。而必欲一之。是改額也。是加賦也。加賦利在國。折扣利在官。如之何而可也。至於漕務之外。則懲訟棍以息刁風。崇儉樸以厚生計。禁民俗之游冶。正士習之浮囂。其大較也。竊謂可以大造吾江南之民者。莫如公相。開陳利弊。指畫可否。以贊成公相之美。莫如閣下。僕是以敢冒昧言之。而智識短淺。加以倉促之間。不及覲縷。更望以此意廣加延訪。擇

其切於民事而不爲時論所牽者。斟酌施行之。其爲利益當更什倍於僕之所言也。旌節再臨。擬更趨謁。以申前指。會室人得疾幾危。料理藥鏹。晝夜迄不得一刻甯。遂乖初願。旣而思之。此事關係絕鉅。豈其以家室憂虞之故。不爲此邦之人。一請命於賢有司乎。雖以閣下之明。江南之士之衆。僕不言。閣下必能知之。而無待於言。卽有待於言矣。江南之士。亦必有言之詳。且核遠過於僕者。然以僕蘊結之久。遇其人之難。幸得仁明如閣下。則所謂忠告善道。竭愚者之一得。以自附於土壤細流之列者。將於是乎在。故甯犯不謀其政之戒。而不可使我於良友有不盡之誠。甯使鄙人蒙不識事務之譏。不可使賢者有千里距人之跡。是以卒布於左右。千萬垂察。無任屏營。

周春答同年錢竹汀少詹書

昨披誨帖。備承指示。昭若發矇。然春狂瞽之言。固因亡兒根觸。亦爲學術起見。更有愚見。敢不再陳。且八股興而人才衰。高頭講章出而經學絕。前明三百年。名爲遵奉程朱。實則荒經蔑古。此宗宋元者之流弊。不得不以漢唐之學藥之。譬如大虛之證。急宜峻補。其勢然也。今則不然。自陸清獻湯文正李文貞張楊園諸公。昌明正學。顧亭林朱竹垞汪堯峰毛西河諸公。崇尚經術。固已風氣大開。不復空疏寒陋。所患久而濫觴歧途。雜出五尺童子。皆知剽竊定字。擗捲蕭客。村塾學究。莫不妄襲拙明。謬沿百詩。甚至以骨董談經。可資捧腹。此又宗漢唐者之流弊。不得不仍以宋元之學藥之。譬如邪實之證。惟張子和三法可施。再用薛立齋。必致狂易而走矣。春自歎卑微。株守江鄉老屋之中。雖叫號何益。伏念先生學府經神。負海內之重望。若與當世二三鉅公。亟起而救正之。此誠學者之厚幸。而春私心所仰望者也。要之漢唐諸儒。

長於名物。宋元諸儒。長於義理。後人更何從置喙。春邇來竊附不賢識小之義。作十三經音略。粗已具稿。雖不過一知半解。然自問餘生。得辨正一音。識真一字。庶幾白飯菜羹。不至虛度一日。祇緣睽隔數百里。未獲面呈。殊覺悵然耳。謹此奉覆。不盡神馳。

曹溶與沈甸華書

蒙示近文三首。於經傳有所據依。讀之喜慰不可量。中有報周元亭書記事者。必以實一段。是僕深切於心。鬱鬱未得發者。今因足下所論推言之。文人好矜奇動衆。自古而有。然理可曲通。事不可以偽造。侯朝宗馬伶王于一湯琵琶等傳。新詭特甚。近於齊諧者流。世雖愛弗信也。君子猶以爲害道。若國家而亂得失之故。人才邪正之辨。在前朝季年者。所係甚大。而三十年來。史官未舉其職。流傳漸以荒遠。草野之紀述。未免各據所聞。見他不具論。如華亭夏緩公作幸存錄。起自爭建儲。以訖寇變。興化李心水作三垣筆記。多載南都事。兩公皆賢。其書人競傳寫。將來執筆者。徵信於是。而書中譏排鄙議。分析流品。往往嚴責君子。於小人特多恕詞。夫君子居貞砥節。孤根寡助。動見否塞。大者繫獄戍邊。小者放廢田里。而其憂時忠上之心。之死不變。雖不見用於世。猶集遠近同志講學。聯屬未散之人心。及其大勢一去。鼎祚盡墟。此正諸君子含痛腐心於地下。蒙罪戾而不辭者。其責之誠當。若小人氣盛膽張。出爪牙以毒善類。本未嘗有一毫忸怩沮喪掩護不自得之色。而兩公乃代爲之諱。以沒其布械肆讒蔽賢醜正之長技。豈小人所樂受哉。寇陷京師。羣臣殉節至數十人。在外死事者指復不勝屈。爲漢唐宋所莫及。而二三怙權之子。覆轍之不鑒。又鼓其狂燄。并江左而空之。其成事已可觀矣。人之賢不賢。兩公固知之甚明。特各有欲報之

私恩而難見其迹。故舉中立二字高於君子一等。使覽者於君子致疑。則所欲報者。且躋中立之列。而不與小人並。其意止如此。而不知有大不可者。中立者。小人之別名也。況止以一二欲報之人之故。慎於許君子。而使小人遂得藉口。恣其凌轢。智者豈爲之乎。方今故老猶存。某某君子。某某小人。皆可歷歷道其實。而二書猶未盛行。再數十年。故老盡矣。而二書歸然留兩公之名。易爲後生小子所推。又無他書以糾正謬誤。其惑視聽而淆記載。寧能測流弊所至歟。足下博觀古今之書。而會其通。諄諄垂戒。當在先正理學淵源。東林盛衰。國本璫禍三案始末。及中原三晉楚蜀之鄉。綏寇以一隅騷動。蔓緣波潰。用撫局誤大計。劃江而居。尙爲逆案諸臣富貴地。其間孰是孰非。孰臧孰否。當犁然胸次。於僕言有合也。釐定其有望乎。人物之林。誠可昌言論。不在忌諱禁格之例。意者其姑待焉。未敢以請。惟賜裁察。

謝良琦再與李爾齋書

研齋足下。鄉者與足下。各爲佛老論一篇。僕意有未盡。又作第二篇。此乃扶翊道教之一事。矧立義頗中正。卽以俟聖人無惑。比聞異議者。乃云我輩欲以此立聲名。至倡爲禍福利害之說。以相訾詈。嗟乎。我輩誠鄙鈍。若禍福利害。或猶未足動吾心也。僕自守雖堅。尙未暇與辯論。獨足下慨然發憤。又作書與王雙白。累累數千言。詞旨嚴暢。僕聞王公頗佞佛。不知何以反覆於足下也。僕竊謂世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道有二。其一。性本豪邁。少時讀聖賢書。多見義理。毅然於天下國家之重。欲有所建樹。臨大節侃侃不變色。撓志不幸。遭世艱虞。知盡力竭。至於仰天泣血。又磊落不能跼蹐。於至掃除一切。姑遊於方之外。希以銷磨其意氣。若是者。僕謂之解脫。其一。役役於紛華。顧戀妻子男女。凡可以求富貴利達者。無不爲。平時聞

道德仁義之言。亦悅於耳。不當於心。覲面目。隨世俛仰。晚節獨處私念。所爲多不合於道。慮人非鬼責。愚者終身持齋誦經。求福庇黠者。借口心性之學。驕語元解。若是者。僕謂之陷溺。二者非聖賢中正之道。然陷溺者。其習染深。雖智不知所救。解脫者。初實無意。當徐審其所趨。此不可不察也。顧吾之所謂陷溺者。則吾既已非之矣。吾之非之者。其說一。彼之所以衡吾說者。其說三。吾之言曰。二氏者。亂道者也。吾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吾之民。堯舜禹湯文武之民。其何敢自亂其道以從之。此吾之一說也。彼則曰。聖人之道。賞善而罰惡。今或善者不賞。而惡者不必罰。而吾之禍福恆不爽。此彼之一說也。又曰。吾之道。身體而力行。士大夫或行不逮其言。此彼之又一說也。今或學士家議論取舍同異。至於玄黃水火之爭。其弊足以召亂。吾之徒數千。守其師說。千百歲不變。此彼之又一說也。吾之一說。因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然是三者。我或不能免焉。此又不可不察也。故僕嘗語足下曰。此在吾修其身以勝之而已。吾身誠修。吾說誠正。則彼之說將自廢。彼之說自廢。則吾之說。不待更端而已明。此又自然之理也。人之生也。有善有惡。猶之教之立也。有中正。有異端。賞罰者。聖人所以御世之大權也。天下有道。聖人以其權賞罰於上。天下無道。聖人以其言賞罰於下。則是賞罰未嘗不行也。其名其實。無敢或淆亂焉。慎之至也。天下雖愚。不求之於不可知之禍福。則彼之一說廢矣。古之君子。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者。後起之事也。虞舜不教人以孝。而天下皆樂爲孝子。龍比不教人以忠。而天下皆樂爲忠臣。其實可願也。自據其實。卽天下不得以其名疑之。敏於行而言立。正其身而令行。則彼之一說又廢矣。嗚呼。自來以學術禍天下者。其害可勝道哉。此不獨二氏譏之。苟有志於聖人之道。則無不深惡之。蓋多議論。則不能無異同。有異同。則不



能無得失。有得失則不能無爭。爭則亂。此勢之所必至者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同德同心。更相讓美。豈以聖人之道。而凌夷至此。使學者知其非聖人之道。則必薄而不爲。苟薄而不爲。則彼之一說又廢矣。三者之說廢。而後呼陷溺者而告之曰。二氏者。亂道者也。此猶不覺悟。則下愚不移矣。今有人於此。其初無意於佛與老也。既入其教。則不得不行其道。故禹入裸國。則解裳順俗也。僕則以爲不然。夫我始之脫乎彼。而入乎此者。非謂此之愈於彼也。其事不可得已也。不可得已而後脫乎彼。入乎此。則其所謂我者仍在也。請卽以裸國喻。國之衆以裸爲俗。則其事必非止於解裳而已也。必有其浮邪奇異之行。有二入焉。一則不得已而解裳。一則不獨解裳。併爲其淫邪奇異之行。此亦不待智者而決其賢愚矣。故僕謂今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陷溺者。已不足道。其解脫者。猶當徐審其所趨。久而後定也。前晤時匆匆起行。足下所與王公書。止讀一過。謹悉其大略。又聞王公雖佞佛。乃是解脫之流。趨向未定。慮足下攻之太急。或反堅其志。成己之過。又慮王公遂惑於異議者。禍福利害之說。自同於陷溺。故悉其胸中所見。再與足下商訂。足下倘另有獨見。遇使人併王公書俱付來。幸甚。此後再有以立聲名爲言者。亦不妨直承。蓋扶翊道教。我輩之事。不當居其實而辭其名也。某再拜。

全祖望寄謝副使石林札

謝名濟世。字石林。爲御史。劾河東總督田文鏡。下獄。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復爲將軍某所誣陷。幾死。得釋。乾隆初。復原官。改補湖南糧道。全公寄書。當在此時。其後謝復爲大吏所劾。純廟鑒其枉。卒直之。



去冬殘臘得邸抄始知執事橫遭誣罔讀其彈章洵洵可畏殆不殺執事不止是日也荆婦輩俱爲之廢食奴子相聚累晷然愚則以爲明有天地幽有鬼神小人蒙不韙以殺人亦非易事卽謂隻手之障力足辦之而方今聖明在上清議炳然必非此術之所得施也曾未幾時而內外交章發露矣今部議休復諒薦紳學士誰不加額速駕以執事之經綸幹力前此未展一二乃從霜雪風霾之中神采愈出從此發抒底蘊以報天子固屬吾道之幸然不可不審所以自處也執事之道甚高非當世巨公所能盡知宦轍所至欲其相忘於勢分之相臨而委己以聽則弗能既弗能委己以聽則卽有掣執事之肘而不得自使者夫執事之風裁整峻而其胸次實和且平倘以賢者相共事其能乳水無惑也悠悠之徒聞執事之先聲而豫猜之則先設成見以相待而執事之於人又以坦率不自持其形迹故益危當斯時也執事委蛇其間則上負九重湔洗錄用之恩而前此之故吾盡喪此必非執事之所肯若其倔強猶昔則覆車之鑒可爲寒心執事涉風波者累矣高堂白髮以噩夢添其老淚亦爲人子者所當念也今幸值解組之後翩然奉太恭人返桂林雖蕭條四壁而魚菽之養隨分可將未必非吾道之幸執事其圖之毛詩諸經解已俱收到并訊近日興居不一

## 汪縉示程在仁

程生在仁由海虞來蘇適予有來安之役遂從予遊焉予念生少失恃無兄弟離其家尊從予遠遊也又念生有意於文學欲被服於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至其憂生也甚切念欲告生必也終身可誦者乎予今以閱歷自得之言告生曰被服文學必與年俱進吾無容驟以盡告生也至若人之所以成人其流

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爲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終身流品之高下。其定於此。吾嘗驗之於身。驗之於人。百不失一。生其終身誦之。以副予望。勿加予憂。

張雲章與陸稼書先生書

陸公隴其。字稼書。官靈壽知縣。有善政。後以大臣論薦。行取入京。終監察御史。

今日人心世道。只是蕩無廉恥之限。未論濂洛一派。卽求如宋真仁時。王元之。范希文。歐陽永叔輩。史稱其以直言讜論。倡於朝。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者。吾不知二三十年中。及見此風否也。有心世道者。自當引爲深憂。先生抱數百年以來之絕學。淹滯彈丸小邑。天若欲使斯人有知。處以臺省之地。出入論思。雖不敢謂中庸之道。遽得施行。其於激濁揚清。必先有厚望矣。雲章問學不足。志氣猶不沒於凡近。去年入闈。有司命題。皆曲意爲主。上東巡及游獵勸駕。胸中勃勃。不覺欲投筆硯而出。顧念爲此。則嫌於好奇立名。隱忍成篇。文無忌諱。亦遂越格。早見斥名。一二同事。有探知其意者。大爲錯愕。因默默不敢發聲。竊伏自念。事雖過激。亦自知恥。一念發出。何至取笑世人。至目爲狂惑也。以此亦欲潛深伏隩。與流輩不相聞。俟吾學有成。徐出問世。倘時不可爲。但得此生與有聞於斯道。卽終身窮餓。亦甘之如飴矣。先生以爲何如。幸示一言。以開昏塞。

王源復陸紫宸書

枉顧寒氣總至。病不得以時報。更辱惠書。推許之太過。喜且愧。敢不白其愚。源恇昧無足數。有志鬱鬱。不自聊。不得已爲文。非欲以文章見者。顧其文與世所謂文人者不類。而諭謂文以至性爲骨。元氣爲輔。無至性。優人之啼笑。無元氣。士木之衣冠。何其言之實。獲我心也。源嘗以謂文人者。士之賊。士不必爲文人。不以文人稱。不失爲君子。蓋無幾。而禍朝廷流毒人心風俗者。古今來殆不可勝數。行誼者。士之本。廉恥者。士之防。才略者。士之用。文人則曰。天下獨有文耳。吾文矣。孰有出吾右者。志卑識陋。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辭。喪身辱名。不顧。干進嗜利。固寵之外。無經濟。而一遇變故。視君父敝屣矣。且夫明季有君無臣之說。源竊以爲不然。熊芝岡奇才偉略。以孤立殺其身。孫高陽身係安危。杜門不出者十餘載。楊武陵之任事。掣肘不得成功。盧九台孫白谷力戰殺賊。而或從吏議。總之。人才之衰。率由門戶。門戶之禍。率起文人。彼以爲吾之身不可一日不貴顯。又不可一日試天下之利害。既不肯身試天下之利害。又不可不以空言較是非。論長短。以明吾之敢言而負大略。天下之人。功名不可一日出於吾之上。而吾之黨則不可不使根連蟠踞於朝廷。是故有用之才。排之惟恐不力。誤國惟恐不至。君父危亡。非所恤。社稷邱墟。非所計。乃著爲文章。盛其羽翼。播之四方。傳之後日。以至國亡君死。身爲亂賊。而大聲疾呼。盛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罪。又或逃之空門。支離悠謬。以爲高。是皆鄉里小兒所羞稱。而世猶或推而奉之。曰。某先生。文人也。見其子孫。不啻忠臣孝子之後。而其子孫亦覩焉。自負曰。我文人之後。是亦文人也。嗚呼。士風之陋如此。仁人豪傑有志當世之務者。可不發憤歎息。深疾痛絕。以爲世道人心之慮哉。源生平服膺者。惟易堂魏叔

子先生丁巳謁先生邗上。未他語。輒曰：有東南第一人。子願識乎？問之。顧景范也。時坐上客甚衆。一面別去。後讀其方輿紀要。乃知景范真奇才。恨與交未深。君子窮視其所與。吾子旣與同里。稱莫逆。卽吾子可知。而豁達露胸臆。議論卓卓不羣。此真源所願交者。但以源與景范先生相上下。又吾子之過矣。華鳳超先生。理學節義。久所向慕。大作凜然有生氣。真所謂至性爲骨者。源亦當附一言。年譜未爲榮。源生平爲文。論兵者居多。而表彰節烈。亦不揣固陋。妄以爲己任。然竊以文章之體。本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托始於奇偶。而創於典謨。其後鑿險於殷盤周誥。發皇於詩禮。練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橫變化於考工。左氏傳。公穀莊騷。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宕逸雄肆於賈誼。鼂錯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於唐宋。韓歐諸大家。道非文無以載。事非文不傳。而使人得之。如藥之可以療病。如麻絲穀粟。可以溫。可以飽。如水沃焦。而火可禦寒也。其體用蓋如此。世所謂文人。於此道誠不知何如。源則茫乎未有得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源之文。亦源之筌蹄也。吾子卽有以知其不足以語此矣。

### 劉大櫚與左君書

大櫚在兒童時。卽知有足下之賢。潔清自持。與世俗殊。向卽欲擔囊往從之游。而事故羈牽。不獲如志。近者於皖城一得相見。足下不以其無他過人。遂有願交之念。出於懇懇之誠心。夫以足下之汲汲於古人。立志行身。幾皆可以無愧。而大櫚方坐於闇昧之中。思一追尋足下之光華。不可得。足下下自知。乃一見卽以古之人相許。亦見其相望之深。相期之厚。則大櫚雖不肖。而其於世俗之不相知。雖累千百輩。其不足爲辱。而足爲榮也。審矣。又何恨乎。大櫚非知文者。足下願出其平生所著述。俾相商訂。此無異投金玉。

於拙工。不破碎毀壞之不止。雖然。大櫬之從事於此。不可謂不久。方其盡心力而求之。軒皇以來。聖經賢傳。以及百氏諸家之辭章。爲日星川嶽。牛鬼蜮神。種種形神。世既有其書。無不求而得之。而不知其解者。蓋寡。則其於足下之文。希風掠影。苟有所測。敢不盡心。夫文字末技也。其於吾人。乃所謂餘事。然見世人。頗不知有此。可歎也。司馬子長。韓退之。所爲文具在世。亦皆蒙謂之好。然使藏去。司馬遷。韓愈。名氏。令人見之。鮮不資以爲笑。豈復能深加賞歎哉。謹撰序文以往。聊用發舒其懷念之情。須相見。乃能盡意。悵望不宣。

劉大櫬與吳閣學書

大櫬再拜。奉書內閣學士吳公閣下。伏惟明公卓犖天授之資。抉摘今古。探其奧窔。發爲文章。珠璣玉璨。颯颯乎長離之鳴。鐘鏞之響。而位勢近於台輔。德澤加於兆庶。閩海荒徼。聞公之名。無不束手斂衽。瞻顧而不敢前。大櫬方孩稚。卽知慕望。竊願裹糧負笈。徒跣相從。而自顧卑賤。巨公貴人。無可通之路。又僻處江鄉數千里外。欲翹首跂足。望見君子之光儀。旣不可得。向風奉尺素之書。號呼請託於門。則懼不見納。是以杜門自守。遙望堂階。茫如梯天。蹶躓不敢遽進。近者客舍蕭條之際。忽聞從騎馳入。曰。明公且至。夫生平愛慕願望之人。十年不見。而猝然羈旅相值。喜出意外。安能默默不以自明。然猶以尊卑闊絕。草茅之夫。拜跪趨承。自慚鄙陋。惟恐獲戾於左右。而自取不敏之誅。明公不嗤笑以爲狂惑。而憫其窮屈。施之賞歎。慨然以樂育天下之材自任。懇款周詳。意思高厚。實非大櫬之初念所敢企及。語云。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明公於大櫬。非有平昔過從之素。一旦橐其文。大其聲。疾呼於儔人會聚之中。以吹埃咳唾。矢口之



力拔擢閭閻孤處之儒生。出之泥塗之汚。而措之几席之上。其爲全活之恩。長養之德。不知將何以報之。且夫負異懷奇之士。非無絲粟之能。可采取者。莫不攘臂慷慨。咸思自致於青雲。而大櫬居閑處約。困不自聊。日月無窮。歲復一歲。欲往京師。應舉求官。念無扳聯之親。投契之舊。朝夕薪芻食物之資。無所取給。誠恐一日失所。飢寒并迫。遑遑焉無可告訴。今則翻然矣。勃然矣。荷明公以爲知己。既有推引之力。又有哀憐之意。竊用私心自喜。以爲獲所依歸。夫負販之輩。苟急所圖。奮身以往。猶不可遏。況當路而施仁。有明公者。以爲之主也哉。

劉大櫬再與吳閣學書

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櫬再拜。謹奉書內閣學士。吳公閣下。向上書後。待命凡四月有餘。不見還示。乃復敢畢其說。伏惟明公鑒其愚。大櫬聞之人有失足九仞之井者。烏獲持長繩千尋。方欲拔而起之。而井中之號呼不止。何者。幸生之期愈近。援救之心愈迫也。大櫬不肖。樸駭粗鄙。才能無可採。而名聲不聞於里巷。爲世俗之所共棄久矣。明公不知其愚。卒然於道途之間。羈旅之際。一見而以爲可取。歸於中朝。執縉紳大夫之裾而告之曰。桐城劉生者。今之昌黎也。自東漢文壇曠數百年。以至於唐。唐興百有餘年。而韓愈氏出而振之。至今未有倫比。以大櫬之不肖。一旦而得以肩隨其際。明公之知大櫬者至矣。其所以待大櫬者厚矣。而大櫬復有所云云。則九仞號呼之說也。自古布衣以大臣之薦。聞蒙擢者。史傳中不乏其人。況今天子新卽位。勤於政理。求賢如有所不及。明公方荷眷注之隆。立便殿。朝夕與天子相吁。愈四方之士爭得明公之一言以爲重。明公不言也。明公而有言。九仞之墜。宜無不起者。夫明公之於大櫬。固不



惜一施手之勞也。設使以大櫬之見知於明公，而大櫬之溺卒不可拯，則命也。雖有知大櫬者千百人，非所敢望矣。抑又聞之，韓愈氏四舉於禮部而不遇，皇皇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乃卒至宰相之門，上書自請。大櫬之窮何足道，然獨悲夫古之爲韓愈氏者之窮至此也。

張次仲寄宋文玉書

吾友陳幾亭云：井田均田之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蓋西北土曠久荒，東南支流縱橫，地皆沃壤，而相傳爲世業者多也。土曠則川遂溝洫之制可施，支流水多則地勢偏陂曲折，難得而井矣。井之自君上爲王田以給人，可限之以定數。若沃壤世業，祖父傳之子孫，一旦限而奪之，是亂東南也。自漢以來，漕天下之粟輸之京師，習爲固然。江北荒蕪，其困悴在民，而朝廷不知，故鮮有念及於墾闢者。以唐文皇之有爲，而房杜不能佐之。周世宗見元微之均田圖，而歎又不長祚，此生民之不幸也。夫惟分裂之朝，墾闢宜易。蓋據南者得沃土，據北者多草萊。南穀不北，北土君臣必憬然思徹田之舉矣。然牛晉以降，分南北朝者百五十年，唐之末季，裂爲十國，而北土榛莽如故者何哉？羌戎皆食馬牛，不恃菽粟。五季立國，不久相嬗如傳舍，豈遑及此？故一統所難在願治之君，有其君矣，或患無臣。分裂所難在世祚之不長，若一統而得聖帝，斯民之大幸也。分裂而得長祚，戰伐必多，田野必治，當世之民不幸，而繼起帝王之民之幸也。斯時有定業而有定法，使南北不至有大富大貧，則煙火萬里，比戶可封，刑罰措而禮樂興，商周之治，雖百世可也。兄長居江淮之北，其有意於此否？

萬世隆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王之失極。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兕以角敗。象以齒焚。昔訓昭灼。而今無驗矣。今之仕宦。德涼者財豐。金多者位赫。故士相習以貪。而俗以奢相尙。聘婦羔羊。輒千金。而嫁女以數萬金。爲過儉。輿馬衣裘。身耗萬人一歲之食。飲食讌會。費中人之產。三者日有舉也。是皆欲不取之於民。將安取哉。自以能漁獵民財。謂爲有才識時務。不知其使國家積失人心。將生意外之虞。謂之大逆不道之臣可也。愚聞古之品清行修者。尙有畏人知。畏人不知之殊。今也。或是之亡矣。苟有小廉曲謹之人。伏處下位。而翹然自命曰。賢。日欲張其姓名於擔竿之上。以矯世而羞俗。卽表之爲至德絕行。斯亦足以不愧矣。士之以不節斃者。伐性之斧斤。戕身之鳩毒。蓋有二也。然若輩暴殄天物。毀棄天民。卽盈原背壑。抑何足恤。仁人在上。尙以教道不明。禮制未修。雖愚人自刑。無異於上率而殺之。況乎其倡而導之。潰隄而放之。又奚辭於大鑿矣。乎。黃金白璧。損金甌之器也。蓮炬香燭。焚玉燭之煤也。田連阡陌。蹙封疆之算也。居擬王侯。燬宮廟之築也。居上位而不懲。掌邦憲而不飭。何異縱鷹隼於雉兔之場。假斧斤於盜賊之手。以奪兆姓之所天。縱懸魚拔葵。不食禽獸之肉。旣不幸居其位矣。欲自免於盜魁獵縱。其可得乎。吾兄幼治春秋。深於孔子變俗之旨。若力能矯。當不惜軀命以矯正之。不能卽致位而退。無爲以澡雪潔白之躬。枉受時俗之塗炭。恐萬世而後。雖有親愛吾兄。欲曲諒其蹤跡者。亦不能挽江漢以相濯矣。自古出處之道皆然。非弟今日獨爲吾足下商也。然非與足下道誼相漸之久。抑烏敢發此狂論乎。弟不在位而謀之。與兄在位而不謀。厥愆等耳。

劉黻上太守方茶山先生書

竊聞上下之勢分易隔。文章之氣誼易通。蓋文章者。性情之事。苟以誠通之。其致也。可以格天地。感神明。貫金石。動蟲魚鳥獸。而況於人乎。況居其位而樹之風聲者乎。登高而呼。其勢甚疾。而應者亦愈速。故文翁治蜀。而禮教以興。范甯治交。而人文蔚起。苟稍稍有志於斯道者。有不以希聲附響。翕然景從者乎。維閣下白下儲精。黃山毓秀。以名科第。馳聲於郎署之間者十餘年。向在京邑。固已翹企斗山矣。一旦來守茲土。不數月而口碑載道。嘖嘖稱清慎勤者徧郡邑。而且他務未遑。汲汲以振起斯文爲首務。既已封題各邑。彙卷而棄取之矣。又集諸生。扃門親試之。凡所取錄。及素所訓示。皆以蘊饌書卷爲兢兢。而又以所刻藏稿布之多士。以爲矜式。某嘗取而讀之矣。湛然經籍之光。灑乎史漢之氣。雖古作者何以過此。以此歎閣下之學何其博也。閣下之才何其大也。而閣下之作育人才。又何其誠也。其所感發而興起者。豈其微哉。潯陽爲古吳楚交會之區。山川之勝。甲於他郡。自漢晉以來。名宦先賢。及往來寄寓。如宋子庠陶士行庾元規陶靖節狄文忠李少室白香山李青蓮周濂溪岳忠武李忠文諸君子。忠孝廉節。理學文章。後先相望。雖越千百年之久。其風流餘韻。猶有存者。而又加賢太守之振興鼓舞。以作其氣。其在譽髦之士。希丐一盼。以爲拜獻先資。其爭自磨礱固也。而豈但此哉。某竊有願焉。某自束髮受書。至愚極陋。質不及中人。然自制藝而外。詩古文詞。駢儷諸體。性頗近之。故自總角。受知於金海住先生。厥後歲科試。皆不以爲不可教而棄之。而翁覃溪趙鹿泉兩先生。尤蒙剪拂。然自爲諸生。潦倒者二十餘年。壬子鄉試。始見收於吳白華王乙齋兩先生之門。今因公車者又十餘年。豈數之奇與。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斯言足

以發矣。憶乙卯以後。客都門者六七年。於覃溪先生學詩。於鹿泉先生學文。於白華先生學之。而又務博聞而強記。而又館於今中堂紀大宗伯之家者數年。以時數親其緒論。雖至愚極陋。不足以窺諸先生萬一。然每有所作。皆得以有所就正。又況久客都門。所交天下士頗多。風朝夕雨。促膝連牀。偶有所得。輒抵掌上下。激昂千古。至於酒闌燈灺。而猶不已焉。此數載以來。所取益者爲不少矣。及壬戌南旋。鄉里之間。淺見寡聞。誰可與語。卽議論偶及。又或格於一日之長。而彼此俱不得各暢其懷。嗚呼。此道蓋難言矣。夫處暗室之中。其慕光也若渴。決積滯之水。其赴海也必疾。困離羣。賦索居。倘有二三同志之士。雖百舍重趼。猶將載酒從之。希得一質以開其愚蒙。況乎積之以淵博。召之以至誠。而又樹之以風聲。近在耳目之前者乎。則黻之所感發。急欲就正以開其愚蒙者。舍閣下其誰與歸。抑黻又聞之。昔韓昌黎三上宰相書。白居易呈詩於顧著作。李太白上書於韓荊州。類皆以其所爲上之當事。說者以爲干進之私。未免唐人陋習。若閣下之於黻。非有衡文之任也。非有銓選之責也。分有尊卑。直父兄之於子弟也。學有先後。直先生之於弟子也。挾求質之隱。無分外之求。則與之可拒之亦可也。抑又何嫌。此又區區之意。所斟酌而後敢出此者也。數月以來。神志迫切。本擬執經隅坐。卽聆訓誨。奈俗冗羈身。未能卽如所願。茲特將近日所爲各體若干首。恭繕呈上。乞垂覽焉。伏祈賜以丹鉛。指其紕繆。使至愚極陋。有所裨益。則幸甚幸甚。

藍鼎元上張大中丞書

張清恪公伯行巡撫關中。先生嘗從之。講洛閩之學。

伏自去冬拜別函丈。已經十旬。山川遼遠。未嘗肅東問候。疏慢之罪。莫可名言。二月二十六日。承辱書。召

鼎元卽赴三山。三月九日。又承來書。十一日蒙本郡太守敦促起行。十二日又接巡捕官傳諭。待鼎元正急。鼎元何人。感愧交集。深惟執事以中州大儒。倡絕學於海表。九郡一州之士。望門牆而不得入者。何可勝數。鼎元漳江小子。鹿鹿無有寸長。侍側一載。回家未及四月。又蒙屢次徵召。固宜聞命卽行。疾走七八百里。猶恐其後也。然而事有所疑難。欲陳於長者之前。則有瑣屑冒瀆之罪。默而不言。又有違命之愆。若執事肯加寬恕。略賜觀覽。知其實有隱衷。非敢有所希冀。則請得而言之。鼎元幼喪父。賴祖父及寡母。勉提攜。以至今日。大父年八十有九。大母年八十有二。去日苦多。此境豈能長得。況自高曾以來。世以詩書爲產業。堂上有耄耋之親。郭外無升斗之田。筆耕舌耨。尙不足以供菽水。豈容遠適他鄉。以饕殮細事。貽老祖之憂哉。且所憂者尙不止此。鼎元有弟已長。而未成人。有妹愆期。而未能嫁。每思及此。中夜起立。況乎老人善憂。安能一刻或忘。加以先君之柩。歷年旣多。未歸於土。淒風苦雨之秋。淚未嘗不潛然下也。夫鼎元雖不才。頗知義利之辨。苟爲非義之獲。雖千金在前。不以易吾素。豈肯妄受人憐。有所希冀者哉。所以孜孜汲汲。筆耕舌耨者。亦自竭其力以奉其親。無一毫願外之意也。少時狂妄。素爲文詞。白日侍執事。細觀先儒之說。始知聖賢之道。終身行之而不窮。然其最切者。不外人倫日用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是道也。今也有九旬之祖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弟妹而不能爲之所。自逃其身於七八百里之外。以博美衣豐食。卽使學問宏博。推倒一世。執事亦何取乎此等人耶。昔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教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鼎元今日所以躊躇再四。欲行不能。明知違命而不敢顧。正深體執事之心者也。不然。



鼎元蓬茅下士耳。以大儒開府之尊。忘分而教誨之。豈不爲榮。又有萬卷足以供探討。良友足以資講習。豈不爲快。客歲追隨。獨蒙格外顧盼。恩禮之隆。常往來於胸中而不能去。豈忍久離左右者。今且勉強經營。若得苟完一二。卽疾趨赴省。恭承至教。固所願耳。平生恥言家事。雖親故有問。未嘗一笑。曩侍執事一年。亦不敢稍露毫末者。蓋恐形迹之間。似乎有所希冀也。今承不棄。徵召再三。若復默默無言。則恐執事不知其所以違命之故。將責以自暴自棄之罪。故敢竭其愚衷。伏惟俯垂鑒諒焉。

錢大昕與友人論師書

日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經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於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有求於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於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墮。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



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涇涇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麤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戇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察。

錢大昕與友人論文書

前晤我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穢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予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飭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於傳奇之演繹。優伶之俳諷。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子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

使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工者。亦非通論也。

袁枚答汪大紳書

嘗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闢佛。以爲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閒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尙。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弈好鍛好結菴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朋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強僕亦從事於斯。則不得不辨。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佛收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旣念佛以後。心歸何方。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放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卽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櫛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綱。戈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穗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

朵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青青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必不食葷。不食菜。而後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年。人類盡滅。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卽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此類條尺木至今不答。吾子能代答之。吾將捨姑所學而從汝。

袁枚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采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以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子之意。以爲律言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疎節闊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蠶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

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於愛憎。發於倉卒。難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明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采擇。

袁枚答彭尺木進士書

尺木名紹升。南昫先生之孫。工古文。晚年大閱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持戒甚嚴。子才素不喜禪學。故作此書規之。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語云云。似乎文山不遇楚黃道人。便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干。居士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後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古來不能了生死者。莫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養生送死。人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爲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爲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於

貪生畏死之一念。縈結於胸而不釋。夫然後畫餅指梅。故反其辭以自解。此洪鑪躍冶。莊子所謂不祥之金也。其於生死之道。了乎否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於子路之問。萌芽初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置之度外。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內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卽出位之思。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率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來釋迦。如夏畦之庸鬼。同一虛無。有異端之虛名。無異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爲也。試思居士參稽二十年。自謂深於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爲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盍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於人。居士甯靜寡慾。有作聖基。惜於生死之際。未免有己之見存。致爲禪氏所誘。有所慕於彼者。無所得於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沈大化中。不戀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奚必叛而無適。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賊汚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袁枚與程葢園書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於此事。因孤生嬾。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誤於理學。再誤於時文。再誤於考據。三者之中。吾以考據爲長。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據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據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據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據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據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據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噂沓。卽用筆。平行於剪裁提挈。烹鍊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於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使俚俚然臥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於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臘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辜榘簿稱。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姚鼐復汪進士輝祖書

汪輝祖字龍莊。精於刑名之學。早歲而孤。母夫人撫之成立。及長。交遊既廣。哀其母之節。徧徵四方題詠。先生爲之作記。因媵以書。

鼐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鼐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鼐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鼐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況鼐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姚鼐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

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愧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絀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鱸鮪時涸而鮒鮓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惰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皇皇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叩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幸輔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願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

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起。北望樞斗而俯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量察焉。

姚鼐復魯絜非書

魯絜非名九皋。原名仕驥。初受古文之法於朱梅崖。復從姬傳問業。後傳其甥陳石士。且介石士以見姬傳。新城之有桐城派。絜非倡之也。此篇具見當日論文大旨。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濔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暎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

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以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鼎亦竊識數語於其閒。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姚鼎答魯賓之書

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譴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室。豈不愧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氣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

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

吳騫與秦小峴廉使書

嘗聞君子不以得位爲喜。而以得行其志爲樂。閣下蒞浙數載。無日不切切以閭閻疾苦爲己事。今茲司臬。凡沈寃滯獄。得荷平反昭雪。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不知凡幾。乃閣下述懷詩。猶以豸繡無補爲自慊。閣下之用心何其厚也。頃偶讀王猷定軫石文。見浙江按察司獄紀一篇。其縷述諸慘。有非仁人君子所忍聞者。敢撫其厓略。以獻於左右。倘亦野老負暄之意歟。記曰。浙江按察司署。故宋岳忠武王第也。獄在司左。相傳万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丁亥。余友朱子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予言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人初入。牢頭例索賄。謂之常例錢。金多者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則置一獄曰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溼。夏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械。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十不得一二。折而下一。逕黝黑。盤曲深窳。突有石門。狂狴守焉。門堅重。啓之聲如吼。陰風颯颯自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尸。臭達門以外。罪人旣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勺糜。白晝鬼烏烏。猙獰立人前。強有力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猷定之述如此。朱子者。名士雅。卽山陰朱貞毅先生也。昔宋荔裳觀察任浙臬。猷定爲此紀貽之。宋公之能用與否不可知。閣下文章政事。視宋公不翅過之遠甚。願更援此紀試更之於今。或有軫石所未能及者。稍有形迹。立爲剷除淨盡。俾陰燐毒霧。悉化爲和靄春風。則臯陶之祀。或有時



而闕公之德。浙人且百世頌之無斁矣。謹上不宣。

朱仕琇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啓

吳名華孫官翰林督學福建時。朱公嘗出其門下。其曰必經夏邑者。朱公時適令夏津也。

仕琇於辛未歲修稟一封。想已達。出吏後聞世兄南還。謂舟行必經夏邑。因得披情愫。且附言請安。及夫自京師還。乃知世兄已於去夏南歸矣。仕琇疏悅。不任世務。蓋久爲大賢所知。今置非其所。徒崇罪愆。豈能有所獲益乎。加運氣益蹇。受事之後。辦災築隄。捕蝗。事變遞生。困頓滋甚。雖欲自拔。明出處之義。以審於德力之所安。蓋不可得。則徒爲靦顏昧心。苟安時日。以靜聽定命之歸而已。民俗旣益佻。而吏以武健相尙。則平日所志所言者。今皆不可行。若一順世趨舍。而不顧己心之安。惟取一切之便。又非其守之所出。以故進退無據。而去就不自由。徒傷惋歎。悼於命實爲之而已。昔歸震川令長興。慕爲循吏。徒益謗聲。究於志無所效。然後人誦其言。推其志。蓋無以罪之也。今仕琇闕冗。崑瑣。豈敢上比震川。要其事有相類者。亦不能無望於後。太史公曰。使著書。幸得以償前辱。雖萬被戮。豈有悔乎。仕琇雖困躓。猶幸待定命之有所歸。使得釋然自拔。失於此而得於彼。以卒就其生平之所志者。以終不負大賢之知。蓋有在也。然其繆戾不立。以辱門牆。亦已甚矣。言之祇益慚愧。惟念夫子仁仕琇於無已之心。必能哀其志。是以直陳而無諱焉。道路悠遠。瞻慕空切。伏願養志頤神。俾門下士永有所倚賴。仕琇臨稟。不勝眷戀之至。

朱仕琇答魯絜非書

絜非名仕驥。新城人。嘗踰嶺謁梅崖於建甯。後又及姚惜抱之門。新城之有桐城派。由絜非啓之也。



絮非足下。足下書辭深得古人所以爲文之意。以馳於是道。柳子所謂方爲蒲稍馱馱者。何可當也。顧乃虛中下氣。集善以自益。詠伐木之詩。慨然思求友於四方。此其志又可量耶。過垂聽覽。採及鄙人。禮恭言重。當之惶恐。仕琇早孤。無師友。所讀之書。皆自以意得於古人者耳。然外無與相質。終以自廢。又雜以憂患疾病。考試嬉游。交接之累。益不得竟學。比十餘年出外馳逐。則一二所得者。亦約略耗盡無餘矣。今足下採於少年之近似。而不知比來之荒落。則始之殷然。以反也。如之何。少年時頗恨無以發其自得者。及後到京師。見三四名人。各負所得。然反以質諸己所有者。不能無異。顧欲與爲同。乃卒不得深言罷去。益用爲恨。今足下挾盛意以來。值仕琇耗盡荒落之餘。誠虛其來之意。顧繼此而得深言。則與向時京師之恨者異也。然則足下或無得於仕琇者。而仕琇必將有得於足下也。則仕琇之殷然於足下者。殆與足下之來意無異。願足下之知之也。寄詩佳極。乃有文選風致。所示文八篇。輒以意評次。未知是否。今附寄上。因俗冗裁答稽遲。幸勿爲罪。

朱仕琇與林穆菴書

穆菴名明倫。與梅崖同年入翰林。爲山東鄉試主考。而梅崖以同考試官。相見於闈中。書中所言魏生趙生褚生。皆梅崖房中所得士也。

東闈同事。得輸其欲言者。然所以奪之者已衆矣。豈比在京同官時。蕩蕩無拘忌。肝膈腎腸。彼此瀉注。一盡哉。回署協理河工。兌漕失宜。費約千金。臘底喪其家婦。因念來東無斯須之歡。而災禍相繼。真爲不知所以裁之者。來謁諸生。趙生俊爽。魏生溫潤。若褚生爲人。稱其爲文。篤摯恬靜。真有道君子也。然平居家

貧衣服容貌不足以悅俗。蓋曾子固所謂合乎古而遺乎今者耶。因思原憲見病於子貢。仲由相詫於巫期。蓋外物之難輕久矣。賢人學士猶不能不以此失志。況下此者乎。故蘇枯噓稿。培植俊茂。使士憔悴而得所託。真仁人君子之責也。願大兄卒其所始者。毋怠毋荒而已。仕琇今年已屆四十。此聖賢制心而動不惑之時。而庸衆人所爲無聞見惡者也。蓋昔之倜儻非常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卓爍震動。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因得自信。列於古賢而無疑。質諸百世而不虧。何者。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然則名於此一世。卽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也。故其所以自信而喜爲無忝所生。爲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逾邁之可悲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彼其撫時感事。慷慨自歎。其言激壯。有足悲者。彼自計其生得不腐滅。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揚子雲寂寞。嚴君平沈冥。尤宜侘傺蕩墨。乃不自得。而時人譏之。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讀易不輟。彼曾不以後世之名概於中。是何也。迹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卽汲汲圖名。已爲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怠。班孟堅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言。州箴四賦。反廣二騷。畔牢愁以擬昔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滂桓譚侯芭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知之。遂足爲名一世。而無問千百庸耳俗目之擾擾耶。以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卽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真不必如前所云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徒與何如。而有以審己矣。觀徒與不於衆寡。於其賢否也。賢之足勝衆。故衛靈欲以己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匹夫而關吳楚之勝負也。今讀唐書元和長慶閒人傳。如曰由此知名。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則讀者眉軒心

肅想見其人其榮多矣。是豈不以賢之足勝衆耶。仕琇自念年已老大。一旦出吏。其勞績隨衆人進退。無殊尤可紀。其德行學術。不能比迹前賢。有負日月。因己之不肖。恐爲徒與累。更念大兄磊磊自將。年齒尙縮。而識量德守何裕也。志氣精魄何長也。而學術又不雜不污。薰然歸於至正。此尤難矣。故意謂賢之足勝衆者。大兄是也。仕琇以故舊見臭味之親。溼燥之就。則其所爲自恃。以不憂夫舉世之簡棄者。其在斯乎。將所稱無聞見惡者。庶幾免焉。然不徵於己。而徵於人。斯仕琇所爲愧而增懼者也。特以誌夫見收於君子之私幸已耳。前在闈中。丐作古今文二序。將以徵知己之言。不敵於後。願勉之慎之焉。又將求善其所自恃。故忘愧懼而復冒瀆如此也。想必存之。不鄙而斥焉。卒成其幸云耳。臨楮神企。

朱仕琇答李礪玉書

梅崖以庶常散館。授夏津縣知縣。不合於大吏。改就教職。故書末云云。

見來字悉一切。姊丈以一身樁柱。百世之重。今繼嗣未立。誠可憂也。況嫗母太夫人年亦高矣。尤不能不以此爲念也。積德裕後。古豈吾欺。今猶未驗何也。至讀書一節。近市囂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目。然爲有以自置。自置者。世慮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異今人。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徙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置。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僞焉。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皎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還其訓誥焉。沈潛其義蘊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

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所謂自置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尚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瀆陳也。仕琇不善吏。擬於明歲歸家。相見談心。當不遠也。臨穎神遯。

朱仕琇答王光祿西莊書

竊仕琇閩中之鄙人也。少未聞道。老益衰墮。貪食息苟。歲月於田野。不謂大人先生儼然推之翰墨之林。惠然收諸教誨之末。手書千里。示以讀書作文之法。誠仁人君子哀閔衰陋。有加無已之盛心也。詩曰。錫我百朋。易益之中孚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今閣下嘉惠仕琇。所以錫且益之者。不既厚且多乎。熟復大集。穿穴經史。剖別精核。其記序銘誌歌詩。法度不失。而風趣尤勝。欽服何似。承詢以仕琇所處。拘墟之見。豈敢上陳。要亦循古人所云。力體之。時憂其不足耳。古人所云多矣。體之無不驗者。而大旨則韓子所謂無人之見者是也。一技之微。古人嘗遺耳目爵賞非譽以求之。及其至也。皆與道通。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伯牙學琴。成連棲之海上。以移其情。以海上者。無人之處也。精神寂寞。百感皆息。而真者出焉。而琴以名。斯其爲學之要耶。若文者。古人所以自著也。揚子雲曰。言心聲也。蘇子由曰。文者氣之所役。太史公曰。讀其書。未嘗不想見其人。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韓子曰。君子慎其實。柳子曰。文以行爲本。斯其爲文之要耶。誠知二者之爲要。而力體之。其必有自知者矣。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慍。斯又君子之所以自立也。古之垂教者。聖人不具論。其有言立於此。而後事自應。世世可稱者。若遲任史佚。臧文仲。子產。叔向之流是也。他若百家雜術。孫武之論兵。靈素之醫經。皆非有所專主也。然百世莫

能外焉。至眉山蘇氏於仁廟時爲興作之言。神宗時則進休養之說。皆隨時爲之辭。而學者或以病其言之不純信。他若劉歆陳元賈逵古學見排。桓譚鄭興非讖爲罪。韓愈以諱辨史冊垂譏。歐陽修韓琦持濮議貽誚學者。是非之難定也如此。則所云切於時者。亦豈易言也哉。仕琇辱閣下下意援接。故敢悉其愚。竊見近時人不說學。士多疏陋。故豪傑之士。率以博覽自喜。夫經言精奧。史籍紛繁。加人自爲之書。與世而增。雖有上智。豈能徧理。至傳聞回互。文義點竄。先後相積。疑竇牛毛。但當存而不論。豈能窮其自出。古人於事訛誤。未有折衷者。但云當考。或云慎取。如是而已。其言誠有味也。夫子曰。我知之矣。如爾所不知。何此聖人所以爲萬世法也。近世士多奮其私智。以誣古籍。鑿空立說。徵引繁富。足佐其謬。其弊始宋之一二名人。自喜之過。後遂益甚。嘗怪孔氏刪詩書。古有是言。自司馬遷以來無異辭。而近世有云詩無刪者。風雅頌之名見於周官。左氏卜商之傳。而云詩有南無風。司馬遷韓愈柳宗元李翱皆稱左氏文采。法其所爲。而或以爲衰世之文。漢初春秋學官專主公羊。董生以之名家。唐殷侑欲繼何氏作注。韓子與書欽歎之。而或直詆爲邪說。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自集一時屬官所爲。非苟作者。而或以爲章懷少年讀書不多。故多遺誤。又因嘉祐集目無辨姦。遂直指張文定墓志及東坡謝書。子由志文定之文。皆爲僞作。其悍而自遂。無所顧藉如此。豈古人謹厚之義耶。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孤陋固不足以盡道。然苟況載孔子論士之言曰。不務多知。務審其所知。則所以主乎聞見者。必有道矣。古人治經。非專門名家教授者。皆取大義通。不爲章句。若孟子荀卿李斯賈生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是也。故遷稱李斯知六藝之歸。固謂向父子揚雄爲湛深經術。謂優於其義也。至於



物名器械之詳。則季漢通儒徐偉長之流。亦知鄙之矣。學者幸不爲君子所鄙。又安畏世俗之譏耶。至著文之道。第本其所得於古人者。調劑心氣。誠一以出之。齋莊以持之。優游以深之。曲折以昌之。援引古昔以矜重之。使其言粲然各識其職而不亂。澹然各止其所而不過。則雖尋常問訊起居之辭。而人寶之如金玉。襲之如蘭芷。聽之如笙瑟。味之如醪醴。有不忍去者矣。何也。則以其心氣之清和惻怛。感人於微。而人樂之。亦自得其志也。故自貴者人貴之。自愛者人愛之。傳曰。芝蘭生於空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斯所爲自著者也。後之作者。誇嚴自喜。動曰言思可法。或曰言必有用。故所爲皆依傍緣飾。以動於世。二者豈非教之所崇。第以古人出之。皆流於內足之餘。其言信也。後之人未必然也。而馳騫心氣。以逐於外。色取聲附。以事觀聽。中枵源醜。美先盡矣。又何以永學者之思慕乎。此仕琇有感於近世學與文之弊。妄獻其愚。以求大人先生之折衷也。謹再拜。

朱仕琇答鄧副使悔菴書

去歲臘月底。接到執事札一道。仕琇捧讀之下。欣感無任。竊仕琇壅腫棄材。不中尺度。出吏數年。課績無書。罪愆日積。未省所以改之者。昔在京師。附託年誼。陪侍遊從。荷蒙執事。念其讀書略識數字。辱收諸教。誨之末。遂復負寵恃知。屢蹈狂悖。賴執事憐念。不督過之。周旋數年。綢繆彌固。茲復以監司之尊。俯存下吏。忘其垢辱。蓋執事篤故舊。恤其不及。發興枯痿。而慰其衰。以自遂其長育人材之意。而俾天下聞風者。興於仁。其託夙昔之歡者。遂得厚蒙栽植。先天下而受幸如此也。近來河務方殷。仕者視爲畏途。伏祈執事謹持之爲禱。屢欲修啟。因未審衙門。邸報中漏於登載故也。二月間。同年桐城張編修至署。惠爵秩書。



一帙。乃悉檠戟臨駐之地。遲延之愆。尙祈執事鑒宥。臨啓無任惶恐。

洪亮吉與孫季逵書

季逵名星衍。精於治經。與稚存至交。未遇時。嘗同客畢秋帆署中。

季逵足下。日來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懸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尙既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年差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距強仕之日。尙復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效。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垂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慙生我。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感此數語。掩卷而悲。并日而學。備力之暇。餘晷尙富。踈野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攜素冊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界公卿之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士。或懸心於貴勢。或役志於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於博奕之趣。畢命於花鳥之妍。勞瘁既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者之失也。閒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媚世。未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沉之思。韋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碁。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并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妒耳。每以自慰。亦惟敢告足下也。

洪亮吉再與孫季逵書

季逵足下。僕行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上下今古。夜或秉燭。驅役魂夢。已昨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

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旣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牀几皆動。土旣不實。條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廩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遠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郭。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廛之外。更築生塘。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籩。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於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人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襲。幸蓄光彩。

邵齊燾答周芝山同年書

齊燾頓首。芝山九弟足下。得六月四日告。慨然增遠別之恨。頃以芳春。亟申歡讌。傾蓋投分。忘形定交。疏狂年少之時。慷慨立身之始。相與低昂。今古嗤慕。賢愚品藻。淵流銓衡。雅俗屢承直諒之益。不棄芻蕘之詞。或命駕不逢。則迴車靡樂。經旬暫阻。則採葛憂吟。於斯時也。松有悅柏之心。帶有忘腰之適矣。奉教日淺。歡娛未足。尋值吾弟煢煢在疚。望窮陟屺。行迫見星。嗟夫。嗟夫。此之別也。豈直絲路恆悲。關岳往恨云爾哉。啜泣城闔。含辭哽咽。停驂郭門。贈言悽惻。山川重阻。薊北極於周南。義望推移。出冰距乎流火。傷獨行之踽踽。望遠道之綿綿。追維曩遊。百憂集矣。夏暑秋涼。攝衛何似。努力珍護。勉旃自愛。弦望未期。風雲增愴。所冀思夢潛符。慈恩之遊有驗。春風捲地。中州之飛忽逢。略布所懷。詞不宣備。

邵齊燾答王芥子同年書

芥子名太岳。與先生同年成進士。同翰林。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放歸。後太岳再起。而先生竟不出。

邵齊燾頓首。芥子參政二兄同年閣下。前者遠賜手書。兼辱狐白之貺。炳也從都門寄來。悉已拜領。成裘輕暖。良朋共之風。加飯殷勤。遠道相思之字。珍荷珍荷。歲月如馳。寒燠亟更。起居何如。伏計萬福。齊燾去秋再奉恩命。中朝知己。數書勸駕。自念學業行能。本無足取。早蒙雨露。濫廁蓬瀛。至今扇影爐煙。渺然霄漢。書雲辨蠹。豈忘夢想。蠶上不事。殊非素懷。而身嬰痼疾。絲歷七載。胸氣不差。胛風頻動。加以偏親衰白。次子羸疾。事與意阻。竟成留滯。且道山冊府。雖號優閒。載筆廢歌。事資華國。非可但糜祿賜。苟爲榮顯而已。若齊燾者。學本不豐。文思蹇澀。比久荒梗。彌成頽惰。縱加齒錄。以何報稱。加日眊腕。戰作字疏放。珥彤之職。非復所勝。以此更思周任陳力之訓。深惟柱下止足之義。每念身雖退閒。猶托舊恩。別異凡庶。姓名瑣末。蒙尊之記憶。時巡頒賚。刑庭之分帛。其爲恩幸。撫已踰分。何意更希榮進乎。若謂盤桓不進。以爲名高於其乃心。翻其翻矣。辱閣下知愛。貴相知心耳。昔在京師。與諸君遊處。皆文人勝流。詩酒流連。亦可謂極一時之歡也。年在壯盛。未計其後。春花秋月。忽爲尋常。脂車屣履。視爲易得。猶或經旬曠面。踰朔方鼓。使知年事一往。良辰難再。雖夜夜秉燭。豈所惜乎。三復來書。重增感唏。情多地遐。所思處處。不獨於閣下然也。往時於諸同年中。商榷文事。掎摭今古。與以銅炳也。芝山元調。議論相發。尤多助益。然自度學淺才薄。終無所成。家居以來。每欲放意篇籍。雖事遠俗。以保幽素。而終不免爲塵務所擾。又家事不可

屏除。凌雜旁午。恆事鹿鹿。近又被病。心神解散。不復更能措意文字矣。閣下索其前後所作。欲相流布。方復許之。以遠到古人。期之以典型。後學談獎過實。將所謂愛而不知其惡者乎。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爲貴耳。發篋檢素。頗會此旨。搦管含毫。遂無一驗。根柢疏薄。智力凡弱。詞不副意。意不逮見。少時不學。今復何及。性既益懶。草稿多未存錄。重違來旨。謹繕癸酉以來雜文十餘篇。奉塵清覽。少塞厚望。聊存別後相思之資。庶當寡過。未能之驗。昔陳思定敬禮之文。昌黎改玉川之句。連人擊彈。古今所貴。脫垂糾正。啓其蒙滯。於萬里之外。獲一隅之益。亦索居之一快也。今春辱同年潘常州聘。承乏龍城書院。本無意遠出。蘇常接境。歸省不越信宿。此可欣耳。先世本有遺產。足以自給。近既分析頓減。重以積年。委托非人。耗失大半。素不工治生。方當隨事盡撙節之理耳。聞炳也歸計已決。當以夏秋促裝。家既益貧。懷抱復多憤激。閒居殆非所堪。當復不免奔走於外耳。星岡頃奉使之揚州。未及一相見。甚悵悵。閣下乘時有爲。方大展所蘊。勉矣自愛。儻遂得移旌吳會。實所引領。書不盡意。惟增惆悵。

吳錫麒答張水屋書

獲讀手書。具言宦況。乃知門臨亂冢。屋繞叢山。幾幾乎青燐代燈。白雲同榻矣。寂寞之境。遷謫所悲。然計足下濁酒澆愁。蹇驢覓句。月來如客。花開當春。踵杜老之豪吟。點倪迂之小筆。亦無悶也。否則偕二三父老。咨疾苦。論桑麻。誼若家人。遊同鄉井。以云宦隱。亦固其宜。至於千金萬金之壽。眼花耳熱之娛。業當顏子坐忘。司空見慣。一覺揚州之夢。十年禹筮之場。豈猶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哉。如其蔗境能甘。強臺

可上。則借回飈。階清漢。固亦大丈夫之志業耳。必謂仕須及熱。貴可因人。想足下抱純約之懷。負慷慨之氣。溪邊古柳。已怕折腰。簾外青山。將羞植笏。未有不思之爛熟者也。若僕者。賦惟窮鳥。泣似枯魚。文章既已遜人。經濟安能報國。印纍綬若久不關心。惟冀具菽水之資。了婚嫁之願。然後芒鞋拾路。落葉打包。猿鳥無猜。水雲得意。將因樹以爲屋。可縫芰而製衣。賦性之迂。實自知耳。方今大暑如沸。小年正長。楊有青苔。門無綠樹。言歸之計。徒切望遠之夢。或通何以解憂。託荷花而酌子。願言則嚏。見荔子而畏余。札到經秋。書成維夏。火雲千里。舊雨一心。

魯仕驥上朱梅崖先生書

筠園先生梅崖兄仕玠也。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自況。竊謂韓子之人之文。千百年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肖。亦嘗幼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共偕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翱張籍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爲之師。皆能磨礱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旣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駑鈍之才。養其根。加其膏。以庶幾其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翱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沒世而已也。往年過訪貴鄉諸君子。得見令兄筠園先生。是時先生遠宦山東。仕驥賤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篤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飫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



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爲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次且不敢。何者。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力絀於紛紜。功隳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必有所以自飾。爲之先資。仕驥於此。既學之未力。及其爲之。又皆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惜誘而進之。其將何以爲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違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爲成就之。信乎其真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慶。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爲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駑鈍者。將自今始。舊所爲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爲一冊。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賜繩削。伏惟閱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惶恐惶恐。仕驥再拜。

紀昉與余存吾太史書

戴震字東原。著有聲韻考一書。曉嵐所欲改正者。當卽此書也。

承示戴東原事略。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略須商榷。東原與昉交二十餘年。主昉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昉爲舛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一篇。東原計昉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昉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



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昉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仲已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昉於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特布腹心於左右。祈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是否可采。惟高明詳裁之。

林明倫答朱梅崖書

二月二十三日接得手書。知有子婦之恤。兼受辦公之累。人生拂意之事。於壯年時爲多。但處之能不失其信。則習坎心亨。苦我者無非成我者也。來書謂古之人制其心於不動不惑。夫心非可制之使不動也。有以燭其理於不惑。故不動也。吾兄見卓守約。遇此等事。自能讓之以德。翫而忘之以文辭。想不爲此戚也。去秋奉使歷下。賴同事諸公贊襄之力。幸免隕越。所鐫闈墨。人人見之。咸歎異以爲他省不及。諸生來見者。多俊茂可喜。門下趙生魏生。尤秀出可敬愛。褚生學行過人。一領解而死。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聞其家甚貧。寡妻幼子。無以自存活。生舉其身。死卹其家。恐不能無累於吾兄也。近於敝篋中。檢得副榜崔生文稿。視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支。如讀章羅應舉之作。自恨彼時不慎別擇。不登此生正榜。因歎闈中校文之難也。明倫自回京師。往來撙節之餘。粗具車馬裘葛。此韓退之所謂小德者。思欲與一二有志者講明實學。庶幾大德同所樂於人。適李郁齋在會典館。上命刻期成書。在館者自總裁官以下。辰入酉退。

無須臾之閒。而陳繩庵二月旬日內喪其二子。意慘慘不樂。君家兄弟。又遠在數百里外。言無聽而倡無和。是非無所與同。其蕭條寂寞之狀。兄亦可想見之矣。集序久已作就。無便可寄。制藝舊已有序。今不再作。自愧才力淺薄。斤斤模倣。無甚奇古動人。然論古人所以爲文之道。自有識者觀之。未嘗不以其言爲然也。古文自宋南渡後。蕪絕已久。其閒作者雖衆。然知根本者。又苦才力不及。有力矣。又或恣睢浮濫。與道乖離。故猶未見有人傑然出而於古作者並。吾兄才雋思深。仕不忘學。令兄操行純篤。志道不疑。根本既深。枝葉自茂。則斯文之統。安知不在君家兄弟乎。願勉之。毋怠而已。

林明倫再答朱梅崖書

乙亥四月。沈榮至。接得手書。極承教愛。適無之東省人。是以遲久未報。今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謝君至。復接吾兄七月所寄書。及令弟鼎堂制義。讀之。彌增感愧。前書云。爲上官者。待屬吏宜恕。已及物。不可過於操切。此語以之責他人則可。非所施於明倫也。自念居平接物。惟以至誠相與。遇小黠者。但令事辦。原未嘗過於苛察。而上官日憂其無駕馭之能。而督促之不已。今番被劾。其端委難以一言盡。然迂腐無能之處。未始不由乎此也。在浙三年。承雷副憲相待甚厚。其爲人縝密溫潤。刻刻不忘學聖人者。真可敬也。承索舊文。曾錄數首獻上。過蒙獎譽。相見語及古文。尤推吾兄作者。惟知己之難得。故並述之。袁守李公。過衢一宿。聞鄙人言論甚洽。政事則實無足觀。李公過愛。而吾兄過聽其言耳。顧離任之日。吏民驚顧徬徨。意鬱結而不能舒。不知何德以與之也。俟部覆到日。卽挈眷回籍。自遭此番挫折。實頽然無再出山之志。正恐牽於時勢。行止不能自由耳。州縣雖果難做。然地方之事。一己可以自專。下不與百姓爲難。上不爲

上官所怪亦未嘗不可久處也。惟伯母年高可念耳。鼎堂制義雖未到古人處。然筆力雄秀。實近今所少。當始終勉成之。沈榮薦至常山秦君處。隨調瑞安。半年後即辭回蘇矣。今不知其所之也。辱相知深。兩用紅稟得非戲耶。今並奉繳。惟吾兄裁察焉。

王昶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秋帆嘗以涑水以後續之者薛王徐三家均非善本。乃纂輯自宋迄元故實。爲續通鑑一書。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雲諸君纂輯成篇。惟舉要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即屬以校讎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望。聞是書搜采繁富。攷據精密。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爲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疎略。誠所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尙不能無譏。至宋明之世。元黃水火。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心者尤大。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無媿媿澆忍其間。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媚嫉聚斂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害並至。至刪詩則太師皇父之章。亟錄而登之。雖至褒姒滅之。豔妻煽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言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啓禎之交。意又在右。崔魏而詘東林。某每見

必力陳其不可。蓋媿嬰澠忍之習。千年來中於肺腑。匿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烈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者與。此時爲世道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定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緣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樛杌之狀。以勗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崩迫之於樂毅書者。於以感激奮興。歆齒牙而崇清議。其有裨於世。非直攷據精博。超於陳氏極、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徐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宗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刪節。又文信國黃冠備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誣。亦未刪去。而柴市大風卷本主。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做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飲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並告同局諸君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文章功績。自結於聖明。浩然孑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懼。非某蓋莫有知之深者。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加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旣無以爲勵。而後無以爲戒。世有賢者。將訾其是非之寡當。輟而不觀。又非但如溫國通鑑。閒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聞緒論久矣。猥以當官事冗。弗獲襄編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又慮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媿嬰澠忍。世俗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某再拜。

王昶與曹來殷書

乾隆中。公爲刑部郎中。以言事罷職。往佐阿文成公軍事。時文成以副將軍出征緬甸。公從至騰越。

## 出銅壁關書中所言皆當日事也。

來書甚稱某詩奇雄崛拔。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殆見僕之屯蹇拂鬱。姑以是相慰藉焉爾。古之遷謫者。往往嗟戚戚。若不安其生。思頌封禪。紀公德。因以取後世譏。又或託於逸豫放曠。若樂天之在江州。微之之在通州。徒以詩之富且工。往來相炫耀。竊以爲處憂患之道。二者俱非。何則。人生觸扞文網。雖曰時命。大都自取。而天因以降罰。然因一事發。不因一事起。生平或疵類多。遂以至此。故自從軍以後。默取二十年來。行己處事。及性情心術。一一自考驗。始知違悖道理。不可擢髮數。過益省益多。由此益愧且恨。怨天尤人之念。尚不以萌於心。矧弄筆墨。騁奇怪。與文士爭名譽。其不敢也。審矣。某少無兄弟。行年四十。有六生一女。尚乏子息。家無儋石儲。往時取一第。進一階。必積勞苦。乃得之。旣得。又復摧挫隔閡。使不如意。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去年七月。出銅壁關。迄十月。抵老官屯。攻劄賊壘。其間歷毒暘。陷泥淖。厲怒。湍踰重阻。險惡萬狀。非耳目所恆聞見。是時軍事亟。不暇自顧恤。回憶軍中強悍武士。死且十五六。孱弱如某。託先人之積慶。未卽填溝壑。竊幸以爲過矣。痛定思痛。其嗟嗟戚戚。固宜。又何心效前二者之爲。鈞奇鬪豔。以詩文炫耀。取譏於後世耶。且三年中。備閱艱苦。精神消耗過半矣。曩時白髮僅一兩莖。今顛毛種種。髭鬚亦有白者。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老母年踰七十。熒熒一身。尙在萬里外。誠不如牛醫狗屠。猶得甘毳以備侍養也。每一念至。中夜三四起。魂恍恍若有所忘失。柳子厚云。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如此乃欲。當世能文之士。操觚濡翰。角勝於藝林。非愚則妄而已矣。今退而處江湖者。有大宗鳳喈。曉徵心塗諸君子。足下暨竹君。爲心自華。復以文學表著。詞中文章之丙。旣幸有所宗主。黨誦會海。禍戴事某。



因得以還鄉里。誅鉏草茅。奉老母。育子嗣。修身約己。以償夙誓。志願已畢矣。固不敢逸豫放曠。亦不敢妄託於窮愁著書也。惟知己審之。

宋潛虛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日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棄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爲。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瑣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章。與夫考據排纒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罨吾足。土石封吾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遊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恂悅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志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



此事爲志。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

汪由敦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

雍正時有詔釐定祀典。先生初入京。卽上此書。後五公並復。黃及陸湯亦相繼從祀。惟正學文恪文貞尙未耳。

前者伏讀皇上詣學聖諭。命議孔廟從祀諸賢。有先罷而今宜復者。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表章儒先。昌明正學。惟盛世有此盛典。然採擇明備。以仰副聖天子加意道術之至意。則實有望於主持風教之君子焉。竊嘗考之。漢儒馬鄭諸子。昔人以其有功經學。從祀有年矣。有明中葉。有起而議其人者。於是黜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改祀於鄉。夫馬融王肅諸人。罪有大小。然指其過而黜之。不爲無因。五人者何罪哉。孔孟不傳之絕學。至宋而後大明。漢儒不足以窺其奧。然於諸子百家淆辭雜出之時。而獨抱遺經。固已聖人之徒矣。至論其爲人。則鄭衆奉使不辱。史稱其在位清正。盧植抗董卓。追少帝。忠卽凜然。鄭康成著述尤盛。至使黃巾下拜。亦豈淺淺小儒云爾哉。乃以尊宋儒而盡黜漢儒。其見不無少偏。已黜而當議復者。此五人是也。至舊闕而今宜增者。則若有勉齋黃氏榦。朱子弟子中第一人。道脈冢嫡也。其所詣可前繼羅劉。後媲蔡真。與程門龜山相埒。而從來無議

及之者。誠爲闕典。明儒如正學先生方氏。自幼卽有志聖賢。及其立朝。銳然行王道。興太平。臨難授節。合於殺身成仁之義。人但知其能死忠耳。不知先生不惟一死之爲烈也。讀其遺集。一言一動。必以聖賢爲準。於聖人之道。實能身踐而力行之。設居平世。獲考終。其文章必能追配昌黎。其事業必不亞司馬文正。況大節卓著。視仲子之結纓爲有光焉。正聖諭所謂扶樹名教人也。俎豆廟廷。實爲允當。又如王文恪公。潛心理學。根柢六經。集中著作。皆與先儒相表裏。顧因時文名重。反爲所掩。夫先生制舉之文。字字闡發精義。雖程朱復生。必許其爲經傳羽翼。而人品相業。俱有古人臣風。晚忤劉瑾。未及年而致政。竊謂公文章品望。足配廬陵。允宜一體從祀。本朝則有若湯潛庵。陸稼書。李文貞。諸公。皆當從祀。以爲昭代理學之倡。或疑潛庵近於陽明之學。然先生第不攻陽明而已。非專爲其說者也。且陽明固已從祀矣。文貞之學術。信之者半。毀之者亦半。久而論定。或姑以俟之異日。第聖世難逢。而盛典尤不數觀。自嘉靖釐定。至今幾二百年。方值今日。聞風所爲不能已於惓惓之懷也。夫廟堂闕議。非愚賤所敢及。然誦詩讀書。景行素切。適逢釐定之時。而以相質於知己之前。不爲好事。且老夫子以名賢秉軸。有總持公論之任。不可不垂意採擇。總憲朱公當代大人。司農張公文章宗匠。在班行實主斯議。雖蒙顧睞。未敢冒瀆。老夫子於聯袂接履之時。舉以相證。亦大儒先生留心理學者所樂道。而正人鉅公所樂聞也。不勝幸甚。

汪由敦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王鴻緒著明史稿。語頗翔實。後雍正初。諸大臣奉詔纂修。率據此本。汪公時以史事在館中。與同事諸人自陳所見如此。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書俱已領悉。當轉送兩師相覆閱。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爲一傳。張士誠四人爲一傳。似專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師面謂韓郭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太祖實曾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爲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何也。以爲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刪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既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羣雄同例。而子興獨爲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統惟年伯裁定。當初開館時。姪不揣愚陋。私有蠹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爲弁冕。而遵巖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既知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傳時。謬議文臣佐命。李劉並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發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奸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良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候裁定。劉宋傳當即擬贊稿呈削。或俟閱章葉兩傳後再酌。合衆偏以成一。是恃鴻鈞陶冶耳。王稿視名山藏明書諸本。不啻遠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例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爲王氏功臣。非獨以依樣葫蘆。不足仰塞詔旨。而苟爲立異也。但稗官野史。胙說叢談。無足徵信。而實錄編年繫日。事蹟釐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視

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有曲筆。而一一墨守。瞽趨也。然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亦似未盡。今卽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爲信史。卽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羣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承手諭之殷。率爾冗布。統惟鑒察。

汪懋麟上工部尙書陳公書

懋麟稽顙再拜。謹奉書大司空陳公閣下。春初伏讀詔旨。知朝廷廣搜文學之士。用備顧問著作之選。四海欣欣。拭目以賀得人。繼覽諸公卿薦疏。暨中外所舉被徵者若干人。不才如懋麟。亦重辱閣下與大司馬王公之知。疏名入告。不謀而同。踧踖羞懼者累日。卽擬齋沐奉書兩閣下。具述所以不敢赴召之意。二月中。聞閣下有太公之喪。不敢卽通。重念懋麟無狀。平昔侍閣下側最疎。乃荷不罪。更日以非常。不敢忘。束芻載酒。匍匐越疆。弔哭於太公之堂。時聞閣下將歸。祇候四十餘日。冀得一而奉慰孝思。卽述區區之懷。又聞舟楫多阻。糧盡而歸。惟垂察幸甚。懋麟之不卽赴召也。大旨不過兩言。謂不敢忍之情。與不敢信之隱。父母之喪。不容假借。此禮之不必更言者。竊近代以來。奪情起復。號稱才能。始於大吏。近及有司。見於彈文。挂於部議者。累累猶覩不知止。懋麟忍復蹈此耶。奪情之事。古亦有之。必將相大臣。身繫國家之重。如鼂錯父死旬日。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復起治丞相事。房玄齡蘇頌張九齡寇準皆帷幄重臣。願之而不可得者。豈後世故營祿位者比哉。閣下受恩兩朝。身任司空。當四方用武之

日戈甲器用。一切取辦於俄頃。上方親爲簡任。責不可謂不重。任不可謂不專。而朝廷必聽閣下之歸。而不奪以非禮者。誠以此禮之不當奪。而亦知閣下之必不可奪也。且近日奪情之事。多見於外吏。不見於京朝。是禮法廉恥。猶在乎此也。懋麟縱不肖。忝竊近禁有年。顧忍蒙面自欺。託詔旨以希榮遇。邪。所謂不敢忍之情者。此也。凡人之才力。貴乎自審。僞託以欺世。不可也。況欺君父乎。今皇上孜孜好學。求賢自輔。所望甚厚。所資甚遠。必如詔旨所云。學問淵通。文藻瑰麗。乃爲稱旨。則古今幾人。從來被徵卓然見於史冊者。亦寥寥矣。如東漢先後徵周黨王良。樊英徐淑諸人。不過布被瓦器。以名高。卒無奇謀深策。一時失望。見譏於范升張楷左雄之徒。唐開元初。因選敍太濫。縣令非才。召策殿廷。惟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此往事之可笑者也。惟元世祖徵處士劉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留心經學。不事訓詁。拜右贊善大夫。當今日求如因者。不敢謂無其人。然豈遂若是之多乎。倘不自揣度。因緣竊附。一旦放歸學問。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所謂不敢信之隱者。此也。閣下知懋麟。懋麟不敢負。亦竊謂必如此。庶不負閣下之知。辱朝廷之詔。用自策勵。讀書進德。報國家以謝知己。實他日事也。今不敢遽必耳。炎暑方盛。伏惟孝履善保。尊重。臨書惶悚。

彭紹升答羅臺山書

臺山名有高。江西優貢生。著有傳聞居士文集。

書中論文與道源流分合之故詳矣。雖然。其於本末先後之辨。抑猶有未盡也。昔者聖人之於道也。既熟復於躬而自得之。懼後此之欲至於道者。替而迷其方。因卽其自得之實。宣之爲言。其言遠近幽顯不可



爲典要。而一本於人心之不同。然主於覺世牖民。範之於道而已。此文之所由立也。孔子既沒。微言漸湮。羣弟子各私所見。離異其宗。子輿氏有憂之。述大學一篇。條目甚具。而其要莫先於知本。子思氏紹明之。溯大原於天命。著體道實功於戒懼慎獨。其末申言入德之方。偁引衣錦尙裝之詩。惓惓於闡然的然之別。其故可思矣。孟氏繼作。折衷羣聖。其言求放心。言先立乎其大者。其卽知本之謂也。孟氏沒。其傳滋益熄。漢唐諸儒。沿流溯原。各資所得。著書以自鳴。及究諸儒生平所守。與所著書。能不詭於聖人者。董氏而止耳。王仲淹氏亦止耳。自司馬遷揚雄以下諸子。其所著書。於道卽不盡無所見。要未嘗深明乎本末先後之故。實措於躬行。故於道時有所虧。明蔽雜半。徒使後之學者。眩其瑰麗。汨道而豔文。亟亟焉以空文爲急務。非不知本之過與。宋興。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晦翁子靜諸先生作。實始抽聖緒。修明道教。其所資厚薄。與其得力淺深。固不能無小異。要其本末先後之辨。未嘗不同。而未流之弊。猶且騁虛談。溺誦說。二百有餘年。而陽明先生作。乃獨苦心畢力。擴清氛霧。揭致良知爲宗。一時之士。憬然覺寤。各思反求諸心。刊除枝葉。披尋其根柢。東廓念庵景逸念臺諸先生。遞踵厥迹。精思密踐。矩矱益嚴。誠見乎道之不可須臾離。語默動靜。一息不存。卽違道遠而曠其官。故超然拓無欲以爲基。而與無聲無臭會其極。以近紹周程遺規。上續孔孟以來之正脈。衆人心之所同然。以復返天命於穆之本。又豈語言文字所得而承當也哉。足下欲以馬揚諸子系斯文正統。則濂溪明道諸先生。將爲附庸與。抑漫無差別。謂並軌而齊驅也。至若上下千百年間。躬忠信之質。履蹈繩軌。至行激發者。不可勝數。其爲三綱五常所系賴。顧不大哉。今僅僅以其詞之工者。系於統。其德行修整文采不章者。將不得與馬揚諸子並。又非所以爲教也。且使後



世之志乎道者。將由馬揚諸子之文。上追孔氏與。抑將由濂溪明道諸先生遺書。反求諸心而自得之。以衍孔氏之傳與。覺世牖民。其專任又奚屬與。當不待煩言而決矣。紹升於馬揚諸子之文。誠心好之。顧其夙昔所志。與生平用力之地。則有在彼不在此者。惟足下更有以教之。

李振裕答吳晴巖書

自僕在江左。求一望見顏色不可得。私心常念高風弗置也。令弟來辱惠書及文集。如獲面談。爲之狂喜累日。夫高士之行誼。不見於世久矣。彼碌碌者不足道。如昌黎明允二子。皆介然以名節自負。而其上于襄陽田樞密書。猶不免近于進者之詞。誠有如足下之所譏者。然彼二子皆非無意當世之士。抱其才思有用於天下。固未可執隱士之所守以相責也。愚獨怪其既已讀書識道理。豈不能擇人而後言。而于襄陽以苛暴失衆心。田樞密處仁宗明盛之朝。廁韓范歐富之間。碌碌未有奇節。皆非禮賢下士者。二子顧或卑其詞以求之。或抗其詞以脅之。彼不以爲諂則以爲傲耳。其所如益困。又何足怪。故夫賢士與公卿大夫之相遇也。惟視其人。非其人則求者愈切。應者愈緩。是兩失也。苟遇其人。則在下者益以自高。而在上者益折節以求之。是兩得也。僕不佞。豈敢自附賢公卿之例。然於古者尊賢禮士之風。竊嘗心慕之。往者膺簡命視學江左。見士習之日卑。思有以振而興之。故於高蹈自守之士。尤加意延訪。非欲自附於折節之名。誠欲藉是以風厲學者。令知所矜式。而足下深避遠引。不肯一見。於此益知足下之所守。確乎其不可拔。視今之人假高隱爲釣名者。相去奚啻霄壤。夫僕固求見。而足下固拒。似乎與僕意相齟齬。然因足下之固拒。令士益知有以自重。而相砥以廉隅。相高以恬澹。則於僕風厲學者之志。乃適所以相成。此

正僕所敬而求焉。以爲非韓蘇二子可及者。足下反以歸美於僕。不已過乎。至於足下之文章。尤與世之爲文者大異。世之所爲文者。文耳。不知其所以爲文之本也。古人云。文以明道。自漢唐以來。文之傳於世者。爲不少矣。其言豈盡合於聖人之道。然方其孜孜而求。矻矻而從事焉。莫不自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吾將有以明之也。故雖詞之純雜不同。而就其所學。率皆本末燦然。體用具備。夫是故足以傳世而行。後之人弗求其所以立言之故。而徒工取於語言文字之間。則出之無本。言之無實。宜其與草木之華。鳥獸之音。同歸於腐敗而泯沒也。且夫言而誠本於道。則文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有宋諸儒。道莫盛於朱子。而文亦莫工於朱子。朱子之文。氣醇而理粲。辭約而旨遠。凡爲文者。殆無以或尙焉。後世論文。稱韓蘇而不及朱子。蓋以道而掩其文耳。實則其文固足以爲後世法也。足下之文。法本於韓蘇。而理則一衷於朱子。凡所言者。皆以闡明絕學羽翼六經之旨。憫流俗之日非。而爲講求於理教之淵源。慨異學之以僞亂真。而辨晰幾微。令學者毋惑於所向。其敘事諸篇。尤於忠孝節義三致意焉。非以明道爲己任者。能如是乎。世常云。古今人不相及。足下之文。其縱橫詭變。於古人誠不知何如。至於晰理之精。衛道之力。則昌黎原道諸文。或不及焉。而明允之論六經。又無論也。夫見道明者。其制行也必嚴以正。然則韓蘇二子。所以汲汲於求人。而足下所以能遜世无悶者。其所分蓋在於此矣。季野先生文博而不雜。深而不詭。讀之良用歎慕。足下之家學淵源。豈偶然乎。足下他所著述甚富。其明道之功。必更有大焉者。惟望廣而傳之。以惠來學。臨楮無任依馳。

楊繩武與友人書

某頓首頓首。謹寓書於某君某君執事。某自聞先慈之訃。匍匐南歸。嗣遭先君之變。大故頻仍。煢煢鮮民。不復與人世相關。兩年於茲矣。而執事輩遭遇休明之運。俱以文章學問。自結主知。相繼持使節。出宰文衡。天下之士。望風企慕。祛固陋之習。奮經術之用。下爲氣類之楷模。上酬明良之知遇。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某雖視息陳人。逃聽之下。亦當額手破涕。爲執事志喜。爲斯文稱幸。仰企何似。然而朋友之交。道貴責善。義在忠告。茲有一事。不能以竟默者。惟執事察之。某聞之古人。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君子不以夷險易節。不以盛衰易心。故師友之誼。與君親並重。而榮枯患難之際。尤人品厚薄之所由分。而衆論觀望之所叢集也。竊聞澄觀師以衰老乞身。杜門掃軌。不見一客。大臣引退之義。自當如此。而執事輩奉命以後。出都以前。竟未一登其門。投刺告別。未審何故。夫此一造門一舉趾之勞。於禮似爲末節。在澄觀本不借此爲榮。亦未必因此介意。然而執事榮枯之見。厚薄之分。流露於此。君子觀人於其所忽。正不可不辨也。執事向舉進士。俱出澄觀之門。知己之感。國士之遇。不可謂薄。東閣談論。後堂絲竹。亦嘗親預其盛。往來之迹。不可謂疏。今澄觀初解相印。而執事遂搖手相戒。裹足不前。又彼此效尤。先後一轍。誠所未喻也。或謂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古人所譏。此義各有取。非是之謂也。謂夫奔走權勢之門。如季長之失足梁冀。子厚之諂附叔文。誠不免爲士論所嗤點。澄觀執事之座主也。執事受知以文章。誼在夙昔。澄觀公清廉慎。世所共知。又當避賢罷相之日。執事何嫌何忌。而援此以自解乎。如謂澄觀近日勢涉危疑。恐有波及。故先自引避。尤大非也。漢京兆楊政。師事代郡范升。升爲出婦所訟繫獄。政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叩頭請命。詔赦楊生師。政由是顯名。司徒歐陽歙坐汝南賊罪下獄當死。諸生平原

禮震詣河內自繫。上書求代。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訟固之枉。河內趙承等。亦要斧質。詣闕通訴。由是赦固。又太尉楊震忤樊豐耿寶等。死夕陽亭下。停喪道側。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卒改葬震。李固旣被難。門生王成匿其少子燮。燮姓名爲酒家傭。而身自賣卜於市。冀誅卒還鄉里。此皆當患難之交。生死之際。禍不旋踵。而篤於師友之誼。慷慨激發。植節矢義。況師門無恙。不過角巾東第之日乎。今澄觀雖罷相位。溫旨留備顧問。本朝綱目疏闊。優異大臣。恩禮備至。與東京事勢懸殊。使王成虞放禮震諸賢。生今之世。執義終始。豈顧問哉。君子不責人以所難。藉令澄觀今日亦有楊震李固之禍。范升歐陽之獄。屬吏門生。勢同瓜蔓。而必執古文奇節以相繩。謂當伏闕訟冤。亡命赴義。誠知其過當。今事不至此。而妄自菲薄。曲爲顧慮。昧名義之防。蹈檢陂之習。徒使漢世獨行之儒。去人日遠。而後生輕薄之士。藉爲口實。此某之所大懼也。天下惟市道交。朝滿夕虛。挾所求而來。失所求而去。故魏其失勢。賓客故人。稍稍引去。灌夫爲之發憤。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其門。及廢。可設雀羅。公因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富一貴。乃見交態。嗚呼。盡之矣。然此特勢利之尤。市井之行。士君子之所羞稱。執事皆讀書負衆望。高自標置。平日忿世俗之澆漓。慨人情之反覆。輒掀髯抵掌。思欲一砥其末流。而一旦利害之念。戰於中。炎涼之見。紛於外。不能自克。遂至於此。蹈翟公之所指斥。蒙灌夫之所詬罵。豈不惜哉。某與執事輩。叨附同譜之誼。辱生平不我鄙夷。相與砥厲名行。迂拙忼直之性。亦素所見明。故不避忌諱。爲執事一進其藥石。以竊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倘執事別有所以自處之道。爲某之見所未及。亦望悉以教我。幸甚幸甚。

梁機答從子欽勸應詞科書

阿叔躡躡名場。幾三十年。幸際聖朝。備員中外。中間爲當路喜怒所中。年方知命。退託山林。浮雲翳蔽。不仰紅日光輝久矣。雖江湖魏闕。念何敢釋。而引分守拙。日惟學易以求寡過。亦遂有終焉之志。邇者詔開博學鴻詞之科。羅淹貫之士。以昭文治。潤鴻猷。海內夙負博雅。沈滯未達之耆舊。早歲慧辨健文通藝之英銳。與夫失職能文章之臣。思用其所未足者。莫不峩冠振策。欣然自慶。其遭逢而聖朝所爲殊科優擢。一試卽列之清要者。凡以液經腴籍。派注百氏。絕遠章句之墨守。自非耳目聰明。思精慮固。啓秀披華。窮年累歲。則茫乎不得其岸畔。故由其藝。遂以通知古今。而於道。卽以助流政教。雖沈實高明。不必齊其類。而兼其所長。要其人皆未易才也。汝猥以阿叔素號多聞。又爲朝士所推。致書恹恹。勸之就試。意良厚。顧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出處大節。詎容苟違於道。阿叔弱歲遊輦下。與時賢豪角。遂游藝之場。自顧胸中。亦頗有知識。棄置以來。雖不廢藝術。而道心頗重於所慕。固有一率履不敢越者。以是爲學之本也。頃聞明詔。未嘗不爲天下之績學者慶。又未嘗不爲己之處地與勢惜也。蓋欲阿叔之就此選。其不可。乃有三焉。夫工文求舉科名時事也。希尺寸以基遠大。不得而不能已焉。乃其分也。若已列朝簪。不能奮力功名。有故而去矣。方當思過之不暇。不然。旣俯仰可自安矣。則益志道樹德。以謝當時之望。用舍一聽之世而已。無所容心。此君子處棄捐而隱遯。以自強之正義也。乃欲復以語言文字爲梯榮之藉。縱不自醜。故態能免。高人鄙笑乎。其不可一也。往者康熙己未開是科。亦并及失職之臣。當時但詔內外大臣擇薦。以其姓名上而已。試事則惟天子親主之。就之猶可也。今在外則先試於督撫矣。此在朝廷恩意闊徧。必俾之



鄭重以免叨濫。而在臣子愛惜國體。則一揆諸理。道以爲避就。阿叔忝竊侍從。在詞科。屢經御試。曾邀殊恩。受敕命官。雖降調而故階尙在。乃與老不得科第輩。及後生小子。低首下心。搖筆咿唔。塗鴉於戟門之內。其顏之厚。豈獨羞士論。抑且辱朝廷。而朝廷又焉用此不自慚之博學鴻詞爲也。其不可二也。且是選也。爲其道乎。爲其藝乎。藝亦道之寄也。然終不可以爲道。而聖意則有微旨矣。夫上以藝求之。所以廣進賢之路。使不致格於所難能。而下以道應之。所以著能賢之實。卽以體曲成不遺之意。而隱致其敬君之誠。芟帛蒲輪。古來徵隱遜者。以道不以藝也。如以藝則功名之士耳。顧躡嘉遜之跡。爲慕道之人。猶懷鉛挾槩。角藝以干進。古今曾聞此有道之隱遜乎。此又北山之文所不屑移者也。其不可三也。蓋古之君子。道洪德滋。而學淹貫。雖窮居不得志。而期於出而有爲。致吾君吾民於唐虞三代之隆。其本願也。曷嘗以學之淹貫爲能事。以自長。與徒以其學友教士大夫爲樂哉。然往往事會所際。長慮卻顧。卒於不前者。審地度勢。又惡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則不問其學。將生平萬卷。更無一字。養氣十年。更無一息矣。顧不大可惜哉。至若山澤之臞。果於忘世。或一往不返。或作達自放。如梁鴻嵇康之流。皆矯激以自異。固於道無足深取。愚之三不可。其理明白易曉。其情勢有識所共諒。要於道無敢苟而已矣。豈與夫五噫七不堪者之詡詡喋喋。外道以自高也耶。汝在仕路。貴游多高明。試出愚言質之。并以謝勸駕諸君子。當不至河漢而不謂然。蓋人心之同然者道也。況在正誼明道之君子乎。來書云。思得與阿叔從容朝夕。所成就必大進於前。嗟夫。南山未釋耕鋤。西笑長安。空留望眼。會合固難前期。然神通於思。苟卽愚之三不可而擴之。是亦精進器識之一道也。因家人來。特布區區。期在遠大。北望遙懷不盡。



蔣汾功救荒投當事書

伏以荒政國之大事也。某愚生未任民社之責。詎足以知當世之務。竊觀今日所行。多與古人異者。敢率其管窺。以具論。當世之得失。惟仁人君子擇處其中。幸甚。蓋今之法有三而已。一曰禁糴。其法曰。凡境內之民粟。無與外邑。違者罰。愚竊非之。天地生財。共相流轉。境內之粟有盡。而外邑之來者無窮。境內既不往。則外邑亦不來。是自蹙其生路也。一曰平糶。凡境內之粟。酌其價。每石若干。多者罰。愚又非之。諺曰。價高來遠客。言四方聞者衆也。聞者畢來。物將自賤。今務抑其價。則聞風必無來者矣。直相視於境內之民。彼富民非盡無良也。人情莫不先己而後人。彼亦豈能常自保。惟堅閉不出而已。一曰勸分。二者令既不。行。縱行無益。於是量其家計。科某戶若干。違者呵之。曰。爲富不仁。愚又非之。彼誠不仁耶。長民者自治之。無庸假手於勸分也。富民亦有二。其不肖者。或因以爲利。若賢者未始不願施。而恩自上出。則其心不服。且富室貧之母。而游惰者。先王所禁也。旣用勸分。則游民愈得志。而富人反若有陰事爲其所持。推其心。直欲使偕貧而後已。此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今貧民旣已生心。而富民又偃蹇不服。其勢相持。務必。有攘臂揭竿以禦人於鄉曲者。長奸誨盜。非細故也。竊以謂今日之患。惟在無誠心任事之人。平時積貯。旣與吏胥相侵漁。一遇天災。拱手無策。又見富民少而貧民至多。富民常自愛。而貧民一無顧忌。洵洵勢難驟回。聊以嫁禍而苟免吾責耳。豈真有愛於貧民也哉。且執事近日屠禁甚厲。果如所禁。亦足干天地之和。何者。禁屠則必私鬻。聞之私鬻者。必閉其口而屠。則豕之死愈酷矣。或不幸爲吏胥所獲。則攘其肉而屠者。予杖。夫傷人不問馬。聖有明徵。今以殺畜之故而傷人。無乃與此異乎。狗彘食人食。則檢之。未聞食狗

斃而罪之也。某幼讀孟子。嘗疑梁惠自詡以盡心。及思其移民粟於兩河。而民晏然聽命。當時必具有經畫。特所行皆補苴末流而失其本。孟子猶且非之。今欲求如梁惠之盡心。何可得也。竊嘗妄論經濟不本於性情。天下必無善治。誠心任事者。其性情存焉爾。性情所存。雖損己以益人。猶將爲之。奈何乎。損人以自便其身。嫁禍以要譽於民乎。爲今日計。必先稽積貯。積貯不可恃也。則貸粟於富民。多寡聽民所自出。官給以約。令於秋徵時。按數捐其所輸。輸稅必有費。以白易糙。異日準其兌費之數。則彼固已獲息矣。且大署其名曰某戶某月日貸米若干。次第書之。以爲衆勸。以爲民德。則富者不亡厚實。而兼獲美名。人孰不爲也。然而設簿置胥。則出納期會間。吏卽緣之以蠹民。故夫誠心任事。雖非一耳目手足所能辦。要必時鉅於心。弗假吏胥以權而可。或謂若此。則便於富民。而大不便於執事。是不然。爲政而思自便其身。茲民所以無所託命也。古之宰天下者。有言曰。天下匈匈。某當受難。宰郡邑者。何獨異焉。且執事於民。則父母而富民。猶戚族鄉黨也。子有疾苦顛連。坐視不一引手救。而諉諸戚族鄉黨。自謂得計。可乎。或謂執事乘權而布。今苦乃爾。後殆難爲繼。是益不然。夫權者勢力所存也。順民欲而導之。則甚易而有功。拂民欲而強之。則相激以致敗。至其可繼與否。在人所自處耳。計執事一歲秋徵之羨。不下萬餘。韓文公所謂費閣下一朝之饗而足者。以今計之。未及費執事半歲之羨。已辦此綽有餘裕矣。且上官聞之。必多執事之治行。寧轉有督過於執事。執事省上官之奉。以益貧民。當亦上官所心許。縱其以此獲戾。當亦執事心所安也。今使長民者。義形於內。奮不顧身。至誠惻怛。以紓其艱。則富民之願施者。將不令而自行。薄昧省愆。痛自刻責。以答天譴。則屠沽吏胥之作奸者。亦將不禁而自止。匹夫爲善於家。鄉之民猶有聞風畏慕者。

況仁人君子居高而倡者乎。若夫救災之道。則有宋名賢成法具在。倣而行之。斟酌變化。非難也。然不得其人。猶之無耳耳。其他利弊纖悉。有未能更僕數者。康熙四十八年五月日邑人蔣汾功謹具聞。

張惠言與左仲甫書

仲甫名輔。治霍邱。有善政。後官至湖南巡撫。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懷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車。水而資舟。故時用物而不匱。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宰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

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衆。不若一鬮。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和識者而汎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無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夷而見遠。當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誕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惠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 錢寶甫與吳侍郎書

聞閣下未到京。卽拜少司馬之命。旋卽命爲倉場侍郎。恩至渥也。過至隆也。諒閣下必有所以仰酬高厚者。顧念天地大庾重地。積貯在焉。庫藏出焉。民食繫焉。其累而卒也。百姓蒙其害。環之而下陳之。夫漕務之不清久矣。屢奉明詔。而終不能掃除。而更張者何也。嘗見十餘年前。州縣辦漕。必肥其家。卽吏胥亦無不驟至數萬金。今則不然。上官不索。州縣漕規。而州縣常不足。州縣必藉吏胥舞弊。而吏胥不樂爲。其故由於漕之浮收。不能欺上官。每取所浮以補通省之虧空。而州縣之入囊少。亦不能欺旗丁。每視所浮以索兌漕之費用。而吏胥之詭計窮。近時兌費頗增。各省皆然。卽以江浙言之。一縣以萬計。一省約須二三十萬。旗丁之日用。不過十分之二三。乃自押運幫官。以及巡漕總漕倉場各衙門官吏。在在皆有使用。而倉場爲尤甚。使倉場吏胥之欲飽。則泥沙皆好米也。吏胥之欲不飽。則好米皆泥沙也。其權之重如此。且夫州縣不能違拘旗丁。但願速兌。而費有所不惜者。督撫司道不能深知也。旗丁不敢違拘倉場。惟恐不收。而費有所不惜者。倉場總督不能深知也。旗丁不得不需索州縣。而州縣之浮收有名。

州縣不得不浮收百姓而旗丁之需索有名其勢相因其弊相仍有必然者夫江浙爲膏腴之地財賦甲天下然而數十年來十室九空不遇凶荒斯可耳若連年歉收將正賦之不足而尙可浮收乎不可浮收而有不得不浮收之勢縱不至激而爲亂而百姓之生不日以蹙乎設欲浮收而不能旗丁兌費不敷因而漕漕其害更爲可言然則欲州縣不浮收百姓必先使旗丁不需索州縣欲旗丁不需索州縣必先使倉場不需索旗丁或曰倉場以下官吏不下數萬人苟盡去其弊將何以爲生寶甫以爲旗丁需索州縣必有一二狡猾言包攬一幫之費而其餘則拱手聽命倉場吏胥之需索旗丁其技亦若是閣下第察其爲首者懲之毋苛求毋過急但期於事有濟於百姓有益是不必盡去其弊而弊已無不去若以姑息處之則一數萬人者藉此存活矣而有漕地方民之困於浮收者奚止億萬人以億萬人之性命身家而與數萬人相較多寡輕重之間非身當其任者所宜詳辨者哉僻處鄉里知其大略不能悉其細微閣下爲朝廷重臣所任甚鉅而寶甫於閣下受知最深姑一舒其狂瞽之見試訪於衆而以寶甫之言爲是者則取而參酌行之否則亦等諸無稽之談存而不論焉可耳

陳文述上李書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某之來袁江也在五月初其時淮黃並漲洪澤之水一丈八尺有奇爲從來所希有五壩啓二淮漲未減而荷花蕩已決口矣執事者議開王營減壩以洩河漲議未定而壩已決河水驟掣由海州亦塘河入海淮漲亦減於是羣以爲機勢順利叛爲改道之議大府據以入告聖心軫念東南之民日與魚龍相鄰處也因機勢順利之奏製爲黃河改道議以頒示督河諸臣而實則機勢順利僅就決口形勢言之卽分探



水勢之官弁亦僅至響水口而止。以下三百餘里均未嘗能改與否。未有真知確見也。近以上游郭工告潰。減壩水勢少緩。數月來未暇議及。然某博采輿論。有知其必不可改者。祇以位卑言高。易蹈妄言之咎。且河庫談觀察力主改道。有必應試行之議。故緘默而不敢言。而又不能終於不言也。管見所及。敢爲閣下陳之。夫改道非易言也。數萬家之田廬墳墓。婦子老幼。轉徙流離。係之途長。工鉅。施築不易。帑藏所需。多則千萬。少亦數百萬。不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知也。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仁也。此談觀察之過也。夫所謂必不可改者何也。方今河水所經。必由海州所屬之碩項湖。碩項湖。非湖也。夏秋之交。山左蒙沂之水。經此入海。匯成巨浸。汪洋百餘里。若湖者然。故曰湖也。冬春水涸。居民於中種麥。麥後水至。不及穡稼。亦謂之一熟地。今議改道。道由蒙沂之水。避河而由他處入海耶。抑將直黃河而蒙沂以入海。若淮水耶。將於此湖中百里盡築隄岸耶。抑任其泛濫耶。蒙沂改道。固無他途可行。合以入海。則下游河身甚仄。泛濫必廣。設立隄岸。旣阻蒙沂入海之路。且地勢低下。必高至數十丈。而後可。方今汪洋巨浸。於何施工也。凡此皆窒礙之顯然者。且當日改道之議。以河流湍急。刷淺成深。冀得自然河形。今數月矣。減壩當湍激之衝。其淺如故。則土性堅實。不受衝刷。是其明證。閣下懷忠愛之忱。負人倫之望。爲大府所引重。則曷不以不能改道之說。進於大府。碩項湖情形。之不能改道。其理甚明。不待知者而決也。特苦於未知耳。否則或以爲譎語之非實耳。則曷不按之圖書。訪之老於河工者。并委大員親履勘之。能改與否。可一言決矣。誠知不能矣。而不急圖變計。非欲置田廬墳墓。婦子老幼於洪流巨浸也。亦非別有良法也。特以業奉御製改道之說耳。

王曇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句踐既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私語曰：王之形不彙，長頸而烏喙，難既戡矣，不可與湛也。吾將行矣。扁舟已具，且適他國。而曰：吾愛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吾實慘心，豈其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要領，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剋爲書致大夫種曰：天惠社稷，以復其疆，闔就命，惟昭赫之。故山川瀆滄，實濟厥靈。二三子其敢自膺也。蠡無大功於此，不敢以享。子固善謀，必賢結於王心。王亦多子之能也。而寵異於子，曰：微子不造吾國，亦微子不有吾國。子思所處乎？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蓋言慎也。以德事人者，襲茵而寢之；以佞事人者，脂膏而飫之；以業事人者，處巖泉而闕百仞之谿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綌，冬衣重裘，所以爲儀也。披貉以暑，亦無嫌矣。道險遠，饑餒而食，不滿一盞，過飽而斃。余未見其可也。晉公子渡河，貝玦遺璧曰：臣負羈紲，從巡於天下。臣之臯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旣伯，賞諸從者。子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蠡滋懼矣。智劣於子，而祿實過焉。余不敢據。易曰：肥遯無不利。其自冥於阱曰：人實擠我，誰則信之？其不防於尾以濡其體，將貽君以不令之名。易曰：過涉滅頂，凶。有喪，蔑成。余其遠乎？子思所以自處也。或越其庭，以悔厥心。自衛手足，吾亦從之。其豈惟子文種見書曰：智哉。范子，其奈王之無臣也。王且圖霸，王且圖霸。不棄左右。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種不敢報以洩爾謀也。蠡遂泛舟終身外國，不一年種及於難。

王曇擬莒大夫說樂毅書

昌國君圍莒經年不下。莒大夫乃遣士致書曰：破國餘臣，力不抗明威，僅足結其餘黎。智不明幾算，僅可料於一得。聞之蛟龍擇淵，賢人審勢。勢之所居，有所損必有所償。勢之所去，則微一時之利，必有百年之悔矣。今君亦權於天下之勢乎？天下之勢，垂於楚，闕於秦，而懸於趙。楚趙之於齊，亦甚比矣。趙人五戰而不得十城，楚數凌厲而從之親者，非力之不足於齊也。畏夫奪秦之利，而貽秦以弭貪之名也。秦之言曰：我得臨淄東海之地，則魚鹽致塞矣。我得燕山滹沱之甲，則筋角旃裘狗馬充庭矣。狐涎數載，不敢牧吾郵者，其心固無一旦而忘燕齊也。韓魏猶強，則齊得其蔽。齊得其蔽，燕亦受之。今韓魏之亡，固岌岌耳。往年拔宜陽，今年拔成皋。韓魏無齊，則其亡愈速。燕無齊，則是自撤其障也。夫秦所以不得攻燕者，必歷韓經魏，涉清河，垂兩海，閱數千里，彌月一鬪也。又不然，亦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千里之外。今燕撤齊之障，於魏彌迫，而秦彌近。故宜陽之士五日而假淮潁，七日而抵清漳，十日而擾君之封疆。君亦自爲備，而莫分之毒矣。且趙非厚親於燕，而重讐於齊也。謂燕卽入臨淄，輸祭器，掠寶物，而歸於都，人心必怨。怨守必堅，堅城七十二，必縻百萬之師。轉十年之粟，然後渡滹沱，涉易水，不五日而撼金城耳。今以君之略，社稷之不幸，風馳瓦解，淪胥以之。士傷於心，鬼哭於墓。先君之靈，憤懣於天。趙氏已有憬然而悔禍者，又況取萬乘之國，約四鄰之兵，而擅於己利，不分於人。強秦三晉，其志亦不戢矣。君亦不聞勝國之事也乎？昔智伯氏滅中行，圍晉陽，吞并二都，而憂一主。中山亦千乘之國也。敗趙氏於長子，克燕君而殺其將，然皆身死國分，爲天下笑者，何也？是卽燕齊之事。齊滅萬乘之宋，弱三晉之師，自爲功先天下，地廣列國，然

而力勞氣索。兵苦事煩。取天下之所甘。勢不可以獨飽。故一折而入君之手耳。君復獨飽之也。天下之患。莫大於叢人之所爭。而主人之所搏。據人之所高。而乘人之所禍。今以全齊之大。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折三敵韓。折二敵魏。五分四裂之。尙可王其子弟。爵其能臣。而娛其耳目。心志一旦席卷於燕。了無費也。君以爲秦楚之心何如也。夫秦固欲齊之遄亡耳。誘之以東帝。餌之以驕宋。驅之以強燕。齊遄亡而燕始有隙矣。非秦之不利齊也。其奇於賈禍。而求於取償也。齊楚舊睦。三晉生心。君獨不聞之乎。尾大之不掉也。主怨之先亡也。城壞之足畏也。此皆天下之勢也。智者不背勢而圖功。不背勢而見德。今君之仁智。亦聞於諸侯矣。頃刻之間。下七十餘城。禮賢弭暴。近世所未有也。然畫邑之令曰。不下。我且屠邑。旣又虔劉我人民。戮我卽墨之宰。雖非君之意。是輦轂之下。未習君之德也。何以服我孤臣之心哉。爲君之計。莫若審天下之勢。而溥其功。寬二邑之力。而君我立王。歸報燕國。曰。燕之有齊。是秦之東蔽也。齊入於燕。是天下所共利也。蔽亡則寇必先。利先則害必隨。燕爲天下之招矣。必析國之半。以反於齊。俾齊爲捍圍之臣。則魏不敢渡易水。趙不敢擊東胡。魚鹽舟車之織。不絕於道。亂而討之。來而復之。怨已報矣。毒已消矣。天下之諸侯。必德燕重燕。仁燕信燕。雖有暴秦。不敢生事於燕。而君之名。甘於黃流。尊於九鼎。顧心咫尺之信。悻悻之威。計滅二邑。而後安枕。二邑之士。雖甚綿力哉。皆庸其君。傷其大夫。糾合之餘。若膠與漆。計不復全。則得一確聞。以死於城池之下。於君之仁。甚無益矣。而天下諸侯。必有聞齊而起其貪。藉齊而洩其怨者。嗟乎。齊惟不料其勢。以至於此。而胡燕之不料也。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哉。一夫撫掌而笑。基曰。客不足吾技乎。客曰。夫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

之不以善息。少焉一發不中。皆廢。有後至者。見公之不中。不見公之百中。是予代後至者笑也。今王老子壯釁久疑生。盛名之下。不可以據。萬一煨燼之餘。背城借一。雖小莒卽墨。不過二萬人。各一可當十。恐夫有後至之笑也。惟君深計而俯恤之。昌國君得書曰。信然。信然。君命之矣。不可反也。不數日而齊封之王。毅辭不受。以死自誓。頃之昭王沒。毅遂奔趙。

舒位與陳孟楷秀才書

承贈詩送行。並勞走別。心根於性。情見乎詞。感甚。感甚。今之後生。不患才少。而患其學術之疎。然大雅未衰。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足下當不妄自菲薄也。前詢北直水利。適僕爾時氣逆神渙。不能終竟其說。乃僕依北人。昔嘗留意於此。三十年來。從無與僕議及之者。今足下一旦下問。心輒怦然。蓋燕雲十六州。僕少年車馬三四往還。知其無處不可興水利。特當事者畏難苟安。不爲慮始。而北方之民。愚惰相半。有田不耕。有杼不織。坐俟三冬之雪。仲春之雨。五穀勃然。相慶收穫。設使天屯其膏。非澇卽旱。男女嗟歎。併命飢寒。弱者溝壑。壯者四方。其弊若彼。而其患若此。則惟水利之弗講也。夫古之王者。多在西北。黍稷桑麻。未嘗不備。則信乎其得水利也。今雖井田旣廢。屯田可行。屯田興而水利出焉。僕又知燕雲十六州之地。無處不可屯田者也。夫事之遠且大者。非一朝一夕之功。非一手一足之烈。今誠能儲其說。以待之後。必因其利而用之者。足下年富力強。好學不倦。何不乘此三餘。取諸史之行屯田者。一一摘出。參之以經傳中。溝澮之法。證之以郡國利病書所論。窮年累月。著爲一編。勝於議保甲。志武備矣。又酈氏水經注於西北。獨詳。近東潛趙氏所刊水經注。極稱精博。其各史郡國地理等志。亦宜互證。至三國十六國。洪稚存太史



有疆域志補一書。頗爲賅洽。可以依據者也。明史河渠志。亦應考索。以時代相去未久遠。河道亦大同小異。而北方之水。以河爲主。由屯田而及治河。由治河而及海運。蓋足食足兵而民信之。故曰井田之法。寓兵於農。屯田之法。寓農於兵。此儒者之立言。非處士之橫議也。泊舟丹陽北郭。夜雨浪浪。不能成寐。燒燭書此。以理前說。於抵真州日。封寄足下。冀補聰明之萬一。

謝振定答李喬生書

振定頓首。問喬生大兄。同年近安。秋杪得手函。捧誦十數過。不能去手。知吾足下之所以相期。與振定之所以自處。議殊而理一。非知我之深。愛我之篤。不能爲此諄切詳至之言也。振定少時。誤以程子玩物喪志之說。於史學甚疏。邇來悔聞道之淺。繙繹諸史。切而求之。頗有會心。竊以古人建功樹名。皆其平生之學問經濟。足以涵蓋於一切。而偶然適逢其會。舉而措之。故能乘時利用。自致於不朽。而固有幸有不幸焉。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夫淮陰不得國士之目。武侯不遇三顧之知。與餓莩農夫相距不咫尺耳。留侯鄴侯。投之所向。而自然符契。不可謂非天也。而賈生治安之策。宣公奏議之陳。賈讓言治河。江統論徙戎。皆不得施之於用。是豈其闕於識哉。亦其時則然也。且天下固有無用之用者。如管甯郭泰孫登陶潛之流是也。彼其初心。非徒自適其適。而無意於人世者。出處之故。蓋難言之。昔孔子周流。心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其自許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傳食諸侯。不以爲泰。而其語人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聖賢之抱負。可包乎今古。而不能與天地爭治亂之權。浮海居夷。其不得已之苦心。爲何如耶。況夫矯矯自好之士。自揣其致主安民之術。萬不逮孔孟氏。而顧虛與委蛇。與人俛仰。徒喪其守。而無濟於物。徒

貽後之識者。請讓之資。吾知其必有所擇矣。於是遜世不悔。令天下後世。知爲士之重。不可以位縻。不可以勢奪。而世之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者。猶可惕然而知所警愧也。然東漢士高節義。而遂生清流之禍。北宋道分洛蜀。而致釀黨錮之機。至於東林。幾復遙制朝權。君子自爲務異。而小人從而媒孽之。爲一網打盡之計。其害乃及於國家。尤不可以不慎也。然則一龍一蛇之道。莫如用悔。和光同塵。知白守雌。非夫人之本心然也。今力不能如卜式之助邊。復不能如士雅之擊楫。亦惟順時履正。聊以卒歲而已。若夫昏夜乞憐。以僥倖於苟進。捫心自問。或不至此。足下亦或諒之耳。因來書切至。故略申其所見如此。希教而正之爲幸。兒子學業未至。勉強逐隊觀光。點額而退。令其自愧耳。其與尊世兄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茲因劉厚田漕使之便。率函佈候。願珍重不宣。

### 徐侃答鍾明府問利弊書

某屏居鄉里。久不復詣縣庭。側聞循聲播於遐邇。因欲望見顏色。竊蒙不拒。又以利弊爲詢。此謙謙之盛心。而近日之僅事也。倘漫不裁答。是不以明問爲重。而虛愛民之至意。且自擯於賢者之左右也。言而不審。是滋事端。且擾民也。謹據所見。杼一二以對。竊見明府爲治。以儉約爲本。此檢身之先務。而政清之由也。漢龔遂守渤海。齊俗奢侈。躬率以儉約。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國朝如于清端公湯文正公。其鉅德重望。不必以儉德顯。而其省身之約。世皆知之。爲時名臣。明府去歲以事行鄉。民供一雞不受。歸其直。此懸魚留犢之意也。某親見之。駭爲未有。又常平倉之粟。奉檄未取用。夏散秋斂。事集而民不病。公私便之。又聞下車以來。公庭無留獄。大小會不數日而判。民無守候之苦。吏胥不得輾轉爲奸。此極盛德事也。以此

公正何利不興何弊不除。顧古人有云：利不十，不變法。謝方明治郡，宜改者則以漸變移，使無迹可尋，誠以興革之難也。況限於時，格於勢，雖有美意，孰能自便哉！然而興革二端，興利難於除弊，有心於治者，言興利不若言去弊。弊在地方者少，而在衙門者多；在愚民者少，而在吏胥者多。此古今之通弊，而明府之所洞悉，不煩觀繆也。方今連歲有收，百姓粗安，又邑地僻小，無大豪猾武斷凌虐，而吏胥亦皆望風畏法，如前時春秋收徵，會未十數日，而新者已墊交舊款，反緩舊者，有以爲之地，而墊交之新者，多愚懦故也。墊則索直數倍，且以一索十，愚民間墊交，則膽落板串行，而此風息，倘未卽淨絕，乞一飭之而已。上江十州縣有運丁快家，運丁有屯田，足辦事，快家無屯田，自楊清恪公奏快運並簽，而快家困，快家輾轉，被害無已，而一邑困，且有挾仇誣指爲快者，事未白而家已破，實可憐憫。在明府無不周悉，倘有此等乞一禁之而已。至地方之害，不過游民生事，甲長科派，此輩在今已知惕息，倘更嚴示掃蕩盡矣。凡此所見，皆非大故，卽一紙示知，其事集矣。若邑間社倉之事，其弊已久，愚以爲在民不如在官，在官不如歸併常平倉爲便利焉。衣食滋殖，文教繼興，長養成就，實仰明府不在修名而在務實，不專在文辭而兼在通經飭行，讀經而知聖人之意，飭行而修君子之行，譽髦斯士，於此爲盛。常袞一至閩，則有歐陽詹其人，何武一至楚沛，則有爾唐兩龔其人，文翁專以興學冠西京，循吏之首，河南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不過一薦賈長沙，如蘇明允以文顯，其初受知猶推本於安道，孫明復以經教，猶推本於范文正公。如此者不能盡舉，一賢興則衆正起，一身教則羣景附，如金受鎔，如土在範，不虛也。至荒怪虛渺之事，某雖不肖，能自信之，百人是之，一人非之，不顧也。史冊所未有，卽其所由來者亦淺，文教之興，當不在此，以明府之至意，凡有

裨於教澤者。無不稔慮。卽此事之無考據。亦所素知。而尙在徘徊顧慮者。卽非今之急務也。黑水河之開。乾隆十九年。總督襄勤伯鄂公實親履勘行。其事後竟未就。三十三年。前明府韓理堂先生欲踵行之。會稟於總督大學士高公。公舊爲上河藩司。曾親與開河者。至是許爲奏請。會先生罷官。事遂寢。其地里高下。丈尺工程。開河之始末。具載所著圖記。前蒙問興革之大端。某亦偶言之。而不料垂注已久。蓋聞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此在明府自審之而已。不敢尼也。不能贊也。某愚拙株守於世事。一無所通曉。願有賢人君子。則心慕之。苟以千百中不一見之人。千百不一見之人之意。而不克副。爲可惜也。謹竭芻蕘。不得一當。惟所裁擇焉。

戴震與方希原書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爲此事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未者也。然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覩其非藝歟。夫以藝爲末。以道爲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其本。本旣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說。有一未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勃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爲榮不久。諸君子事其根。朝露不足以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所失而瘁者矣。且不廢浸灌之資。雨露之潤。此固學問功深而不已於其道也。而卒不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於聖人之道則榮。未至者不得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

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覩其非藝歟。諸君子之爲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衆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懸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旣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諸君子之爲道。固待斯道而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奧奇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與聚處。勉而薄乎巔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足下爲之。意志動盪。不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況可弗贅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思得古人憐我。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爲也。

## 趙希璜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李靖爲布衣時。謁楊越公曰。方今多事之時。足下不宜倨見國士。越公改容謝之。足下銜天子命。遠守邊圉。川陝教匪。日有窺伺。豫東之意。正足下延攬國士之秋。講求武備。因材器使。茲莅豫將屆兩月。未審謀略之士爲誰。技勇之夫爲誰。想足下鴻才大略。布置周詳。必有以上慰宸衷者。希璜待罪中州。十有一載。日擊時艱。心神慘怛。不忍不向足下詳言之。一曰。邊防宜扼要也。豫省最要者。鄧州浙川內鄉盧氏四州縣耳。其餘次要之區。亦不過四五合一州一縣之民。足以扼其要害。卽慎選一州一縣之官。足以得其要



領夫守令親民。下情易於上達。今賊曰官逼民反。民則曰兵甚於賊。官既能逼民反。是官亦能使民不反。兵既更甚於賊。是制賊無需乎兵。則不如仍寓兵於農。慎選守令。堅壁清野。各守一州一縣之足以制賊也。然獻堅壁清野之說者。類皆迂闊不經。無裨實用。則所謂壁者非壁。何可言堅。既無堅壁。何可清野。夫所謂壁者。卽以一州一縣之城池而論也。一州一縣之城池。卽豫東九十餘州縣之扼要也。一曰江防宜嚴密也。夫十圍五攻。志載之矣。今以少制衆。所恃者江防。江鄉勇類。皆游手烏合之衆。緩急果足恃乎。是宜仿甬道之式。令防江鄉勇於無事之時。運石連土。凡可偷渡之處。多築甬道。既足以自衛。亦足以拒賊人窺伺。所謂守者自逸。而攻者自勞也。一曰糧儲宜預畫也。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運輸則百姓貧。糴則百姓財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以萬人之食。每月不過三千石。萬人之餉。每月不過三萬兩。誠能於鄧浙內盧四州縣。各儲糧六千石。銀三萬兩。以備不虞。賊至則堅壁守之。俾野無可掠。賊懈則悉萬人敵之。使退無可據。不出旬月。勢必解散。其餘次要州縣。半其儲蓄。以待轉運。斯無遠輸之煩。而收賤買之效矣。若夫靈機制勝。變化因心。縱反間者善用亡命。養壯士者不惜重賞。是固足下思之爛熟者也。

### 韓夢周與閻阜寧

又作山中客矣。拙者伎倆。但解跽伏。直屬可鄙。但心中無事。夢魂常清。此則少有佳趣耳。位者非己所得。專時者難得而易失。一日居官。則竭一日之心。要術無多。但於足下所謂誠者。勉之又勉耳。愛百姓如赤子。防胥吏如鬼蜮。無要譽於流俗。無假意於左右。勿取人以言色。必求其實。勿任情爲喜怒。必得其當。外

揆之人。內返之心。可對君上。可質鬼神。則表裏洞達。而誠之德充矣。又勤敏之中。當寓節宣之意。急要務。略細微。戒冗語。省閒氣。勞而不疲。乃可任劇。不然。叢迫無節。必至煩惱。煩惱不已。遂成躁率。既有傷於性情。必有害於公事。特忙中不察耳。大抵事變無常。以誠爲主宰。以從容爲節度。以安定爲統攝。其中高下輕重。隨時可以權衡矣。執法者失之固。通情者易於流。氣勇者必拗。心雜者多爲人所乘。既欲自立。而不知取法古人。徒求勝庸流。此則五十步百步之說。非賢者所願居也。

張士元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

去年九月。友人自金陵歸。持到手書。卽日詢知尊體安善。冬春來。伏維動止萬福。書中過蒙獎進。且喜且慚。展讀所賜文集。心目開滌。見所未見。淡而旨。臞而豐。信乎古之文。非今之文也。來諭謂歸熙甫能於北宋諸賢外。自開徑路。故數百年獨推之。此卽熙甫所謂自得者也。古今爲文章者。雖遞相師法。要其所自得。必有出於師法之外。其始也。常取道於一家。以正其趨。其繼也。必推類於諸家。以盡其變。久之。則渾然融化矣。士元質鈍才朽。從事於此三十餘年。而無所成。自頃讀史記漢書稍熟。而取昌黎集詳讀之。乃於其間時有得焉。蓋退之所取者至博。而其大要則有二端。議論宗孟子。敘事法馬遷。皆遺其貌而直取其神。他書出入漁獵。無不就範。此退之之所自得也。宋以來文家。大率學韓。歐陽永叔。曾子固。尤學韓之善者。本朝方靈皋先生。持論甚嚴。於左馬之外。獨取韓子。雖班固亦多駁議。觀其推究利病。洵近世之知言者也。然謂退之以下。諸家論爲文。皆不列班固。見爲不足取法。則未敢信也。退之言古作者。舉司馬遷。劉向。揚雄。輒及相如。而其爲文。則不用相如之格。顧常采取班氏。兼用其體。豈相如如果能勝孟堅耶。退之意。

蓋以孟堅書半用子長。其辭亦子長之亞。言子長足以該之。故不及孟堅。而以相如詞賦之雄類舉之。未嘗以此定優劣也。且當時文士游於退之。爲退之所善者。莫如李習之。習之之文章皆準退之。而與皇甫湜論文。嘗儕班固於左馬之列。美其敘事高簡。豈退之不屑道班氏。而習之顧自有得於孟堅耶。將以亟文退之之論而爲此言也。自退之後。善敘事者。惟永叔熙甫。然亦僅可與孟堅匹耳。豈能過之乎。又況不及永叔熙甫者乎。審是。則學文者固未可輕議孟堅矣。抑又思之。文之難。非知之難。爲之實難。爲之者必有諸其中。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不養古人之所養。而徒學古人之文。庸有當乎。然則知其不可強致而務養之。以俟其自得。知者之事也。士元邇日所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得再賜書開之。幸甚。

### 張士元答施北研書

惠書詳覽詞意。實深感愧。僕自二十五歲居憂。暫輟舉子業。觀前賢遺書。始有志於古文辭。取所藏史記漢書及唐宋諸大家之文。時時讀之。盡去六朝纖麗之辭。不觀。恍然若見屬辭之體要也。其後往來鄉邑。久旅京師。士友間少有言古文者。私自習之。迨屏迹溪山。則更肆力於史漢。歲常不廢。近者讀左氏內外傳戰國策。益有味。而後信此道。下傳馬班韓歐陽。以至歸熙甫。爲一家親屬也。自桐城望溪先生出世。始知文之正宗。然望溪立格甚嚴。駁議孟堅。未免太過。其論漢書文字固自識。至駁及霍光傳。則過矣。今孟堅書具在。望溪書亦具在。其敘事之文。果能與孟堅相上下乎。抑有過於孟堅者乎。其間得失。當必有辨。而世之爲文者。乃遂輕去孟堅。則又望溪所不許也。孟堅實未易到。縱有一二痕痛。亦不害全體之完美。

所以韓歐亦未嘗瑕疵班馬也。舍班而專宗馬，何所不可。然嘗反覆折中，竊謂真知馬必不敢薄班，何也。其文之神理脈絡意度波瀾，固有相會通者。也有天地來，朝野上下人物事故，無地不有，無時不有，其中功德才行氣節，所謂磊磊軒天地者，必不可聽其泯沒無傳。卽賢奸曲直是非，亦賴文士存之筆端。而後此理不晦於天下。然士之心能辨別，筆能通達者，寡矣。其書事狀物，能得遷固之義意者，益寡矣。然則磊磊軒天地之人，將終泯沒乎。賢奸曲直是非，其混淆而莫辨乎。僕於此有感焉。竊欲舉所見聞述而論之，而才力淺薄，又山野中少聞寡見，無以發其論撰之意。但於讀書考古，應接賓客之時，留心訪問，有所得輒錄在紙上，不求其文求其實，不取其簡取其詳，又從而參酌人言，多方備證，至清暇適意時，遂刪潤成文。蓋孜孜於是者幾四十年，而卒無所發明，亦有事當載而於分不得載，則闕之也。今先生謂拙文於馬班史學，實能得其神髓，可上接二千餘年文派，何敢當也。所言施孺人，係貴族子婦行，僕自少知其高節，故爲作傳。其子履旋，則同里前輩也。履旋久館於外，資以養母，亦未虧於子道。孺人終時，履旋在山左，困甚。其事有難言者，僕傳孺人，自當書孺人事而止，不必論及其子。子有功德可述，則書之以爲母重。否則不具書。此文章之體當然，非有所薄於履旋也。校字煩瀆，不安之至。率爾布覆，不盡。

吳士模與畢莘農書

別莘農五月，不得音問。渡江來黃沙，撲人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晚投旅店，宿土坑，食麵條，闊二指許，十五日，到壽州。值鎮將治兵，宿店皆爲兵役占。最後得小屋半間，在馬糞堆中，與家頡雲共坐一木櫃，強以紙團塞鼻，四面驢鳴馬嘶，終夜喧擾。吾輩生長江南，食大米飯，明窗淨几，展卷吟誦，真如天上散仙。到此

乃忽墮苦海。見有積年在此中過活者。替儒不識民生疾苦。真可愧汗。越日至正陽關。渡河凡八里。中流風雨驟至。渡船無席蓋。以扇障首。雨淋漓透袒衣。衣裝臥具盡溼。到岸雨止。若故向旅人作難者。索火熏衣。至夜分不得寐。自此舟行八日。到周家口。悶甚。他亦無苦。入蔡署。官衙蕭寂。課章句外。啖飯而已。今歲麥大豐。百錢二斗。水果視南產者尤佳。蘋果白桃。碗大者一二文。大可啖。盛夏亦不甚熱。正午稍似家中。五月初天氣。到晚放脚牀上。涼氣侵人。終夜被盡裝棉。耳畔絕少蚊蚋營營聲。往往睡至日高起。一日望松間明月。使似乍見故人。行坐對之。不欲寐。憶大謝夜宿石門詩。曼聲歌之。召諸生來聯句。一小者作無客不思家一語。坐中嘿無言者久之。自此每見松梢影落窗上三尺許。便如坐桐陰書屋時也。此間人解道古。僕亦高閣置之。便如三家村學究。目不識古事者。偶一日董超然來。述北來旅況。有同病者。因縱談詩古文。出舊作相示。大愛賞。談積日夜不倦。恨在家時。識此君晚。數日別去。忽忽如有失。僕半年寒嘿。便如死灰復然。提起平生論文衡古心事。急欲見吾莘農。書此如相對晤語也。

吳士模與左仲甫書

別逾一歲。懷企之私。忽忽與日俱積。中秋後。聞足下猝中寒疾。无妄之災。當勿藥有喜矣。久欲修候。而荒廢筆墨。疏慵已甚。又足下處置洋溟一事。於僕心有猜焉。地望較殊。誼不敢以先瀆也。比聞轎車所至。政聲載道。徵諸南北往來。及足下之部民。其信當吾世。而有龔黃卓魯其人。僕得託名於戚友之末。若景星鳳凰之快覩也。幸何如之。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今以往。足下一失足。則人之責望於足下者。且將視貪庸鄙劣之徒更甚矣。抑田畫有言。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敢敬爲足下誦之。往在



江甯見足下與景喬書。頗以窘乏爲念。居官貧是好消息。居官患貧。又是不好消息也。足下何渠至是。特恐左右者有以窺足下之間。而稍中以不患貧之策耳。黃山爲足下覓金石三例不得。僕因以所藏者致之。諒已入鄴架矣。政事之暇。不廢參稽。想見著作之勤也。夫文章緣飾吏治。儒生所以異於俗吏者。庶其在此。然在足下今日。則力有所可惜。心有所不必分。必視民事如家事。定其規模。而以實心實力。一一致之於民。士生斯世。學當求爲有用。如粟可療飢。如藥可愈疾。而無過飽。無誤投焉。斯不負生平耳。如僕之卑賤。尙不當以文士名。況足下乎。又聞印山諸子。多舉遠佞相告。署中亦有緣此介介者。是言也。夫子且以告顏子矣。豈其有所指而云然。且足下所當遠者。豈徒曰佞。然就佞而言。亦願足下終勿以爲易易也。景喬書中。足下索僕闡藝甚急。且有過當之言。僕文正用荆川法。而出以逾健。及閱中式文。乃知有大謬不然者。僕無意於此久矣。靈府間幸不爲所蹙蹙。邇來惟深悔少年精力用錯。止以文章作一世歸宿耳。忽忽百年。寥寥千載。士所自命者當何如也。感足下能作良吏。亟欲以迂闊之言自通。遂不暇作世俗稱揚好語。信筆抒寫。傾吐不倫。亦欲足下知故人向往之意不薄。而轉有以規僕耳。不宣。

## 吳士模與董超然書

僕與足下居同里閭。積十餘年不相識。自足下來蔡。一見輒歡甚。相與語。窮日夜不厭。莊周云。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而喜。今則若兄弟親戚之警效於吾側矣。匆匆言別。不盡所懷。僕資性蹇拙。尋常見富貴人。落落不能一語。於世所號稱名士。亦素不樂與之接。自以年少學淺。一習酬應常態。足散吾肫朴之氣。又以其人既有聲譽。欲援而與之交。則更嫌於標榜附和。而有所不屑。然其間有一言一行之當於吾心者。未

嘗不心折之。卒亦不敢以此因端而求合也。故自一二素交外。維以古人爲師。晨夕相對者幾二十年。猶未有得。乃今得吾超然。僕自今可以得良友之助。而不終於孤陋寡聞也已。足下遇人不設城府。論古今事多當。所作古今體詩。風骨高騫。都無世俗人語言意思。長年奔走四方。困無所遇。猶以詩文爲性命。不置口。將毋前日所云騷氣者。吾兩人當不免騷氣。固不可有。然讀書人無騷氣。恐俗氣至矣。足下以爲何如。邇來不重文士。大率以騷目之。應舉一不當有司意。卽文章不愧古人。終不免寒餓。挾策爲人師。多爲世所輕侮。從事賓幕。則幕中且不屑與齒。甚者覓一餬口地不可得。設使古人復生。當不知作何語。近聞臬司康公觀風吾郡。得吾同姓廷燮者。禮重之。爲之續婚儀。封章氏命僚屬爲成禮。此真古道。不可概見。或嗤以爲騷。或詫爲廷燮奇遇者。想古人此等事。何足掛齒。今人不見古事。動生臆說。真可笑也。然舉世賤士。則士當自貴耳。承述徐公爲人。令我神往。顧彼官也。僕士也。古之交友。相賞於形骸之外。卽一爲宰相。一爲布衣。直視之如無有。何容以此介介。然竊緣夙心所在。寧守其拙。而不敢遽以書自通。此亦居下之道也。敢悉布之。不宣。

